

第一章

序論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可以視為芝山岩社區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分水嶺。國民政府的中樞機關快速進駐於這個八芝蘭近郊的農村，並展開長達四十年的「國民政府時期」，這段時期發展，可謂承「先」(日治時期)啟「後」(民主化時期)。相較於日治時期的殖民政權透過「芝山巖神社」以及「國語傳習所」，試圖將芝山岩社區營造為「文教空間」；國民政府卻迅速展開大相逕庭的空間權力構造過程，芝山岩社區逐漸轉變為威權時期國民政府情治機關的核心，其中在地景上最大的轉變即為「眷村」的快速進駐。

在 1949 年至 1987 年這漫長的四十年間，本書將分為三個階段進行討論、分別是：1949 年至 1956 年「眷村草創時期」；1956 年至 1980 年「眷村落地生根時期」；以及 1980 年至 1987 年啟動之「眷村改建時期」。

本章亦將介紹《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史與眷村的故事》能掌握之既有第一手史料、以及預定用以輔助參考的第二手資料；並介紹本書的訪查對象以及調查方式，進一步探討與眷村發展與都市更新相關之文獻概述與核心問題意識、以及本書編撰流程與架構與預期效益。

一、眷村：承先啟後的重要意義

由於日本殖民政府將「台北城」視為台灣殖民體制政治經濟結構的控制中樞，奠定台灣近代現代國家機器的基礎樣貌，同時也展開了一系列空間的權力構造過程，日治時期的芝山岩社區亦是在此一脈絡下發展。從本協會已於民國 101 年出版之《芝山岩社區百年發展史系列叢書之一：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一書當中所蒐集之口述歷史資料以及歷史照片影像，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在地理上而言，當時基隆河以北的區域，除了圓山神社、芝山岩神社，以及芝山岩惠濟宮的國語傳習所等日本殖民政權的象徵性建築之外，僅有零星的教育與警政單位分佈於人口聚集的「街庄」，而芝山岩社區又位處台北盆地最北端，因為距離殖民時期國家核心的台北城較遠，腹地又不及於嘉南平原、蘭陽平原般的完整、廣大，可以進一步將農業生產供給殖民帝國所需，因此使得芝山岩社區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仍相當程度的保有清領時期墾殖社會遺留下來的農村社會樣貌。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才藉由種種政策性的作為，建立制度化管道，擷取農村生產以及勞力，將農村資源動員供給於戰時國家。

然而，隨者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日治時代結束後，進入「國民政府時期」（1949 年至 1987 年），而

對於芝山岩社區來說，眷村快速進駐於這個士林郊外的農村，並展開長達四十年的「國民政府時期」，這段時期發展，可謂承「先」(日治時期)啓「後」(民主化時期)，並被視為芝山岩社區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分水嶺。

芝山岩社區進入國民政府時期後，由於國民政府政權的特殊性，蔣公「士林官邸」，成為當時幾乎和總統府具有對等地位的權力核心。另外，由於當時國際情勢極為嚴峻，芝山岩社區週遭紛紛設立許多軍方色彩濃厚的機關，也促使芝山岩社區在國民政府時期的發展區位上即出現了由「邊垂轉向核心」的翻轉現象。因此，國民政府對於芝山岩社區空間的權力構造過程，相較於日治時期，也展開了快速又具備高度指導性的特徵，亦遺留下許多看似「仇日」等具備民族情結的報復性痕跡¹。

國家中樞的進駐，連帶也必須有相對開闊的空間建造相關房舍，然而，自清代即高度發展的「士林街」地區(廣義稱基隆河以北、雙溪以南之地區)，經歷數百年的發展，早已無腹地可供眷村興建。再加上國民政府政權核心以及重要國家機關遷入士林近郊(士林蔣公官邸、芝山岩情報局、陽明山國安局)的地緣因素，因此在日據時期雙溪以

¹ 包含「六氏先生墓」、「台灣亡教育者招魂碑」與「故教育者姓名碑」、遭受搗毀、芝山岩神社改為雨農閱覽室。

北屬於散村景觀的芝山岩社區週遭，在短時間之內即成爲眷村高度並且密集發展之區域。亦使原本以農村爲主的芝山岩社區又融入了台灣特有的「眷村文化」元素，「眷村」無疑是這個階段最具有象徵性的空間產物，也留下了相當豐富的社區文化資產以及歷史遺緒，更因眷村的改建歷程結合政府的都市計畫，吸納不斷移入的都市化人口，逐步奠定了芝山岩社區現代樣貌的重要基石。

爲了安置、並解決這個爲數龐大的移民潮的居住問題，1950年代以至1960年代，台灣各地皆展開大規模興建眷村的浪潮。根據學者的統計，1949年當時以永和的外省居民人口比例最高，其次即爲士林，其人口比例有高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爲外省居民。

就時間論，「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史與眷村的故事(1949~1987)」專書，將探討1949年政府播遷來臺後，以至於1987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進入民主化時期這個階段(國民政府時期)當中，芝山岩社區地景的變遷與都市更新的發展史、以及眷村的故事。

本書將國民政府時期再區分爲三個發展階段，首先爲1949年至1956年，政府倉促遷臺，當時的眷村非常客難，幾乎爲臨時性的住所，可視爲眷村的「草創時期」，如以百廢待興：烽火連天下的茅草屋，來形容亦不爲過。其次

為 1956 年至 1980 年，這個階段可視為眷村「落地生根」時期，並且依據「產權」的歸屬，發展出許多不同形貌的眷村。多數芝山岩社區眷村居民對於眷村最為鮮明的記憶都是在此階段，而本書也將依據訪談的內容試圖還原當時芝山岩社區內的眷村是否高高的築起「竹籬笆」，拒絕和周遭原生的社區居民接觸、往來？以及眷村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等層面。

最後，1980 年至 1987 年，政府透過推動的都市計畫開始進行宏觀空間結構的改造，以吸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都市化以及人口移入。位於台北市郊的芝山岩社區亦開始展開一連串的都市更新歷程，其中包括政府結合都市計劃大規模主導眷村改建為「新城」，讓眷村「從平房到高樓大廈」；同時由於都市計畫後創造出許多市場價值，民間地產開發商在容積率的誘因導向下，亦可透過「合建」的途徑進行都市更新。

就空間論，本書將以芝山岩社區為核心論述對象，進而延伸探究石碑以東、雙溪以北以至於陽明山東南側，目前已街道四通八達、大樓節比鱗次，之廣義「大天母生活圈」，包含狹義天母、蘭雅生活圈、芝山生活圈(可參閱下頁【大天母生活圈示意圖】)，的都市發展歷程。



【「大天母生活圈」示意圖。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另一方面，本書在一手資料的蒐集上透過許多耆老的口述歷史資料建立相關架構與論述，因此希望盡可能平衡多方價值，建立較為全面性的論述。訪談對象的安排上，一般庶民的部分含括了外省籍人士、嫁給外省人的「台灣媳婦」、以及自清朝時即存在於芝山岩社區的在地家族、以及經都市化移入的居民。除此之外，也安排資產階級(芝山岩社區雨聲新村地產開發商)進行深度訪談，以兼顧不同視角可能無法提供之觀點。

二、芝山岩社區「國民政府時期」(1949 年至 1987 年) 既有史料分析

(一) 既有第一手資料部分：

本協會於民國 94 年成立「芝山岩文史工作室」推動本社區文史資料之相關蒐集與人脈之累積工作。惟發現在經費與人力並不充足的情況下，再加上沒有建立各階段的史綱與問題意識，使得文史工作室掌握的資料雖「多」卻「亂」。幸於民國 99 年七月，與「日知文化社」籌備處進行合作，獲得教育部「建國一百年讓學術詮釋歷史專題計畫：民間史料彙編計畫-芝山岩社區百年發展史計畫」，歷經一年的時間策劃推動「搜集」與「重構」芝山岩社區百年發展之歷程，以奠定後續專書出版之初步史料基礎。而本書撰寫期間，亦同步推動「芝山岩社區眷村文史調查」，針對過去遺漏或不足之處進行重新訪查，持續豐富芝山岩社區文史資料。

本書之第一手史料之「蒐集」方式，乃是透過在地經營之街坊鄰里人脈，以地毯式方式搜索，主動向久居芝山

岩社區之住戶索取彌足珍貴之早期發展照片以及相關資料，並取得授權後進行典藏。並展開歷史「重構」，設定訪談對象，篩選過濾引薦社區耆老，經由設定議題口述歷史之方式，重建社區發展之歷史情境。這些富有重要階段發展意涵的第一手珍貴史料，包含為數可觀之口述歷史錄音檔案以及逐字稿，且將內容摘錄整理至芝山岩社區發展史綱之相關所屬架構，並進行第一手史料之歸納與分析。

在國民政府時期，和眷村與都市更新相關之「口述歷史」第一手資料，已建立「口述歷史錄音檔案」、「逐字稿」以及「歷史照片」一批。本書預計撰寫之階段(國民政府時期：1949年至1987年)主要針對芝山岩社區在國民政府階段出現的眷村，特別是「忠義三村」、「雨聲新村」、「岩山新村」、「違建建村」的耆老進行訪談，並輔以「非眷村之當地家族」之訪談，提供全面性的觀點。

透過訪談的問題意識架構，我們希望可以還原芝山岩社區居民的眷村生活史，包含眷村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等層面，以及週遭不同眷村興起的背景以及眷村轉型的都市更新發展歷程。

另一方面，本協會目前在國民政府時期，已建立和眷村與都市更新相關之「焦點訪談」資料。透過安排芝山岩

社區眷村都市更新之土地開發商進行焦點訪談，受訪者現居芝山岩社區，雨聲街東側靠近芝山岩綠地約有半數以上面積之華廈為其建設公司推動土地開發工作，因此是芝山岩社區現代建築樣貌的重要推手，對於整個「大天母」地區之都市發展歷程有相當深刻之理解，並提供我們庶民缺乏的資產階級都市觀點。

(二) 第二手資(史)料部分：

包含政府出版品、學位論文、官方都市計畫資料、官方都市計畫資料、地理資訊系統，共五大類

- 1、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史政處 2007 年出版之《眷戀：憲兵與軍情局眷村》，其中可參考該書之口述歷史，並獲得芝山岩社區內眷村於國防部列管之相關統計資料。
- 2、學位論文，包含莊勝傑(2011)，《戰後台北市軍眷村之形成與變遷》，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林詩瑜，(2007)《都市郊山空間的轉變與意涵—以台北市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3、台北市議會公報以及官方都市計畫資料，例如環芝山岩「25 號道路」(雨聲街)以及「中十路」(忠誠路)之

重劃相關資料。

- 4、空間政治經濟學、空間地理學之相關理論參考書目。
- 5、地理資訊系統：首先從台北市不同年代之「舊地圖」與 Google Map GIS 比較考證芝山岩鄰近「大天母」地區道路系統以及路名的轉變。其次，本書亦透過「國科會數位典藏台灣眷村 GIS Online」，進行眷村相關資料之調閱。

三、國民政府時期（1949 年至 1987 年）芝山岩社區發展之文獻概述與核心問題意識

本書之撰寫資料將透過「芝山岩社區眷村文史調查」，配合本協會既有的資料，凝聚更緊密的問題意識，提供本專書重要的一手史料。

日治時代結束後，隨著政府播遷來臺，進入國民政府來台時期(1949 年至 1987 年)，這個人類近代史上罕見的大遷徙，除了如同《大江大海》內容所載，存在許多大時代下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對於芝山岩社區來說，亦可以視為芝山岩社區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發展分水嶺。也因為這個歷史的轉折，芝山岩社區元素的組成，除了漢人移民農村、象徵日本統治精神的神社，又加入了一個台灣十分特殊的「眷村文化」元素，也讓芝山岩社區百年發展歷程留下了

一項重要珍貴歷史文化資產。

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肇因於芝山岩社區在地理位置上位處陽明山仰德大道國安局與士林蔣公官邸之要衝，地形上又具備制高點的軍事優勢。因此國民政府來台後，芝山岩社區陸續進駐了軍事情報局、軍情局雨聲醫院等重要國家安全機構，並且展開大規模的眷村開發，同時亦於芝山岩上部署許多碉堡以及炮陣地等軍事設施。

除此之外，芝山岩上也遺留保存許許多多代表此階段國家意向的重要歷史文化資產，例如：紀念戴笠將軍(字：雨農)的「雨農閱覽室」以及「戴雨農將軍事略」紀念碑。此階段，國家對於芝山岩社區「空間的權力構造」過程更加清晰，著力也十分深刻，奠定現代芝山岩社區的樣貌。

芝山岩社區除了少數自日治時期即存在的幾個「家族」，因此早期人稱圓山仔(芝山岩舊名)為「三塊厝」，目前芝山岩社區的都市樣貌，主要是由國民政府遷台後陸續成立的多個「新村」所奠基、蛻變、更新而來，芝山岩核心區域周邊共計有：雨聲新村、雨後新村、忠義一、二、三村、岩山新村、懷德新村等多個新村，其密度之高在台灣各地區來說可謂數一數二。

根據 1949 年當時之統計，當時台北永和外省籍居民

比例最高，高達 63.3%，其次即為士林，亦達 30% 至 40%²，然而永和地狹人稠，區域翻新迅速，反觀芝山岩社區之東側一帶，仍保有十分完整的眷村聚落與生活型態、以及鮮明的眷村整體，更加具備眷村文化史料蒐集之優勢。而隨著政府都市的空間計畫以及社會變遷的都市化潮流，目前社區內主要的「新住宅區」亦幾乎皆為原本的眷村改建而成。

而對於當時政府而言，由於物力維艱，軍人及其眷屬達到「住者有其屋」的狀態其實是一個理想，事實上本地人會將外省居民群聚之處通稱為「眷村」，然而表面上看似雷同的「眷村」，只有非常少一部分是政府列管的眷村，其實背後大有學問與脈絡。

依據本協會所進行之調查與分析，芝山岩社區內之眷村從「土地產權」與「房屋居住權」的出發點下，存在多樣性。可分為土地為國防部所有，房舍為國防部或婦聯會所興建，眷戶只有使用權利的「狹義眷村」、由國防部向民間購買土地，並協助眷戶興建，眷戶具有土地以及房屋之所有權利的「廣義眷村」、「制度內違建眷村」（土地為國防部所有，而該地在都市計畫不屬於住宅用地，官方卻

² 資料來源：溫振華、戴寶村(1998)，《淡水河流域變遷史》，台北縣立文化中心，頁 149。

相當程度允許地上違章建物存續)、與「違法眷村」四者，又使得芝山岩社區的眷村樣貌與發展的脈絡呈現更為立體而豐富的歷史遺緒。

因此，在此階段資料蒐集的思考上，由於此一時期經濟雖未至富裕之階段，但家家戶戶仍都留存若干具有時代象徵性之代表性照片，我們希望能蒐集眷村生活之歷史照片，再配合安排眷村住戶之訪談，還原芝山岩社區眷村變遷的歷史過程。此部分之資料蒐集工作，目前透過芝山岩文史工作室的運作，已經蒐集到許多來自社區居民所提供之彌足珍貴的眷村生活照片，惟希望透過此專書出版計畫之推動，結合既有文獻資料再進行更為完整而全面之資料蒐集工作。

由於「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以及附設之文史工作室在過去之經營運作之下，已經保存許多第一手的珍貴歷史資料。我們希望能逐步透過「芝山岩社區百年發展史叢書」的專書出版計畫，以進行不同發展階段之系統性的整理與詮釋。各階段之資料蒐集除了將參酌既有之文獻之外，芝山岩社區眷村文史調查之蒐集策略與方式分述如下：

(一)目前透過芝山岩文史工作室的運作，已經蒐集到許多來自社區居民所提供之彌足珍貴的眷村生活照片，我

們希望透過此計畫之推動，能夠持續蒐集眷村生活之照片，藉此拼貼重構出芝山岩社區在國民政府來台時期的珍貴印象。

(二)將協同岩山里里長(該里內之岩山新村至今仍保有較完整之眷村樣貌)以及社區內軍事情報局退休之居民合作，透過訪談的方式，還原芝山岩社區眷村變遷的歷史過程，重建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訪談規劃重點請如下說明。

(三)透過鄰里人際系統，針對不同性質之眷村住戶進行訪談，以探討芝山岩社區「廣義眷村」、「狹義眷村」以及「違建眷村」之間的發展的差異，並藉以描繪出芝山岩社區更具特色之眷村發展脈絡。

(四)邀集與當初開發芝山岩社區眷村之建設公司負責人(至今亦居住於芝山岩社區)進行深度焦點訪談，藉以理解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之歷史過程。

本書之出版，亦**規劃重啓眷村住戶的訪談工程**，雖然過去的眷村現今絕大多數皆已改建為大樓，但芝山岩社區內許多現在居住於大樓內的老眷戶，他們對於眷村生活的

回憶都仍保有孺慕之情，而這些老眷戶如今卻有日漸凋零的趨勢，因此本協會期盼能藉由專書出版，持續補充既有口述歷史資料。

我們希望能逐步還原重構以下的問題：

- (一) 追蹤日治時期即定居於芝山岩社區之居民，訪談關於國民政府來台後實施的「土地改革政策」，對於原本農村結構造成何種改變？當人與土地的生產關係發生巨變後，居民如何進行經濟調適？
- (二) 邀請眷村住戶以及地產開發商訪談關於芝山岩社區「眷村」的形塑過程，包含眷村的組成(部隊與眷村之間的關係)、探討芝山岩社區願村的多樣性，包含「廣義眷村」、「狹義眷村」、「制度內違建眷村」、「違法眷村」之間的關係。
- (三) 邀請眷村住戶訪談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的庶民生活型態。包含食、衣、住、行、以及宗教層面，並考察眷村相較於在地社區是否具有特殊的文化。
- (四) 考察都市計畫的歷程並邀請眷村住戶訪談大天母地區宏觀「都市更新」的過程，以及微觀「眷村改建的過程」，而「廣義眷村」、「狹義眷村」以及「違建眷村」三者之間，又如何主宰眷村改建的樣態？

(五) 芝山岩社區內之眷村與本省住戶之互動為何？是否存在台灣其他各地眷村普遍出現之「竹籬笆文化」(以高牆阻隔眷村與原地住戶之衝突)？嫁入眷村的「台灣媳婦」是否適應眷村的生活？

四、本書編撰流程與架構

第一階段：建立本書架構

本協會首先將檢視目前本協會既有史料之質量，並依據本書所擬定之本書核心問題意識，先行初步校對與除錯。再者，以本協會目前已撰寫完成之國民政府時期發展階段史綱撰文：「重構芝山岩社區國民政府時期眷村發展與都市更新史」一文，為基礎架構，先從政治經濟學的空間與再生產理論探討「芝山岩社區的眷村發展與空間權力構造」，再逐步檢視社區內眷村住民之相關訪談稿，以進一步釐清「眷村型態的多樣性」，區辯狹義眷村、廣義眷村、制度內違建眷村、違法眷村等型態；並配合焦點訪談彙整出「芝山岩社區的都市更新歷程」。本書擬藉由以上三個重要的構面，逐步發展芝山岩社區在國民政府時期都市地景的改變與眷村的故事，還原歷史圖像與情境。並配合重新檢視本協會目前已能掌握之一手歷史資料、二手文獻與研究成果，進行本專書章節之安排與編輯方向之確立。

第二階段：口述歷史逐字稿與焦點訪談逐字稿整合工作

將本協會目前已建立之國民政府時期階段(1949 年至 1987 年)芝山岩社區眷村與都市更新主題口述歷史逐字稿、以及焦點訪談逐字稿等二者重新整理後，篩選後置入本書架構之章節。並整理本協會目前已蒐羅之國民政府時期眷村相關照片。

第三階段：文獻蒐集與整合

蒐集相關官方文獻以及研究成果作為相關論證之支持，並編纂入本書當中，與本協會所蒐集之一手史料進行對話與辯證，在此階段本協會將整理這些既有的重要文獻，以完善本協會目前所能掌握史料之不足之處。包含政府出版品、學位論文、官方都市計畫資料、官方都市計畫資料、地理資訊系統，共五大類。

第四階段：重新啟動「芝山岩社區眷村文史調查」

由於過去本協會以「民間史料彙編」為核心精神，向本社區長者進行訪談並蒐集珍貴的歷史照片，而並未針對歷史照片建立相關細節內容之訪談。因此特利用本次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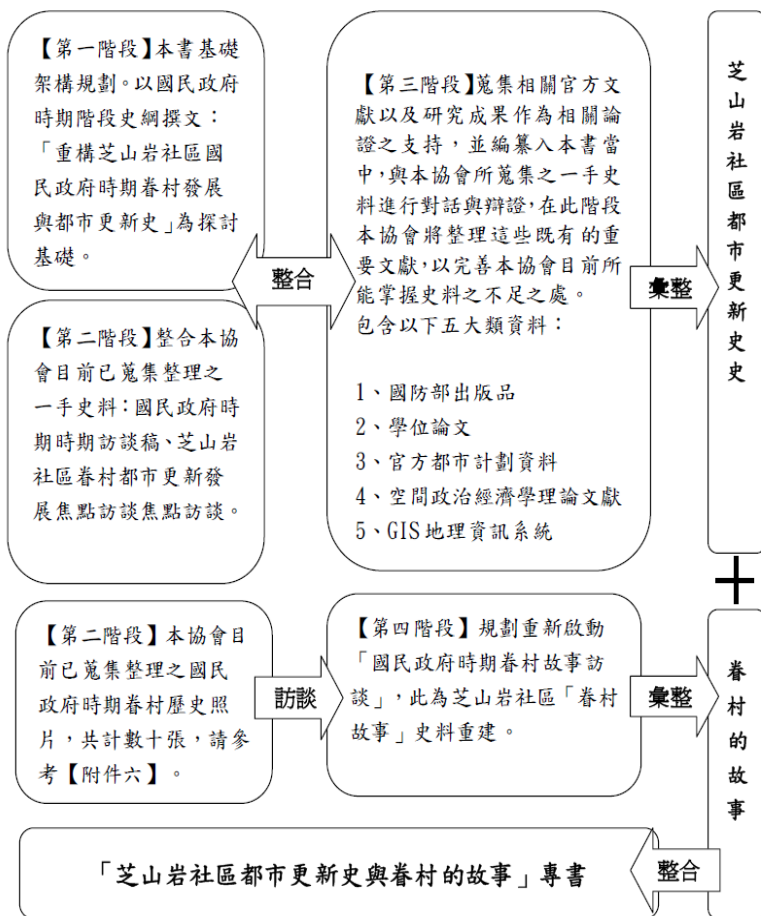
出版之機會，將規劃與歷史照片提供者進行再一次的訪談，並將這些老照片的故事也編纂入本書的章節內容當中，以呼應本專書出版計畫：「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史與眷村的故事」之「眷村」的部分，更能體現地方文史出版的精神：以社區居民的生命歷程與記憶為主的訪查、調查、與紀錄工作，進而發掘在地文化資源、深化社區認同，讓每一位提供資料的社區耆老，都能協同參與成為本書的共同作者。

第五階段：整合「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史(1949年~1987年)」以及「芝山岩社區眷村文史調查」

顧名思義，「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史與眷村的故事」，將以第一至第三階段做為建構「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史」部分之基礎，此部分本協會希望能結合既有的訪談資料與二手的文獻資料，盡可能體現學術的精神，以描繪芝山岩社區在國民政府時期(1949年至1987年)地景與都市更新發展的一個完整發展歷史圖像。第四階段重啟「芝山岩社區眷村文史調查」之規劃，則針對芝山岩社區老照片進行更細緻的描述，此部份的核心精神則是希望本書在以學術作為出發點的同時，也能同時兼顧地方社區的草根精神與社區居民的生命記憶，使本書的在地色彩與故事性更為豐

富。而本階段的重點工作項目即是將「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史」與「國民政府時期眷村故事訪談」二者推動上述成果的整合出版工作，完成本書所規劃之架構與內涵。

上述五個階段之整合，可參考下頁「本書編撰流程與架構圖」。



【本書編撰流程與架構圖，作者自繪】

五、本書預期效益

- (一) 將本協會過去參與政府獎助計畫(教育部「建國一百年讓學術詮釋歷史專題計畫：民間史料彙編計畫」：台北市芝山岩社區百年發展史)所蒐集之芝山岩社區眷村特色與都市更新相關之豐富文史資料，與二手史料對話，進一步淬煉、整合，逐步出版「芝山岩社區百年發展史」系列叢書，以發揚芝山岩社區地方文史資產。
- (二) 本書以「學術詮釋歷史」做為核心精神，期盼結合學術觀點與既有研究與出版文獻，重新建立芝山岩社區國民政府時期(1949年~1987年)芝山岩社區地景變遷與都市更新史，透過本書之出版，補足現今相關文史出版品以及政府出版之地方志可能存在有所不足之觀點。並以專書典藏的形式，使台灣社會各界、以及芝山岩社區未來新遷入之住民與後世子孫，能夠身歷其境理解芝山岩社區發展歷程之重要參考文獻，強化芝山岩生活圈的社區認同。
- (三) 協助編纂《士林區志》之士林資深文史工作者施百鍊先生，與本協會廖岳總幹事為忘年摯友，數次受贈親筆撰寫之士林以及芝山岩相關之文史專書予本協會廖岳總幹事。過去施百鍊先生已出版多本以士

林地方文史為核心精神之專著，本項出版計畫將持續追隨施百鍊先生奉獻地方文史的精神，累積施百鍊先生對於士林以及芝山岩地區的相關文史研究，並向其致敬。

(四) 雖然過去的眷村現今絕大多數皆已改建為大樓，但芝山岩社區內許多現在居住於大樓內的老眷戶，他們對於眷村生活的回憶都還是仍保有孺慕之情，而這些老眷戶如今卻有日漸凋零的趨勢，因此本協會期盼能藉由專書出版，「搶救」這些珍貴史料。重新啟動「國民政府時期眷村故事」訪談的文史基礎工程，期盼能體現社區總體營造文史出版領域的精神：以社區居民的生命歷程與記憶為主的訪查、調查、與紀錄工作，進而發掘在地文化資源、深化社區認同，讓每一位提供資料的社區耆老，都能成為本書的共同作者，期盼在眷村與都市更新史的關懷之下，能更添加豐富的社區草根性與故事性。

(五) 以「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史與眷村的故事」(1949年~1987年)專書出版做為承「先」(已出版之《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啓「後」(尚未出版之民主化下之芝山岩社區發展史)拋磚引玉之試金石。本協會之終程目標將逐年規劃相關社區

發展之文史主題，持續爭取政府「地方文史」之補助出版。本協會將續以民主化後(1987 年迄今)，以芝山岩社區近代「社區總體營造」過程與成功經驗，探討國家如何成爲社區營造工程的夥伴關係等論述之專書，合計共三冊，以構成「芝山岩社區百年發展史」系列叢書。

第二章

草創時期的眷村(1949 年至 1956 年)

本章主要探討 1949 年至 1956 年，芝山岩社區眷村的發展，這段時期可視為芝山岩社區眷村的「草創時期」，本章從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出發，藉由已自情報局(現軍情局)退休耆老，從在中國大陸征戰、撤退來台灣、輾轉到芝山岩一帶的口述歷史，敘說這段「他鄉成故鄉」的生命歷程。本章的最後並結合相關口述歷史內容，描繪出 1950 年代初期芝山岩社區空間的分佈圖。

由於眷舍嚴重不足，在這個階段，多數官兵都是流離失所的，本章認為國民政府遷台初期軍眷「住者有其屋」是未實現的理想。本階段情報局「列管」的眷村，僅有「雨後新村」六十餘戶校級軍官以上的眷舍，其餘官兵為了安頓住所，有的和當地農民承租僅得以遮風避雨的茅屋、有的透過「兵工自建」的方式在情報局周圍搭建簡陋住宅、甚至打破芝山岩自清朝時期、日據時期以來的禁建、禁伐令，在芝山岩南側的山腳以及山腰興起大量的眷村違章建築，加上雙溪尚未整治不時氾濫，幾乎陷入失序的狀態。這段時期的發展也奠定了芝山岩社區後續階段：眷村成長期以及都市更新期，在空間結構上的侷限與障礙。

一、千里渡台，他鄉成故鄉

1949年，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於國共內戰失利，中國大陸隨之淪陷。國軍部隊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在烽火連天作戰之際，國軍各單位身負作戰任務，完整規劃一次性的完整遷台並非容易之事，必須在作戰與撤退中衡量取捨。從官方的文獻紀錄可以發現，不同的作戰任務與軍備，皆影響遷台之先後因素。後勤單位是最先遷台的單位，其次為訓練單位，最後才是作戰單位，且作戰單位歷經戰事，人員傷亡與軍備損失司空見慣，經過數次整軍、裁併、改編，規模較不完整。而陸軍被賦予掩護撤退之作戰任務，所以是最後完成撤台的軍種。軍種來台的先後順序則間接影響後續安置問題，越晚到台灣，所能分配到的屋舍就越少、環境也越簡陋、甚至得自行搭建克難式的眷舍³。

但依據訪談內容，似乎無法感受到政府在危難時期的宏觀調度，反而更能體會到兵荒馬亂之下的失序與戰火的無情。事實上許多部隊的官兵早已和原部隊失聯，即便歷經千辛萬苦和原部隊會合後，政令與資訊卻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能立即遮風避雨的公學校以及寺廟當時亦大量進駐軍隊，包含士林國小的前身士林公學校、以及芝山岩的惠濟宮，都曾經成為軍方物資運送的中繼站以

³ 莊勝傑(2011)，《戰後台北市軍眷村之形成與變遷》，頁 34。

及軍人的庇護所，特別是在軍隊當中非軍官階層的士官以及士兵，在這個青黃不接的階段，幾乎都有相似的經驗。在地的潘先生回憶到⁴：

國民政府來，芝山岩上面的廟(惠濟宮)國民政府的小部隊也就上去駐紮了，當時國民政府軍隊來也很潦倒，沒有廚房，就用大鍋子煮菜；雨傘不是防水布的都是油紙傘；綁腿也不向日本軍隊那樣整齊，有的是直筒的，我們覺得奇怪，我問他，他說「這裡面塞重鉛，拆下來可以跳的多高」。當時當地的農民也曾經和國民政府軍發生衝突，當地居民有點看不慣，覺得他們亂搞。

雨聲新村戴老先生回憶到：

那時候的「情報局」，其實只是一片空地，什麼眷村都還沒蓋。我報到的單位是情保局的鐵工廠，負責整理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過來的物資、原料，不過那時候沒有倉庫。所以都寄放在士林的廟、還有國小。當時也有借用芝山岩惠濟宮，那時候「情報局」和陸軍的「松溪部隊」就把惠濟宮一分為二。那時候我當工頭，負責指揮，當時從台北市車子還進不去士林，日治時代留下來的馬路只有兩

⁴ 訪談全文請參照 范碩銘、廖岳(2012)《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

條讓板車的輪子走的路，中間都是泥巴，軍車開不進去，所以當時就用小石頭把中間填平，車子才把物資載到廟裡。

已高齡九十的戴老先生，在國共內戰期間即隨國民政府不斷南遷，最後撤退來台灣，是「保密局」(情報局，後改稱為「軍情局」之前身)第一批到達台灣的部隊，並參與情報局(保密局)在芝山岩一帶重建的過程，見證大時代的顛沛流離。來台後即定居於芝山岩社區之雨聲新村旁，現已超過一甲子，退伍後擔任惠濟宮全職義工。

當時為什麼老百姓「自願」去當兵？因為那時候國家要從鄉村裡面尋找兵源，所以每家男丁「三抽二」、「五抽三」，抽到的就要去當兵。當時我們家老二想用布去換不當兵，所以我被抓去關了二十天，直到他去當兵，我才被放出來。我們是從「華安班」來的，我是福建漳州人，所以就去福建華安班。華安在福建的一個很隱密的地方，飛機沒有辦法看到的地方，抗戰的時候美國人在那邊訓練我們。華安班訓練一年以後出來編隊，那時候雖然我們屬於「保密局」(國安局的前身)，但是在大陸表面上都是「交通警察」，駐守在交通要道，例如火車站、港口，其實是在蒐集情報。

可是當時抗戰後期國家沒錢了，華安班開始「住縣住

鄉」，亦即「到縣吃縣到鄉吃鄉」，當時是戰爭末期日軍有一隻殘兵敗旅無法從金門搭船撤到台灣，華安班就負責打這些日本兵，後來一路打到廣東去。抗戰結束後，由於華安班的成員多來自福建，通曉福建的方言，所以指派華安班負責接收廈門，廈門時華安班就改編為「別動軍⁵」，後來又改成「交通警察」被編到第六中隊，在廈門住了一年半後，準備到台灣當情報先遣部隊。

後來到台灣的時候，先到高雄三民國小，那時候可能是農曆五月，因為在高雄看到有小孩子在吃粽子，當時我才十九歲。那時候一起到台灣的共有十七個人，四個老廣、一個浙江、一個江西、其他都是福建人，我們約定好十二天後在台北集合。

當時我們被歸屬在湯恩伯的部隊，當時是國民政府華南作戰的總指揮官，那時候我們配的武器是卡賓槍、左輪，台灣的軍隊沒看過這種武器、也不會用，他們也會要求我們教他們使用。有時候暫時寄宿在別人的部隊裡，武器要

⁵ 軍事委員會別動軍簡稱「別動軍」，是國民政府與美國合辦、由軍統局直接控制的一個武裝部隊。軍事委員會別動軍於1942年三月在重慶建成，先後由周偉龍、徐志道任司令，陶一珊任副司令。軍事委員會別動軍最先是由戴笠與英國合作籌備成立，後因美國介入並給予優厚條件，戴笠遂轉而與美國合作，把軍統所控制的武裝部隊，包括：各戰區奮勇隊、各鐵路破壞隊、忠義救國軍等均劃歸軍事委員會別動軍指揮。

交出去的時候，我們就把彈夾裡的子彈掉包，讓他無法正常使用，因為國民黨軍隊內部猜忌、鬥爭很嚴重，只能這樣消極的保障自己的安全。

當天中午午餐都沒吃就離開部隊準備到台北了。後來先到高雄九曲堂火車站找一個同鄉，直到當晚九點四十分才坐上火車。火車先到台中，當時有三個人已經到台北了，剩下九個人，也沒錢買火車票了，人非常多，查票都沒辦法查，就混上火車了。後來到台北後，鐵路局的警察是華安班在廈門改編（準備去京滬線的時候），他們不幹了之後跑到台灣當鐵路局警察，就帶我們到台北火車站鐵路警察招待所，住了三天，其中也有三個同伴決定不要去情報局報到。那時候要從台北火車站走到這邊（芝山岩的情報局現址），走路走到圓山的分岔路，一邊是到士林、一邊是到內湖。那時候有個人在那邊牽牛吃草，那時候我就問他：「要去八芝蘭是哪條路？」那個人指「這條這條」。那時候我在高雄的時候聽說台北士林漳州人很多，我也順便問他：「八芝蘭都住什麼人？」他說：「大部分都漳州人比較多。」心理覺得放心，就到了情報局報到。

情保局最早叫做「保密局」，那時候直屬總統府，後來才變國防部管轄。那時候會訓練人員到大陸去潛伏，那時候老總統還在，和共產黨其實還在打仗的狀態。所以當

時情報局很吃香，當時訓練的人員，都會說各省的方言，老廣就會講廣東話、福建人就去福建、上海人就去上海。當時厲害的是還可以做假的居留證、身分證，全部處理好好。至於雨聲新村能夠這麼快就蓋起來，是因為蔣總統還有蔣夫人提供意見的關係，一開始是一層樓的房子，戶數大約一百多戶而已。雨聲新村也是這附近最早蓋的社區（除了最原始的五戶農家之外），後來芝山岩社區又有「雨後新村」、「忠勇新村」、「忠義新村」、「懷仁新村」等眷村。

由戴老先生被迫從軍以及倉促渡台的過程，可以想見當時兵荒馬亂之際，台灣陷入了極度混亂的狀態，若干部隊對於四散人員事實上根本無法確實掌控。渡台後的軍人除了到別的部隊借宿成為常態外，甚至可以自由決定要不要回原部隊集合報到。當時連蔣介石的嫡系的情治機關都如此了，更遑論其他非蔣介石嫡系的實戰部隊甫撤退到台灣時，是處於何等混亂的局面了。

二、「住者有其屋」的理想

事實上自 1945 年(民國 34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收回日本台灣總督府管轄區域，已經逐漸有中國大陸各省居民與官兵來台灣接管。1949 年(民國 38 年)，中華民國國軍失利於國共內戰各省軍民、政府人員被迫轉往台灣定居。

據統計，1946年(民國35年)台灣人口約610萬人，1950年(民國39年)卻激增為745萬人，其中增加的數量絕大部分為此階段的新住民。中華民國政府為了解決150萬以上激增的人口所帶來之居住問題，開始興建房舍或安排宿舍，並將新住民以軍種、職業、特性等，分別群聚於一定範圍，即成為現在所知的「眷村」。

而根據《士林區誌》的記載，1948年(民國37年)至政府撤退來台的1949年(民國38年)年間，士林共增加了一千餘戶，合計4,732人⁶，然實際情況恐怕不僅於此，在顛沛流離之下，加上臨時性質而逸脫政府管制的違章建築四起，戶政制度的執行力備受質疑。此統計資料應為有完整「戶政登記」之數量，但絕對無法確切反應當時人口變遷之情況，也顯示當時政府所披露之「官方統計資料」其可信度有待商榷。

自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政府隨即棄守中國大陸，轉往台灣。這個遷移的過程堪稱台灣近代史最大規模的遷徙，這個政治性的移民讓台灣短時間內人口暴增，超出原有社會的負載。移民來台最大宗為國軍及其眷屬，包括各級將領、各軍種戰鬥部

⁶ 何萍、葉肅科、卞鳳奎、施百鍊、張中訓編著，《士林區志》，(2010)臺北市士林區公所，頁55。

隊、後勤部隊及其眷屬，首當其衝即須面對「住」的問題，在當時的時空環境與國際政治氛圍下，「反攻大陸」成爲國家尺度的策略目標，軍眷的安置必然成爲重要的課題。而自蔣介石於 1950 年(民國 39 年)3 月 1 日在台復行視事時，即揭櫫「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加上大批思鄉情怯的軍人與軍眷，也期盼能在短時間內即可達成反攻大陸的目標，因此將在台灣停留視爲「短期的投宿」，此時建造的眷村多數爲各部隊自行簡易搭建，除了硬體設施簡單粗陋，產權亦有混淆不清之處。

把軍人及其眷屬集結成「眷村」，正意味戰爭的走向是朝向「持久戰」與「消耗戰」，的長期對峙⁷，故利用眷村畫地群居之用意有二，動員集結方便迅速，並達成照料眷屬的目的。也是在戰爭下的非常時期始有可能形成，因此從理論上而言，眷村非自然形成，而是在國家的戰略部屬之下，短時間所營造出的聚落型態。

據說當時爲了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的衝突再度發生，所以辦理集合式的「眷村」，由軍、公、教、中央民代，按職等之不同抽籤安排各種坪數等級不同的無產權宿舍。韓戰前後浙江大陳島全島居民追隨蔣介石抵台，手臂刺青「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韓戰義士投奔自由。這二批在

⁷ 楊昇展，(2009)，《南瀛眷村誌》，頁 39。

當時被界定為「有情有義」的群體也被國民政府匆促的建「義胞新村」安置，所以集軍、公、教、義、中央民代，大致分為五大階層的眷屬宿舍散佈座落於台灣各地，台灣百姓則圍繞著眷村設立日用品交易集合市場由「物易物」至「錢易物」，眷村政策的奧妙開始顯現⁸。

眷舍建造分配因大量的軍人與軍眷來台，安置問題成為當下最迫切的問題，故尚未實施軍眷實地調查前，暫以政府公有地之閒置空間進行簡陋安置，依據官方記錄的資料，國防部於 1950 年(民國 39 年)8 月徵用台灣省各公司空餘廠房二十餘座，進行「無依軍眷」的安置，並於同年 10 月緊急撥專款給各部隊，由各部隊自行建造眷舍⁹。外省居民居住於眷村的比例一直沒有權威性的調查統計，但 1980 年代，於單一認定計算下，外省居民居住於「國防部列管的眷村」比例超過三成。但也有部分資料顯示，當時外省人配住眷村者僅六分之一¹⁰。因此「居者有其屋」事實上一直是一個亟待克服的「理想」。

雨聲新村戴老先生：

⁸ 網路資料：施乃綺、呂沛勳，〈眷村文化的簡介〉

<http://www.srcs.nctu.edu.tw/taiwanlit/issue3/3-2.htm>

⁹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國軍後勤史第五冊》，頁 250。

¹⁰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我當時也沒有住眷村，因為我娶當地人，我太太他不住眷村...當時情報局的人數比眷村的數量多很多，所以要五年的甲等考績，才能去住眷村，所以後來又設立很多眷村，連社子那邊都有...當時有眷村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因為從大陸撤退過來的時候，沒有房子，就隨便在芝山岩這附近蓋房子，這邊一戶、那邊一戶，在這邊養雞，芝山岩的山壁下面通通都是，直到後期芝山岩公園要整頓的時候，才通通拆掉...現在惠濟宮管委會芝山岩步道「仙泉勝蹟」附近當時有二十幾戶，都是抽不到眷村的人，還從唹哩岸運石頭過來蓋，蓋的很漂亮。

本地居民潘老先生回憶到：

國民政府來的時候，他們的生活也沒有紮根，浮動的，很窮的也有，很多人在芝山岩附近養豬，我那時候種番薯，番薯葉就挑去賣給他們餵豬。位置就是現在的芝山生態綠園。那時候是情報局的彈藥庫，不過日治時代就有了，當時日本戰敗，日本海軍都撤退到這邊。那時候我們就笑說「海軍走到山上，一定要戰敗了。」那時候日本軍隊在這邊也有鍛工，打刺刀，那時候也不容易進去，房子也很簡單，木頭隨便釘一釘而已，幾個小部隊而已，芝山岩上面大墓公那邊也躲很多「海軍公員」，不過日本海軍也很多

高山族、也有台灣人...¹¹

另一方面，本地住戶也認為，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時候，芝山岩社區的外省人的經濟條件比在地居民好很多，本地人甚至會到眷村幫傭。而國民政府剛來芝山岩的時候制度不完備，軍人會佔領私人土地，搭建簡單的茅草屋，不過往往因為不熟悉當地溪水流動的習性，所以常常房屋都會被溪水衝掉，當時的政府就會徵召當地的民眾去義務幫忙協助救災。

本地居民簡女士回憶到：

那時候我們這邊有個外省的，搬到廟(石頭宮)這邊，我也去幫他洗衣服。我先生那時也有種一點芋薺仔，騎三輪車到圓山仔(現在兒童樂園)那邊去賣。那時候覺得外省那些人每個都很有錢，都請人洗衣服、帶小孩。以前外省人剛來的時候，會先佔土地，然後蓋簡單的房子，上面鋪草(茅草屋)，後來淹水，外省人都跑光光，陽明山管理局的警察就會叫我先生他們去幫忙撈東西、幫忙帶小孩、幫忙救人，也沒給我們錢。¹²

¹¹ 訪談全文請參照 范碩銘、廖岳(2012)《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

¹² 訪談全文請參照 范碩銘、廖岳(2012)《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

眷村發軔階段，芝山岩(圓山仔腳)的「三塊厝」農村因無法供給眷村之採購需求，芝山岩社區的市集亦尚未成型，情報局的官兵也必須到士林街上採買生活所需用品。士林本地人其實非常容易辨識出眷村住戶與本地住戶的差別，而國民政府來台後，台灣隨即進入「戒嚴時期」，在「保密防諜」以及「匪諜就在你身邊」的猜忌之下，人權以及財產權相對的就不受到保障，居住在士林街上的潘老先生即認為：

當時那邊(芝山岩)有蓋一些軍眷宿舍，他們會來士林街上採買一些吃的或是零零碎碎的東西，來士林的印象中情報局的兵佔多數，很容易就能分辨哪些人是情報局過來的，哪一些是士林在地的人。也沒有聽說過芝山岩社區的原本農民和眷村的人發生衝突。會不會發生衝突要靠長時間的交往還有法律制度的保護，那時候我家社子橋那邊開工廠作蚊香，一大堆兵跑到工廠裡來巡，就是缺法律的保護。¹³

但可以確定的是，公家所興建的眷村的數量非常少，「候補」眷戶數量卻非常多，有些軍人甚至到了屆齡退休的階段，都還沒分配到眷村。雨聲新村楊女士回憶到：

¹³ 訪談全文請參照 范碩銘、廖岳(2012)《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

我是民國五十二年的時候，嫁給我先生後搬來這邊的眷村(忠義三新村)，那時候軍人要結婚有家眷才可以申請眷村，但是只有居住權，沒有所有權...當時這附近的眷村大概有雨聲新村、雨後新村、雨農新村、忠義一、二、三村這些新村，我們是住「忠義三新村」(現今忠義街)，全部都是情報局還有國安局的眷村，不過眷村裡面各省的人都有...

三、雨後新村與違章眷村的興起

大批部隊已經撤退至台灣後，但有關軍眷管理的法令仍付之闕如，直至 1950 年(民國 39 年)四月聯勤司令部使頒布《國軍在臺軍眷安置辦法》，但所謂「安置」僅是臨時性質之安排。¹⁴由於軍情局司職具機密性質之情報工作，在單位眷舍的配置上自不宜距工作單為太遠，以便管控。因此全臺軍情局「列管」的軍眷村共有 18 處，其中 13 處為在台北市，全數集中於芝山岩地區一帶。但遲至 1956 年(民國 45 年)以前，芝山岩社區一帶由軍情局正式興建並「列管」的眷村只有「雨後新村」。「雨後新村」(意指戴笠(字：雨農)將軍之後裔，國民政府「軍統局」領導人)，位於台北市福林里雨農路，係由保密局(後來改編為情報局，現稱為軍情局)於 1950 年(民國三十九年)興建，1951

¹⁴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軍後勤史第五冊》，頁 246。

年(民國四十年)完工。眷舍按單位來分配，供服務於保密局有眷無舍之工作人員進住，雨後新村列管眷戶六十一戶，其中一戶做為自治會辦公室，眷戶以校級軍官居多。雨後新村最初皆為十八坪大，沒有廚房、浴室及廁所，村民使用公共廁所，生活各方面十分克難。雨後新村因眷舍簡陋狹小，於是村民先後於四十五年及五十四年，兩次進行增建，改建成兩層樓房。¹⁵

由於芝山岩社區眷村草創時期僅有雨後新村六十餘戶眷舍，因此僅能提供校級以上軍官及其眷屬居住。然而，依據雨後新村眷戶的回憶，初至芝山岩一帶到雨後新村完工的一年多時間，亦必須和當地農民承租空閒的房舍居住。除此之外，多數情報局的官兵來台初期都必須和當地居民承租臨時、簡陋的房屋；或是以「兵工自建」的方式，自行在芝山岩山腳、與山腰佔地，以竹子、稻草泥巴混和成牆壁、屋屋頂鋪上稻草，興建克難住宅，以求遮風避雨。

草創時期濫建的違章眷村除了反應出這段時間內芝山岩一帶的農村無法承載如此大規模的人口遷入外，同時也打破了芝山岩自清朝時期、日據時期以來限建、禁伐的地方信仰規範；而地方宗教中心惠濟宮甚至也淪為情報局遷入的物資存放空間，更是褻瀆了神明與信仰。加上情報

¹⁵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293。

軍官兵與本地農民，在文化以及語言方面皆有極大的隔閡，必須在同一個空間內生活，難免產生衝突與摩擦。

依據耆老們之回憶，當時芝山岩社區主要有簡家、方家、石角曹家等古厝，而古厝鄰近區域大多環繞佃農居住區；在眷村草創時階段，情報局正式列管之眷村僅有雙溪對岸與芝山岩一橋之隔的「雨後新村」。由於自然地理條件上，芝山岩之西側與北側尚有「鴨母港溪¹⁶」流經(涵化後上方鋪設為雨聲街)、以及情報局之彈藥庫(今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現址)；再加上與情報局業務密切相關之「國安局」以及「士林官邸」必須依賴雨農橋進行對外聯繫，由於「動線上」的因素，造成芝山岩一帶的違章眷村初期是以雨農橋為核心向外擴散。因此，芝山岩周遭的違章眷村主要分佈於芝山岩南側的山腳以及山腰、「百貳崁」下雨農橋頭、以及情報局局本部南側三處。其中以情報局局本部南側最為密集，之後亦在軍方的庇護之下就地合法發展為「岩山新村」。可參照下圖說明。

¹⁶ 「鴨母港」之來由為在地鄉野奇譚「金鴨母」的傳說，因為溪水混濁，所以也稱「濁水港」。又因當地地名為石角，又稱「石角溪」、流經滄雅而也被稱為「蘭雅溪」。因此「鴨母港」、「濁水港」、「石角溪」、「蘭雅溪」都是指涉同一事物。



【眷村草創時期芝山岩社區空間分布圖，東西向橫貫之河川為雙溪；環繞芝山岩西、北側者為鴨母港溪。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雨聲新村鄧先生回憶到：

我們剛結婚的時候是租房子，當時還沒有小孩，租人家在情報局旁邊蓋的那種竹子搭的房子，是一般百姓蓋的，我們去租，不是眷村，那時候好像一個月一兩百塊錢和他

租，後來搬到忠義二村的宿舍，那是公家的，只有一層樓房子很窄長長的，一戶只有八坪，當時我先生和小孩都睡地下，櫃子一擺要拿衣服不是像現在抽屜一拉就出來，是用手進去摸，房子太小了，抽屜都打不開。不過當時政府已經開始在這邊準備要蓋房子了，而且那邊那時候老是淹水，都淹到眠床頂，搬來這邊(雨聲新村)以後沒想到還是淹水，後來蓋堤防才不會淹水。

芝山岩社區本地主要家族簡家之後代也回憶到：

早期新村的成員和住在包圍在芝山岩附近山腰邊的這些外省的人，應該沒有什麼很大的關聯。我剛出生之後，慢慢有記憶的時候，那個時候因為你知道剛撤退來台灣的時候芝山岩上面是有防砲連的，那都有一些阿兵哥，然後還有一些老士官，那些老士官不願意住在山上，山上可能沒有水或沒有電，就住山下。在山腳亂蓋房子的那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眷屬或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些沒有地方住的外省人，跑到這裡來蓋違建。那些士官會來平地來跟我們租房子，住在我們家，那個士官長就住我們家三合院的後面，那相處起來其實也不錯。我記的最清楚的是一個姓危的，危險的危，所以我才會印象很深刻，這個人怎麼姓危？真的很好玩。他們對我們家，雖然台灣人，但是對我們很好。不過我們對於住在山腰山腳這些(蓋違建的)外省

人就很不滿，因為他在山腰，接下來就是我們家了，我們總是圍一個籬笆，但是每次颱風沒辦法，可是平常的時候水就往你那個方向，污水就往你家排，然後颱風天之後籬笆倒了他就來給你侵占。所以小時後常為了這種事，然後我爸爸要出面，常會跟他們起爭執，我爸爸那時候在台北市政府上班，所以語言不會不通。那些住山腰的人違建實際上可能沒有軍籍，實際上是不是軍人的眷屬都不知道，可能是不曉得哪個地方來的外省人，覺得這個地方不錯，就弄個小小的一間一間的，連石頭縫中間他也能搞出一間房子，現在是完全看不出來，以前是真的亂七八糟，甚至一排這樣整個蓋出來，後來全部拆掉了，好不容易。

情報局本部正門口，由於是年代久遠的公地上違建，僅能在不堪居住時小規模整修，因此迄今還相當程度保留原史眷村風貌，岩山新村張女士嫁給當時在情報局服役的張先生，經管理髮店已超過五十年，回想起眷村房舍的簡陋，仍然記憶猶新。

那時候房屋沒有這麼高，只有一層而已，以前是紅瓦、矮的房子，你住了四、五十年，以前房子都隨便搭一搭，四、五十年房子就會壞掉，這邊好像修三次了，每修一次房子就會稍微再高一點，隨著小孩子長大就再擴大一點。講實在情報局對我們還算不錯，跟他(張先生)講，說「你

不用太高、修不會漏雨就好」(因為是違建)。現在真的是不要再整修了，以前的房子進來的時候太高的人頭還會撞到，是真的耶！那時候真的好可憐喔，每一家都這樣，四、五十年的時間慢慢翻修起來...現在這房子還有一個閣樓，是「半樓仔」的，是木板隔的喔，也不是灌水泥，那時候真的很苦，小孩子那時候剛好也颱風來，颱風來很好笑，那時候我們這邊外面堤防還沒有做，那下雨的時候你看會不會淹水？你看現在都還有淹那個痕跡在(大約五十公分高)，還在喔！人家想說你這怎麼壁癌還不修？我說我們這個是古早民國五、六十年那時候沒堤防淹水，啊淹水啊，颱風好大，那時候颱風從宜蘭來，我們這房屋真的吃不消，很可憐耶，那時候我們有請(理髮)師父啊，就拿一個草蓆睡在我們店面後面地下，上面(閣樓)因為禁不起強風實在太可怕！和小孩子都一起，睡啊睡一睡奇怪怎麼很冷，那個水來沒有聲音的喔，很可怕，後面怎麼涼起來了，大家一翻身起來，好可怕水就到這裡(約十五公分)，到這裡的時候就要趕快開門啊，不然會漲起來，啊開門的時候也很可憐耶，我們鞋子都擺在門邊，那時候很可憐小孩子一個人才一雙鞋，啊門一開不是鞋都流出去，我兒子還要衝出去要撿鞋子回來，實在很可憐...

第三章

落地生根：眷村成長時期(1957 年至 1980 年)

1957 年(民國 46 年)起，當時「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整合黨政軍多方資源，發起「軍眷住宅運動」，大量興建眷村。另一方面，自 1967 年(民國 56 年)起，國防部亦開始實施「華夏集建」貸款專案，由開始購地興建眷舍配售給有眷屬之官兵，開展「眷村私有化」，台灣各地的眷村進入「眷村成長時期」。

本書認為在「眷村成長期」，眷村的數量雖大量增加，但因眷村之房舍以及土地之「產權」有所歧異，因而出現多種不同的樣態。第一種型態為土地及房舍產權為國家所有之「狹義眷村」，包含忠勇新村、忠義一二三村、懷仁新村、懷德新村、干城四村、慈祥新村等；第二種型態為由國防部統籌調查眷戶需求後，向民間批次購買批土地，並協助眷戶貸款興建之「廣義眷村」，以雨聲新村為代表；第三種型態為「制度內違建眷村」，其典型為情報局向教育部「借地」之「公地自建」的岩山新村，仰德大道雙溪畔之芝山新村亦屬之。尚包含岩山新村邊陲與石角「曹家莊」接壤之「私地自建」眷村；最後一種型態為散布於芝山岩南側，成員複雜、軍方無法列管之「違法眷村」。

一、眷村型態的多樣性

隨著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遷台，中央政府機關人員以及其眷屬也隨之遷往台灣，爲了安置、並解決這個爲數龐大的移民潮的居住問題，1950年代以至1960年代，台灣各地皆展開大規模興建眷村的浪潮。根據統計，民國三十八年當時以永和的外省居民人口比例最高，其次即爲士林，其人口比例有高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爲外省居民。然而，自清代即高度發展的「士林街」地區(廣義稱基隆河以北、雙溪以南之地區)，經歷數百年的發展，早已無腹地可供眷村興建。再加上國民政府政權核心以及重要國家機關遷入士林(士林官邸、芝山岩情報局、陽明山國安局)的地緣因素，因此在國民政府時期雙溪以北屬於散村景觀的芝山岩社區週遭，在短時間之內即成爲眷村高度並且密集發展之區域。

經過此階段訪談的結果與內容分析，事實上即便是當時如此親近國家權力核心的芝山岩社區，在當時物力維艱的歷史背景之下，「住者有其屋」僅是一個理想，國家沒有足夠的能力可以採取一個理性化的眷村興建決策與執行過程，先調查此地區之眷戶數量，再興建足夠數量眷村，以供所有的外省移民居住。反而呈現的是一個充滿漸進主義色彩的發展模式，以階段性的方式解決外省移民居住的

問題，因而使得芝山岩社區的眷村樣貌與發展的脈絡呈現更為立體而豐富的歷史遺緒。所有的眷村當中，惟一同質性比較高之處，即為芝山岩社區週遭的眷村住戶成員，大致上都是鄰近的軍事情報局、國家安全局、蔣公官邸侍衛之人員，然經本書訪查後，還是有零星友軍(陸軍)存在。

1957年(民國46年)起，在當時「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簡稱：「婦聯會」，自1996年起改稱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的資源挹注之下，台灣各地的眷村進入「眷村成長時期」。婦聯會是由蔣介石之妻子宋美齡夫人於1950年(民國三十九年)年4月17日時成立，並擔任主任委員，其幹部多為中華民國三軍將領夫人，其成立的目的是在團結全國婦女以照顧軍眷，使其前線將士無後顧之憂而能專心抗敵，而具體事蹟包括成立縫衣工廠、母職講習班，以及播放勞軍電影與捐建眷舍等，其中在捐建眷舍最為重要方面，共計協助建立了176個眷村，佔台灣眷村總數的五分之一¹⁷。

婦聯會主任委員發起「軍眷住宅運動」，邀集民間捐款興建軍眷住宅，並由監察院審計部、國防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臺灣省政府等單位組成「眷宅督工小組」，其經費來源包含來自各界的「勞軍捐」，以及政府編列支

¹⁷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預算¹⁸。期盼能解決 1949 年(民國 38 年)倉促來台後，各部隊自行搭建的眷村數量嚴重不足、又簡陋不堪居住的問題。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來台初期由部隊、單位各自興建的軍眷村，婦聯會主導的軍眷村興建是以「永久定居」為規劃，為強化房舍結構，平房之磚造部分增多，後期甚至以鋼筋混泥土建造兩層式樓房，並採取一舍一戶，在建材、空間規劃設計皆統一定制，依據軍階分為甲、乙、丙、丁四等級。另一方面，自 1967 年(民國 56 年)起，國防部開始實施八年六期的「華夏集建」貸款專案，由國防部代表軍眷向銀行辦理低利貸款興建，亦開始購地興建眷舍配售給有眷屬之官兵，這也是台灣「眷村私有化」的肇始¹⁹。

然而，即便政府開始正視軍人及其眷屬的居住問題，彙整資源展開更大規模且具永久性的眷村興建政策，但自始自終還是無法完全達成「住者有其屋」的理想。再加上威權時期社會與眷村內部的資訊都十分封閉，許多的外省老兵依舊認為「有朝一日必可反攻大陸，光榮歸賦」，因而對於臨時性、克難性質的住所毫不介意，亦不積極面對，造成芝山岩社區的眷村依據產權的屬性，形成多種不同的形態，也成為日後都市更新必須面對之課題。

¹⁸ 莊勝傑(2011)，《戰後台北市軍眷村之形成與變遷》，頁 91。

¹⁹ 莊勝傑(2011)，《戰後台北市軍眷村之形成與變遷》，頁 36。

二、狹義眷村

狹義的眷村指的是「法律上」所稱之眷村，其最大特徵為「土地及房舍產權為國家所有」(但亦有軍方提供地，眷戶自行出資蓋建築，例如「懷德」、「懷仁」兩眷村)。其原始的意涵就如同國軍內部的營舍，由軍方統一管理，政府亦負有照顧眷戶之義務²⁰。其法源包含 1989 年 6 月 26 日國防部公布之《國軍在臺軍眷業務管理辦法》(後稱「舊制」，位階為行政命令)其中第 94 條：本辦法所稱之眷舍，係由公款所建、即產權屬於國(公)有，分由各軍種單位管理或指定其所屬單位代管者為限。

以及 1996 年 2 月 5 日政府所頒佈之《國軍老舊眷舍改建條例》(後稱「新制」，位階為法律)其中第 3 條：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眷村，係指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列各款情況之一者：

- 一、政府興建分配者。
- 二、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捐款興建者。

²⁰ 釋字第 485 號解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分別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同條例興建之住宅及領取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優惠，就自備款部分得辦理優惠利率貸款，對有照顧必要之原眷戶提供適當之扶助，其立法意旨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尚無抵觸。

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管認定者。

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

芝山岩社區內的眷村具有「質均」的特色，幾乎清一色為情報局列管之眷村、僅因鄰近士林官邸少數為總統府侍衛室所興建(干城四村、精忠新村)；且在空間上相當「集中」之特徵，以芝山岩為核心方圓兩公里內，即有精忠新村、忠義一、二、三村、慈祥新村、光華新村、懷仁新村、懷德新村、忠勇新村、雨後新村，高達十個狹義眷村、以及雨聲新村、芝山新村、岩山新村等廣義或違建之眷村。雨聲新村的楊女士指出：

當時這附近的眷村大概有雨聲新村、雨後新村、雨農新村(指雨農橋旁的忠勇新村)、忠義一、二、三村這些新村，我們是住「忠義三新村」(現今忠義街)，全部都是情報局還有國安局的眷村...那時候「忠義三新村」就在現在的陽明新城這邊(現今雨農國小北側與忠誠路之間的街廓)，那時候的眷村最外圍有圍牆圍著，靠近中山北路那邊的方向有開一個出口，有寫著「忠義三新村」的牌子，忘記是

水泥牆上寫的、還是木板釘上去的。眷村雖然有圍牆圍著，不過治安都很好，也不需要規定什麼守望相助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安安穩穩的過日子。

據統計，全台灣軍事情報局列管眷村共有 18 處，其中高達 13 處分布於台北市，悉數集中於士林的芝山岩一帶。如此密集的特定軍種眷村，除了肇因於蔣介石官邸、國家安全局以及軍事情報局的前身保密局，皆位於士林近郊的地緣因素外，自日治時代以降芝山岩一帶的空間政治經濟區位僅為台北城郊之一隅，居民大都以務農為主，闢建軍事機構以及眷村較不易遭逢當地菁英階層之阻力。

而眷村之定名，大抵可由其名稱尋找相關脈絡，端倪出其軍種、固有之駐地、興建之經費來源等，但有時不能以刻板印象觀之，例如海軍以「忠義」為軍風，但「忠義新村」卻屬國防部軍備局；位居芝山岩一帶的「忠義二村」亦為軍情局所轄；空軍奉「忠勇」為軍風，芝山岩一帶的「忠勇新村」則隸屬軍情局。此一情況亦可推斷在當時的時空環境，直屬於蔣介石嫡系的中樞機構-國防部情報局，其影響力應當凌駕於三軍之上²¹。

1956 年(民國 45 年)之前，芝山岩社區的狹義眷村僅

²¹ 莊勝傑(2011)，《戰後台北市軍眷村之形成與變遷》，頁 48。

有雨後新村，然而 1956 年(民國 45 年)起，婦聯會開始大量投入眷村的興建工作，此種「狹義眷村」在芝山岩社區內便前仆後繼的出現，包含忠義二村、慈祥新村、忠勇新村等。而情報局也以自地興建了懷仁新村以及懷德新村兩個新村。

此種狹義眷村的房舍為國防部或婦聯會所興建，土地和房舍的所有權都是國防部所有或為公有，眷戶只有使用權利，但也有眷戶自費興建房舍者。初期和軍籍單位身分結合，部隊與眷村之間的關係緊密，若被調離開該單位，即有可能搬離眷村，性質十分類似軍隊中的營舍。

介紹如下：

- 1、 「懷德新村」：建於 1964 年(民國 53 年)，現位於芝山岩社區忠誠路一段，當時由軍情局之前身情報局自行籌組「國民住宅委員會」，且經台灣銀行同意貸款興建之向台灣省政府申請興建之丙種國民住宅，為少數於國有地上自費購置地上建築物的國民住宅。發包當時的(中和信用合作社)承造。而承購戶則必須是當時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的軍官，才能參與抽籤。中籤者必須在期限內，繳交新台幣九千六百元，自籌款也就是類似現在大家買房子的自備款，並由國防部情報局擔保，總建造金額為新台幣三萬八千四百元，分十年

償還。軍情局列管戶共有 44 戶，另有違建戶 2 戶。懷德新村住戶多為軍情局中校上校階退伍軍人，為兩層式鋼筋混凝土建築，眷舍之格局皆為 18 坪兩層樓鋼筋混凝土建築，規格為一廳三房及附有衛浴。

- 2、 「懷仁新村」：位於芝山岩社區福志里忠勇街，和「懷德新村」其實為同一案，僅為地點不同。建於 1964 年(民國 53 年)，亦由軍情局之前身情報局官兵自行籌組「國民住宅委員會」，且經台灣銀行同意貸款興建之向台灣省政府申請興建之丙種國民住宅，發包當時的(中和信用合作社)承造。而承購戶則必須是當時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的軍官，才能參與抽籤。中籤者必須在期限內，繳交新台幣九千六百元，自籌款也就是類似現在大家買房子的自備款，並由國防部情報局擔保²²，總建造金額為新台幣三萬八千四百元，分十年償還。軍情局列管戶共 41 戶、亦有違建戶 2 戶。眷舍均為 18 坪兩層樓鋼筋混凝土建築，規格為一廳三房及附有衛浴，眷屬大多為軍情局已退伍校級軍官及其眷屬²³。

- 3、 「忠勇新村」：位於台北市士林區忠勇街，於 1959 年

²² 網路資料：<http://tw.myblog.yahoo.com/yu321911/article?mid=30>

²³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253。

(民國四十八年)三月，由婦聯會募款興建捐贈，做為情報局官士之眷舍。最初眷舍十分克難簡陋，腰牆以下係以單磚牆砌成，腰牆以上為竹片、泥土等建材砌成，屋頂附上棧瓦。眷舍大小分為甲種十坪及乙種七坪等兩種。忠勇新村列管眷戶為一百四十四戶，以校級軍官居多，次為士官。

值得注意的是「狹義眷村」雖有軍方列管，但在行政法上未必悉數合法。忠勇新村為民國四十七年間婦聯會及軍方興建之眷舍(未領執照)其中部分五十餘戶位於民國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實施之士林都市計畫第一號綠地內，該綠地於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實施之陽明山轄區主要計畫編號為第二十一號公園預定地，該村申請增建，當時台北市政府將位於住宅區之百餘戶核發其執照，而位於公園預定地之五十餘戶礙於法令之規定，故未核准其執照²⁴。

- 4、 「忠義新村」：忠義新村有忠義一村、二村、三村，位於軍情局本部後方原「中十二路」一段，現為德行東路與忠誠路一段間。由「婦聯會」於1963年(民國五十二年)，為了替情報局工作之「有眷無舍」的官士，向社會募款興建之眷村。軍官與士官居半，並以

²⁴ 參考資料：台北市議會公報 第4卷 第14期(1971-11-01)。

廣東籍人士為多。眷舍依大小區分為甲、乙兩種，又以乙種居多。初期眷舍十分簡陋克難，腰牆以下以單磚牆砌成，腰牆以上為竹片泥土等材料建造，屋頂則覆上黑棧瓦。和芝山岩社區大多數地區相同，飽受水患之苦。

- 5、 「**慈祥新村**」：為婦聯會於 1959 年(民國 48 年)興建三棟四層樓之情報局眷村，戶數共有 24 戶，每戶均為 24 坪空間，軍官較少、士官較多²⁵，臨近不遠處亦有同為情報局自建列管之「**光華新村**」。
- 6、 「**干城四村**」：1971 年(民國 60 年)興建之 50 戶磚造眷村，位於由於臨近士林官邸，為官邸侍衛室興建，現由後備司令部列管²⁶。據說官邸侍衛室之「安全人員」多來自蔣介石之故鄉浙江，且曾至金門第三士校受訓，再經由國安局、情報局甄選後，列「金部、銀部、銅部」三等，「金部」駐於官邸內，干城四村則為「銀部」之安全人員²⁷。臨近尚有同為官邸侍衛室興建之「**精忠新村**」。

軍情局任務經手各項情報，加上「保密為軍人的天職」，

²⁵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267-273。

²⁶ 莊勝傑(2011)，《戰後台北市軍眷村之形成與變遷》，頁 144。

²⁷ 網路資料：<http://blog.yam.com/psl88/article/32618955>

故軍情局除了將列管之眷村集中於局本部鄰近之地，以便統一管理、就近監控。軍情局眷村興建上較其他軍種單純，多為軍情局自行購地興建、或是婦聯會捐建，根據國防部的文獻記載指出，此一區塊之眷村未有複雜的產權轉移，亦可視為情治單位的特色，此外軍情局也規定眷舍不准隨意轉讓、也不准出租²⁸。

不過依據訪談，芝山岩社區一帶的眷村，後期依舊發展出「頂讓使用權」的制度，顯為法規所不允許，而是眷村住戶私人的契約行為，可見軍方對於「列管」之眷村，事實上是採取「粗放式」的管理。受訪之雨聲新村楊女士即清楚記得其眷村頂讓之金額：

我們在這邊的眷村住了十幾年，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我先生被調到中壢，剛好我先生的同事要退伍了，還沒有眷村可以住，我們就把眷村頂讓給他，然後搬到中壢去，印象中只有兩萬元。

政府公地公費所興建的「狹義眷村」，數量上不僅不敷使用，空間也十分狹小，衛生條件也欠佳，在人口大量移入的初期，芝山岩社區當地的農家會以竹子搭一些簡單的房子租給沒有房屋居住的外省軍人以及其眷屬。

²⁸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269。

然而，回顧芝山岩社區初期發展史，芝山岩社區的居民生活和「水」息息相關，這些臨時搭的房子卻往往都不是良好的建築地點，因此存在淹水的問題，所以軍眷「住」的需求並無法獲得根本性的解決，因此又衍生出其他不同型態的眷村。

三、廣義眷村

由於狹義眷村仍無法供給所有的眷戶使用，芝山岩社區即興起了另一種更具「眷村私有化」特色的眷村型態：「廣義眷村」。以芝山岩社區的發展案例，「廣義眷村」是由國防部統籌調查眷戶需求後，向民間一次購買一批土地，並協助眷戶興建，以及後續貸款事宜，十分類似文獻上自1967年(民國56年)起，國防部開辦「華夏集建」貸款專案，由國防部代表軍眷向銀行辦理低利貸款興建，同時軍方也購地興建眷舍，承銷給有眷屬之官兵。

由於此種眷村之興建方式，軍方僅扮演資源整合的發動者角色，眷戶具有私法保障下獨立的土地以及房屋契約，除了成立自治會作為和部隊的聯繫之外，眷舍的移交是採民法物權的途徑，完工後眷戶具有土地以及房屋之所有權利，由於權利清楚，所以除非買賣，並無頂讓的流動關係。

芝山岩社區內「廣義眷村」之典型為芝山岩社區的「雨

聲新村」。「廣義眷村」形成了眷村「私有化」的途徑，由於此種眷村並不適用《國軍老舊眷舍改建條例》，因此政府也並無改建照護之義務。

而雨聲新村的陳女士於訪談時亦清楚指出「雨聲新村」和其他眷村的差異。

以前這邊其實說起來不是眷村，真正的眷村是兩農市場那邊算起來，雨後新村、忠勇新村哪邊。從我們之前住的雨後新村那邊算起來，差不多五十多年了，搬來這邊(雨聲新村)也有差不多三十幾年了。這邊是民國五十四年開始蓋，民國五十五年的時候開始在這邊定居，這邊是自己買地來蓋的，以前都是田、都是老百姓住的。這邊的「眷村」是眷村負責的那些人(官員)，幫我們買地、辦理貸款一起蓋的，那時候貸款十五年。那時候是大家一、兩百戶一起買地來蓋房子，公家情報局那邊幫我們這些人協調、還有貸款，不然自己怎麼蓋？所以嚴格說起來這和眷村不同，這不是公家的房子，是老百姓自己的房子。那時候(居民)都是情報局的，不過現在都散掉了，都搬走了。那時候蓋好也是和其他的眷村一樣，圍牆都圍好好給你，只不過我們這邊以前是田，國防部幫我們協調買地連房子一起蓋起來，然後一起辦貸款，蓋好的房子就和現在一樣，是兩層的，以前我們住兩農路那邊的雨後新村的眷村就是一

層的，因為小孩大了、房子不夠住了，所以搬過來這邊(雨聲新村)。那時候房子很便宜，一戶才兩、三萬塊錢，不過一定要軍方的人才可以買。像我們先生不在了的(殉職)，長官還會給我們幫忙，沒有先生可以賺錢的，還會給你點房租過日子，如果沒有給我幫忙，那時候也沒有辦法買這間房子，那時候戶口名簿、印章就給我先生的長官，請他幫我們辦貸款。

緬甸華僑陳先生，早年於中緬邊界協助國民政府進行情報偵蒐作業，到台灣後服務於情報局，並向軍方購地貸款而搬遷入雨聲新村，仍依稀記得雨聲新村依芝山岩而建的順序。雨聲新村共分為三批，可參考下圖，其中「第一批」為最靠芝山岩，而當時的雨聲街尚為「鴨母港溪」之河道，而雨聲新村的「第三批」，因為地勢較低溼又接近雙溪，因此時常為水災所苦。

當時要建這個村(雨聲新村)，本來人家已經登記了，我從緬甸回來時已經沒有了，後來是要求一個朋友，他已經有房子，而我沒有地方住，請他(雨聲新村這間)把房子讓給我住，讓我登記...我們那時候剛來台灣的時候也是「同僑」(緬甸華僑)一起租房子，眷村我們這邊叫做「第三批」，中間叫做「第二批」、前面靠近山(芝山岩)的叫做「第一批」，這邊都屬於雨聲新村，從山邊開始算。第三

批就是我們這(雨聲街)六十五巷，我跟那個姓盧的講，我們兩個，兩家(陳家與盧家)先搬進來，那時候我們在同一個單位工作(情報局)，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外面是租房子，要付房租的，所以我們想說先搬進來。我們一搬進來，人家看我們搬了，就一戶一戶搬進...那時候眷村的人有的都還沒搬進來，搬進來也不多，有些就轉租給別人，一個月幾百塊。同僑有些住汐止啦哪裡的，來看我們雨聲新村，覺得「啊，你們這邊很好啊！」他們也想要搬來這邊，結果我們好幾個同僑也都搬來這邊住，有些是和這邊的眷村用租的...我們這個社區，最要緊(重要)的是抽水站，這個沒有建，每年下雨我們這裡都淹水，淹水的時候鄰居有的根本就不能動，電視啊要搬，我們一家人六個小孩都去幫忙，我們自己把東西搬到二樓了，水一進來，一樓都滿了，最要緊的是電視，我們自己搬完了就去幫別人(鄰居)搬、有些人年紀大了、有的生病，我們就去幫他搬，所以鄰居都對我很好。



【「雨聲新村」分三批興建，作者自繪】

日治時期為佃農的吳老先生，在土地改革後獲得了一甲多的耕作土地，但因為眷村的拓建需要土地，因此軍方就做為媒介向吳老先生購買他因土地改革所分到的土地，再移轉給眷戶，建築費用的部分並協助眷戶辦理貸款。

外省人來以後就跟我們買地蓋房子，當時叫做「強制買賣」，那時候七百多塊錢新台幣賣了一塊地給外省人，

記得那時候的可以賣到一千塊錢，也有寫同意書(契約)。²⁹

雨聲新村楊女士曾居住過忠義三村，後因楊先生調至陸軍總部而搬至中壢，退伍時恰好雨聲新村改建，認為芝山岩一帶環境好，即向建商買下目前所住之華廈。

記得雨聲新村還沒改建成大樓前，雨聲街有一整排的大榕樹，現在靠近路邊的店面前面一點就是眷村的圍牆，後面的芝山公園當時還沒整建，山腳還有山腰有一些違建、現在的操場那邊也是一片爛泥地。那時候我們樓上有幾戶是原本雨聲新村的住戶，後來有些不是直接賣給建商就是搬走了，不過都很後悔，因為後來芝山岩社區整體的規劃還有公園很完善，住家旁邊就是大公園，又安靜，生活品質很好。

四、制度內違建眷村

在回顧訪談內容後，我們發現事實上芝山岩社區內所有的「狹義眷村」以及劃分私有產權的「廣義眷村」之承載量，仍然無法消化數量龐大的軍眷，使「人人有其屋」的理想依舊無法達成。也導致芝山岩社區在國民政府時期出現了若干「治理失靈」的亂象，在芝山岩社區的週遭以

²⁹ 訪談全文請參照 范碩銘、廖岳(2012)《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

及芝山岩上，皆興起了「違建眷村」的風潮，而後才逐漸推動違建眷村「制度化」的工作。事實上「違建眷村」現象的基礎可以回溯到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國民政府將芝山岩社區週遭的土地進行徵收與規劃後，反而造成多數土地所有權公有化，而在法律制度尚未完備的時代背景之下，反而助長「違建眷村」的形成與發展，甚至地方政府的地政主管機關都還有發給門牌，不清楚的人還會以為這些住宅具備合法性。

「違建眷村」在芝山岩社區又可分為兩種樣態，第一種簡稱「公地、情報局自建」，是「土地為政府所有，但該地所有權為其他政府機關，且在都市計畫內卻不屬於住宅用地，因而形成違章建築」，包含「岩山新村」、以及仰德大道一段六號雙溪旁的「芝山新村」，其中又以情報局本部前之岩山新村為代表。然而，情報局卻相當程度地允許地上違章建物在可允許的範圍內存續並予以管制，而這些眷舍是由眷戶自行興建、自行翻修，由於本質上是違章建築，但卻受一定制度的規範，亦發有門牌號碼，本書故稱之為「制度內違建眷村」。

在岩山新村經營理髮廳近五十年的張女士清楚的指出「自家為違建」的事實。

這裡叫「岩山新村」雨聲街一百六十五巷、還有那邊

有一個芝玉路六十九巷裡面，芝玉路那邊不是有一個雜貨店進去哪邊，他那個眷村和我們這邊是一起的，但是地址不一樣，就是雜貨店的對面那邊，和我們這裡這樣，都一樣的啦。那時候大陸的人到台灣來，那時候不是很苦嗎？就是違建嘛！講實在就是違建嘛！

此種「制度內違建眷村」，目前存在於雨聲國小東南側的一大片廣大區域，情報局宣稱「原為台灣大學(台北帝國大學)的土地，為解決眷戶問題而由國防部借地准許眷戶興建住宅」，但事實上是因為政府撤退來台時，情報局坐落之處臨近台北帝國大學「預科學校」之分部，但戰爭動員戡亂時期，軍方的勢力與影響力較政府其他部門及地方政府為高，加上情報局為當時領袖之情治機關，擁有土地所有權之教育部，更加不敢得罪，直至台灣進入民主化階段，始透過行政訴訟向國防部追討侵占已久的土地。

岩山新村的源起可追溯於 1956 年(民國 45 年)之前的眷村草創時期，由於該地緊鄰情報局本部，加上又是公有土地，無須向當地農民承租農舍，額外負擔租金，當時即有大批流離失所的官兵在此處搭建起違建，在情報局數十年「視而不見的消極監管」之下逐漸形成了岩山新村。

岩山新村因位在台北市士林區岩山里而得名，散居於雨聲街 165 巷與芝玉路一段 79 巷內，依據國防部記載之

文獻，民國 1961 年(民國 50 年)六月，情報局為解決工作人員「有眷無舍」之居住問題，因此乃向國立台灣大學「借地」，由眷戶自行籌資興建完成，最初眷戶以士官為多，後因眷舍頂讓情形嚴重，許多眷舍以為友軍眷屬居住，或是一般百姓。目前情報局列管僅 31 戶，而違建戶卻高達 53 戶³⁰，可臆測該區域當屬違建眷村之「制度化」眷村。雖然環境清幽、依山傍水，但早期和芝山岩社區其他地區相同，水澇頻繁，自雙溪堤防興建完成後，才免於水患之苦。岩山新村同時也是芝山岩社區內迄今少數未經現代化都市更新而保留至今的完整眷村型態。

岩山新村之用地，在本協會已出版之《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透過訪談資料，即清楚知悉該地為日本台北帝國大學「預科學校」之用地(光復後改名為台灣大學)，再對照當地耆老及眷戶之訪談，本書認為岩山新村之用地應為「先佔後借」，於國民政府治台十餘年後進入統治穩定階段後而進行之行政程序補正。並且岩山新村的聚落，應是隨著情報局本部遷移至芝山岩現址後，因為當時雨聲街尚為雙溪支流「鴨母港溪」之河道，芝山岩社區僅靠南側之至誠路作為聯外之主要交通幹道。岩山新村之位置亦恰好在和情報局業務密切往來之士

³⁰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275。

林官邸、仰德大道上之國安局，之同一直軸線上，因此「自然聚集」許多未分配到眷舍之基層官兵，在此地搭建違章眷舍。

然而，由於當時政治氛圍極度高壓，更在國民政府宣布進入「動員戡亂」後，達到高峰。當地居民雖似臣服於此一安排，但其內心卻大都視此種現象(佔有台灣大學土地，興建違章眷舍)為軍方凌駕地方政府上之刻意「庇護」。此一論點在本書第二章「草創時期的眷村」：1949年至1956年之第三段落「雨後新村與違章眷村的興起」之討論即已闡明此一發展趨勢。

岩山新村最初之眷舍多為十坪大之黑瓦平房，透過住戶的不斷自行翻修，以維持可居住之狀態，並可視為芝山岩社區「制度內違建眷村」的典型代表。

「制度內違建眷村」甚至也演化出和狹義眷村一般，居民之間可以交易房屋的使用權，房屋使用權的「頂讓」時有所聞，並且也和其他合法的眷村一樣冠名「岩山新村」，但是由於這些眷村聚落嚴格說起來在法律上並不合法，在「天母懷德」竣工後，若干岩山新村居民遷入，國防部也預計要將原本向教育部長期「借用」之土地歸還，地上物也即將面臨拆除。張女士就談到：

那時候我也不是原住戶，我也是人家先佔的，到最後我們買他的二手，買權利，就這樣住到現在啊！...現在我們也分到眷村了(指新蓋的大樓)，我們現在這個算是違建喔！是國防部的地啊，我們跟他買(使用權利)，就變成眷村，啊這一次國防部大概要這塊地，就配房屋給我們(搬遷)，配到陽明醫院後面那邊以前懷德新村，現在改建叫「天母懷德」就是陽明麵包店後面，現在不是很漂亮嗎？

此一區塊由於是界臨教育部用地(雨聲國小)以及軍方用地(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向台灣大學借的土地)之間的一大片違建眷村，雖然軍方相當程度允許地上違章建物存續加並且加以管制，但這些違章眷村的邊緣還是曾經侵犯至邊界的雨聲國小用地，因此也曾引發過學校單位向軍方單位訴訟爭地的政府機關對簿公堂的情況。岩山新村張女士也指出：

他(雨聲國小)現在在外面不是有一個遊樂場所？他那時候我們這個房屋喔，本來到馬路對面的花那邊，情報局的車子出來總是要從現在遊樂場所那邊開出去，開出去以後啊，後來(雨聲國小)換一個金校長，他就查出說那個地是他們學校的，然後校長就想盡辦法就要那一塊地回去，要那塊地回去後情報局車子就不能出來啊，不能出來就前面給我們(房子)拆掉一半啊，我們前面這個房屋就拆掉一半，

我們本來房子快要到前面花園那邊，為了他要那塊地回去，他要做遊樂場所，情報局(的馬路)才開到我們門口出去... 他們那個地也是被校長查到那個地都是他們學校的，都是兩聲學校是教育部的，也全部要走。

另一方面，「制度內違建眷村」在芝山岩社區也產生了另一種亞型，在石角「曹家庄」和「岩山新村」的交界處，另外存在一個位處芝山岩社區邊陲的眷村聚落，其最大的特徵在於：「私地自建」，並非是在公有土地上蓋違建，而是在私有土地上蓋的眷村違建。這個眷村之巷弄狹小、且幾乎從未增建，仍為一樓式的平房，迄今尚鋪設早期眷村之黑瓦，因為地緣關係，而被視為「岩山新村」之一部分，岩山新村女士：

這裡叫「岩山新村」兩聲街一百六十五巷、還有那邊有一個芝玉路六十九巷裡面，芝玉路那邊不是有一個雜貨店進去哪邊，他那個眷村和我們這邊是一起的...但是地址不一樣，就是雜貨店的對面那邊，和我們這裡這樣，都一樣的啦(指一樣為違建)。

此一區域的違建眷村，所居住的並非鄰近主流之情報局、國安局或官邸侍衛室人員。多數為陸軍成員，人數又少，在國軍軍種壁壘分明的文化下，有如孤兒。再加上產權轉移的複雜歷史因素、以及早期住戶與眷戶對法律常識

的漠視與缺乏，導致其違建眷村是坐落於「私有土地」之上，也因此無法和「岩山新村」的公有地違建可以受到政府較大程度的默許與日後的信賴保護。

岩山新村的李女士：

我父親是三十八年過來的，是河南人，是砲兵，這邊應該都是砲兵。我爸爸是陸戰隊的...他是砲兵就對了。我本來也住山上，十三歲就搬下來，這邊只有七、八戶是從國安局那邊搬遷下來，其他都是經由第二手買賣，這邊大部分都是外省籍的。後來有些阿兵哥娶本省老婆，也搬過來，可能是第二手、第三手買的房子。我們原本芝蘭新村那邊好像也是砲兵居多，他們都是同一個單位的，以前國安局對面有一個砲兵的部隊，他們就住那邊...我們這個村沒有一個名稱，我們就是芝玉路一段六十二巷，巷弄裡面居住的所有的(眷村)住民，總共有十八、十九戶，雖然這邊有門牌，其實我們這邊不叫眷村，我們這邊應該叫做「違建」。我們本來住在國安局那邊，山上(陽明山)國安局對面停車場那邊，我們那邊原住戶有七、八戶，當時的地主用「以屋換屋」的方式，地主說要建別墅，所以要我們搬遷下來，是民間主導的，不是政府主導的，是一個本省籍的地主，好像姓謝，就搬下來住，立地生根了四十幾年。

國安局還沒設立的時候，當地附近其實是日本留下來

的防砲營區，為了打美軍空襲的飛機而設立的，國民政府來台灣以後，國軍的砲兵就接收這個營區，一些阿兵哥就就近在這個營區的附近蓋了芝蘭新村，還有一些在本省人的山坡地蓋房子(建)我們當時這幾戶就是在本省人的土地上蓋的房子，後來有一個外省的建築師向本省籍地主表示說要買下我們這塊地要蓋別墅，所以就 and 山下石角曹家庄的本省地主買了他們古厝後面的一片竹林地，把竹林剷平蓋了一些房子，希望我們這些住戶可以搬到山下去，所以算是「以屋易屋」，我們就搬到這邊了。山上的那塊地也就賣給了那個外省的建築師，不過後來剛好國安局選擇在那邊設立，所以他那塊地也不能蓋房子，申請不下來。而山上地主的兒子也把我們山下這塊地整塊賣給別人，所以後來的買主就和我們打官司。七十五年開始打官司，一審判我們輸、二審我們贏、現在還在最高法院。



【石角地區芝玉路岩山新村邊垂的違建眷村】

因為早期地主對於土地另有使用上之考量，所以透過以屋換屋的方式，允許這些眷戶在此地蓋房子，然而經過土地交易後，這些地上建築物就形成侵占的事實，對土地持有者造成權利上的損害。但事實上此類型的眷戶其實相較於芝山岩社區其他地區的眷戶是相當弱勢的，因為他們本身並非軍事情報局體系的人員，而是國民政府時期晚期，日本政府在現在國安局附近設有防砲據點，這些眷戶即是國軍的砲兵部隊前去接收該據點的官兵，在歷史的複雜時空因素之下，反而成為芝山岩社區最為弱勢的一群眷村居民，相當值得政府當局主動關心此一區塊的眷戶，協助其進行法律訴訟以及後續安置的作業。

目前的房子也不是承租的，在上一代的契約觀念中，我們是有所有權的，當時地主本要要我們辦理過戶登記，因為這邊有幾家是退除役官兵人員，他們是單身他們不願意過戶，他們說還要反攻大陸，還要回大陸那邊去啊！不願意過戶，過戶要過戶費呀什麼的，麻煩啊！一家一家要過戶，那一家不能過戶所有的(眷戶)都不能過戶啊！沒辦法啊，所以我們就...住在這地方，又沒辦法過戶，後來土地被地主的子孫賣掉，所以變成他就不承認地上物的使用權，現在官司打到高等法院...這邊的景象幾十年來都是這樣子，都沒有變，這邊屋頂一排都是同一個屋頂，就是現在正在跟人家打官司、在訴訟，那還在打，官司還在打。

五、違法眷村

芝山岩社區內最後一種型態的眷村為「違法眷村」，其數量最多、軍種來源最複雜、遍布最廣、最為當地居民所詬病、對社區景觀破壞程度最為甚者。

根據訪談內容顯示，扣除芝山岩社區在地的散村人家、以及狹義眷村、廣義眷村、制度內違建眷村之外，幾乎都是「違法眷村」，特別是芝山岩尚未闢建為文化史跡公園之前，「違法眷村」幾乎環抱整個芝山岩的山腳以及山腰地帶，而芝山岩文化史跡公園闢建的年代是民主化階段，芝山岩解除軍事管制之後，所以「違法眷村」存續的年代也幾乎和整個國民政府時期相互重疊，發展的型態也不僅

止於單純的居住行爲，甚至衍生出複雜的商業活動。

雨聲新村陳女士：

以前山下還有很多阿兵哥住的小房子，一間一間的，現在都拆掉了，公家的錢給他，就通通搬走了，芝山公園才蓋起來。以前部隊在那邊(芝山岩山上)，阿兵哥就跑到山下來蓋，是公家的地，不過有門牌，幾戶幾戶的，那時候大概也只有阿兵哥膽子才那麼大，敢偷偷來蓋房子。

雨聲新村楊女士：

...有些沒有申請到眷村的人，就拿著政府發的房租津貼，存一點錢後，就在芝山岩的山腳還有山腰自己蓋房子(違建)...後來民國七十左右年芝山岩公園要興建，政府才通通把他們徵收，現在半山腰的涼亭還有人家跳舞的平台，其實那時候都蓋滿房子，山腳下的步道旁邊也有一些房子拆掉的遺跡...那時候芝山岩上面還是軍事管制，廟旁邊有一些陣地還有部隊在上面駐紮，不過也幸好芝山岩有軍事管制，不然山腳還有山腰的違建可能都會蓋到上面去了，整座山大概都會被剷平了。

現在雨農橋頭那邊(現在的素書寮)那時候也是充滿了違建，後來橋的基礎打建高以後才全部拆遷，其實橋旁邊現在還看到的一個大坑洞，以前路基是這麼低的，現在路

才填高起來的。

甚至於開發雨聲新村的建商徐先生對於早期芝山岩充滿違建的情況也印象深刻：

芝山公園四周都是違章建築，大概有兩三百戶，以前還有一個軍事車輛的修理場(情報局汽車隊)，在現在挖到骨頭那一帶啊，那時候修車廠滿大的，我們在圍牆外面看就覺得滿大的，是公家的，國防部的。以前雨農橋頭跟夜市一樣，全部都是一間一間鴿子籠違建，違建還有一條「街」，挺熱鬧的，就在我們這後面的運動公園這邊，通到現在停車場那一帶(等於環抱半個芝山岩的山腳)有一條小街，就是違建，旁邊有小店，賣衣服啊什麼的...

芝山岩社區在地居民對於這種「違法眷村」的印象非常不好，又時常因為「違法眷村」就緊鄰在地農家，所以時常發生衝突和摩擦，因為成員的來源完全不清楚，不像一般的眷村可以很清楚知道他的軍籍為何，當衝突發生時即可以進行調解或是權利救濟，侵占一般農家的土地又完全得不到這些違法眷戶的租金補償，「違法眷村」對於芝山岩自然景觀也造成莫大的傷害，但是芝山岩社區的在地居民久而久之大都能加以區辯這些居民的背景，而不會將芝山岩社區所有的眷村居民皆等同視之。本地的簡先生提到：

早期(雨聲)新村的成員和住在包圍在芝山岩附近山腰邊的這些外省的人，應該沒有什麼很大的關聯...在山腳亂蓋房子的那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眷屬或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些沒有地方住的外省人，跑到這裡來蓋違建...不過我們對於住在山腰山腳這些(蓋違建的)外省人就很不滿，因為他在山腰，接下來就是我們家了，我們總是圍一個籬笆，但是每次颱風沒辦法，可是平常的時候水就往你那個方向，污水就往你家排，然後颱風天之後籬笆倒了他就來給你侵占...那些住山腰的人違建實際上可能沒有軍籍，實際上是不是軍人的眷屬都不知道，可能是不曉得哪個地方來的外省人，覺得這個地方不錯，就弄個小小的一間一間的，連石頭縫中間他也能搞出一間房子，現在是完全看不出來，以前是真的亂七八糟，甚至一排這樣整個蓋出來，後來全部拆掉了，好不容易。

爲了闢建芝山岩文化史跡公園，這些「違法眷村」必須加以拆遷，使得以還給芝山岩綠地一個乾淨的樣貌，然而由於這些「違法眷村」存續的時間非常久，因此拆遷過程也遭受相當程度的阻力，最後政府採取「補償拆遷」的做法，這又使得原本芝山岩社區的在地住戶感到匪夷所思，認爲這些「違法眷村」存在時影響住家權益又破壞芝山岩自然景觀，拆遷時還可以拿到政府的補償，認爲軍方在和

地方政府協調的過程有袒護自己人的疑慮，而那些「違法眷村」能存在這麼久的時間也是以軍方作為後台，對於「違法眷村」的住戶可以拿到政府的補償金，感到相當不滿。當地的居民簡女士即提到：

當時那些房屋都是違建，不過靠著軍方的勢力當作他們的後台，如果地方政府要用都市計畫或是妨礙市容等理由整頓這些違建，要收回土地，軍方就會出面協調當作中間人，當時補助一屋三十萬、四十萬、或是六十萬元。³¹

名山里里長廖岳先生，亦對於芝山岩早期盤踞於雨農橋頭的違建眷村印象深刻：

以前我們要上芝山公園的階梯無論是上去惠濟宮的階梯還是百二崁，旁邊全部被違章建築包的滿滿的，聽說他們可以佔地後，軍方就會出面給他們做補償，向文官制度的行政體系要補償費，一個地方的補償都三十幾萬，因為那時候軍方的勢力滿大的。惠濟宮還是可以出出入入運動，那如果說惠濟宮的西邊那個地方，叫做要塞堡壘，全部都有駐軍，那時候一般人都不能靠近。我的印象中，堤防還沒做之前，連堤防旁邊都有很多違章，那個地方當時

³¹ 訪談全文請參照 范碩銘、廖岳(2012)《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

也是全部被軍方的眷屬佔走，「105 號公園」以前是很低窪深陷的，後來作公園的時候才回填，因為早期那個地方都違章蓋一二樓，一層半的房子都是軍方眷屬的，那他們要下去要經過斜坡，有階梯下去。有一些自助餐啦，中午我們就會去吃，都是軍方的眷屬，情報局的眷屬經營的，後來堤防作以後就徵收，變成今天這種風貌。

國民政府時期長達四十年的時間，眷村不僅落地生根，甚至依據不同時空環境產衍生出許多複雜的形態，但若坐落於都市計畫「公園預定地」範圍內之眷村，政府都幾乎都以「違建」強力拆遷，例如：先後拆除的台北寶藏巖、七號公園、十四號公園及十五號公園預定內之建物被認定為違章建築。此外，亦包含都市計劃的「士林 105 號公園」。

「士林 105 號公園」，即為芝山岩社區內之「名山公園」。原址是低於至誠路面一層樓多的低地，早期有多戶人家居住。在聚落中有一塊被鑿過的大石頭，經過探勘，發現是惠濟宮傳說中開漳聖王的座騎「石馬」，為了能和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做連結，公園內設計石馬廣場、隘門石牆、芝山合約碑記景觀牆等，並在 1993 年(民國 82 年)開始拆除房屋，由於牽涉到土地的徵收、原居住居民的安置等問題，過程中遭遇許多的責難、障礙，但最後還是成

功了。芝山岩名山公園的設立，除了展現政府對環境文化保存的決心和努力之外，芝山岩形成如此龐大的帶狀違建眷村，其背後其實是有其歷史脈絡，並非憑空而生。

第四章

國民政府時期芝山岩社區的庶民生活

本章將透過文獻以及訪談，描繪芝山岩社區的庶民生活。「民以食為天」，本章首先考察眷村和台灣其他本地村落最大之差別處：「實物補給」，以及眷村的飲食文化。為了照護軍情局轄下眷村，芝山岩社區設有軍方派駐福利機構「情報局福利社」，供給眷村居民生活物資。隨著眷村人口的成長，販賣生鮮食品為主的市集空間逐漸出現，其中「雨農市場」是公家興建，又位於士林官邸與情報局之交通要衝，幾乎為眷村所環繞，形成芝山岩社區南側最主要之市集；而芝山岩社區北側之眷村群則主要依賴本地既有「滿雅庄」聚集之「蘭雅市場」；雨聲新村外圍亦出現定期零販之市集。

本章的第四部份，介紹芝山岩社區之教育空間以及訪查眷村的宗教信仰。本文亦認為，此階段芝山岩社區的空間與地景，出現「軍事化」之傾向，除了芝山岩空間之「去殖民化」，亦包含「正義之聲」電台，以及「情報局汽車隊」等獨特之識別標誌。最後，本章透過訪談檢視眷村與在地居民的互動，探討「竹籬笆」是否高築？

一、眷村的「實物補給」與飲食文化

眷村站穩腳步後，1950年(民國39年)開始實施發放生活補助費、實物補給、軍人保險、眷屬醫療、撫卹制度等相關照護制度，其中在抗戰時期就曾實施的「實物補給」制度，是眷村和其他一般本省村落存在最大差異之處。只要有定期的「實物補給」就必定是眷村，也是許多本省籍的「台灣媳婦」對於眷村印象最為深刻之處，因為這些本省媳婦多為清苦家庭出身，嫁入眷村後夫婿半生戎馬，薪俸卻難以維繫家計，實物補給採取「大口」、「中口」、「小口」之「眷口分級」的標準³²，且有上限，項目涵蓋米、油、鹽、煤等項目，當時多數的家庭都是靠這些定期的實物補給維繫家庭的物質供需，並拉拔孩子長大，而依據訪談「實物補給」應僅針對現役官兵發放，退伍後即不享有此一福利。

雨聲新村的楊女士：

當時眷村的生活除了靠國家配給的一些糧食，包含米、油、還有鹽這類的日常所需的食物，通常都會在一月的時候給眷村每家每戶一年份的糧票，以家庭為單位，還有分大口、小口，每個月就撕一張去兌換米、油、還有鹽，當

³² 楊昇展，(2009)《南瀛眷村誌》，頁22。

時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沒有人特別有錢，所以領米的時候，大家也不會不好意思，聽到要領米了，大家都出來反而見面了都很開心。不過因為是發糧票，認票不認人，所以有些人也會把糧票賣掉換錢，後來就禁止販賣了，不過像「鹽」配給的數量就非常多，多到我還可以拿回老家給他們醃漬食物用。但是除了每個月的薪水還有配給的基本糧食之外，就必須離開眷村進行採買，我們這附近都到蘭雅市場，和本地的居民買菜、買肉還有其他日常用品，那時候大家都相處的很融洽，似乎也沒什麼省籍問題。

岩山新村的張女士：

回想眷村生活有什麼特殊的喔！就很簡單啊，以前眷村以前的人不是有配什麼眷糧啊，現在是拿薪水啊，古早的時候那時候你還不知道，那時候民國四十八年，我記得那時候我兒子還很小，我看那時候他們用一個手托的托車配米啊、油啊、鹽啊，就拖到你家門口，你家幾口他們都有案的嘛，啊就拿米給你啊，油啊都有，但是我們家是沒有的，因為我們這個老闆早退伍啊，所以我們家是沒有吃到眷糧的喔，所以我們家的小孩我跟你講沒有吃到眷糧，別人家爸爸有吃終身俸就有，啊他那個爸爸那時候為了要理髮，他就提早退伍，啊沒有吃到終身俸，所以我們家的小孩沒有吃到眷糧，他不必愛國！哈哈！

雨聲新村的鄧女士：

搬來雨聲新村後，也和忠義二村一樣，會發眷糧，一個月發一次，就拿票去換米、換油，不過已經不發好多年了，也記不得多久了。

另一方面，過去國防部列管的眷村都會設立「自治會」，自治會有一定任期，但連選得連任，多由軍階較高、熱心公益的眷戶一當就是十幾年。過去自治會長每個月軍方還會發一千五百元的經費，以及一份青年戰士報(青年日報之前身)，眷村內的婦工隊隊長也有經費，每年農曆新年、端午節、中秋節等重要節慶，情報局長關亦會邀請眷村內自治幹部一起吃飯，並且贈送禮品慰問。目前自治會的經費已刪減為每個月一千兩百元整，報紙不再贈閱、婦工隊長的的經費也已經取消了³³。

雨聲新村的楊女士：

其實眷村的文化主要是飲食方面和本省人比較不同，他們比較偏好麵食，我先生是山東人，幾乎一整年都吃饅頭，然後過年特別多的臘肉還有香腸，不過我還是吃飯為主，小孩子就米飯和麵食都一起吃。

³³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271。

二、軍方派駐福利機構

軍眷村屬於官方(軍方)政治力或政治力允許下所產生之聚落組織，軍眷村之住戶對於國家而言，在軍隊主要生產「戰鬥力」，退役後生產對國家的「忠誠」，此二者創造了政權統治的基礎。國家為眷村創造了工作以及住所等生活資源，其使用、交換、管理，皆為制度所安排³⁴。軍方於軍眷內設置福利機構，用意在於服務軍人眷屬的單位，包括軍眷診療所、社區福利社等，軍眷村雖然非如軍事單位般的職業組織群體，且眷屬非職業組織成員，但由於和軍方維持緊密的照護關係，因此亦被視為福利所及的對象，福利社內的商品直接透過大盤低價批發，再以低於市價供眷戶購買。

芝山岩社區早期亦設有「情報局福利社」，縮編後併入陽明醫院。雖然軍眷福利社屬眷戶特有福利，須憑證購買，但「外借」情形嚴重，把關又不嚴格，許多本地住戶亦會至情報局福利社購買生活物資在交通物流尚未便利的年代，情報局福利社的確成為芝山岩社區居民的生活物資補給中心。目前在至誠路經營鐘表行的名山里里長廖岳先生，早期亦曾在情報局福利社的鐘錶修理部以及門市部服務，他回憶到：

³⁴ 羅於陵，(1991)，《眷村：空間意義的賦予和再界定》，頁 54。

我是早期從西螺來到台北，那時候有考到高中但是沒有錢可以讀書，沒有註冊錢，後來想說我的父母親不是高官，所以我沒有辦法升學，我要就業學一技之長，因為人有一技之長就不會餓肚子，有職業就不會貧窮，是這樣子，後來我就靠人家引薦去一家鐘錶店學鐘錶修理，音樂家德布希人家說他是一位偉大的鐘錶匠，其實鐘錶、音樂、藝術，在西方社會是受尊重的行業，但是台灣是把他當成一位工人看待，不是受尊重的行業，所以整個士大夫觀念在台灣早期的社會是很嚴重的。後來我在那家店都沒有離開，待了五年八個月，後來我要離開我自己要創業。剛好我們芝山岩這裡的情報局，裡面的福利社有缺人，因為他們認為說那些師父都不大會修理，情報局開福利會議的時候內部反應說這個師傅不行要換掉，後來人家給我引薦，說我技術不錯，我適合留在那裡，那我說我試試看，當時是透過一位福州人介紹進去的。去情報局福利社也要安全調查，安全調查以後我管修理部，另外一位小姐他的父執被跟情治單位跟軍方可能很熟，所以她管門市部。後來她和裡面的高官的眷屬又合不來，因為那些眷屬都很跋扈，她說全部要給我做，我說好，門市部跟修理部就都我來做，認為我表現不錯，很感謝那個楊小姐。當時國軍福利中心也是有依照行政體系的規定，要一百塊抽兩塊錢的福利金，給福利社，我們要去議價...

三、市集空間

眷村的「市集」(俗稱的「菜市場」)發展，大抵有三種類型：村外原有之傳統市場、軍眷村外圍零星攤販、後期形成的市集³⁵。從軍眷村市場發展，也可以藉以觀察個別軍眷村與當地居民經濟互動的狀況是否熱絡。文獻也指出，軍眷村早期因有實物配給與福利機構進駐，降低了透過眷村外市場物資之需求。另一方面，若干眷村位置孤立，加上眷村是封閉的社區，且眷村內外族群、文化、甚至語言皆有落差，早期鮮少有眷村外商販願意到軍眷村內做生意，因此軍眷村不易發展出市集，而必須離開眷村採購³⁶。

現今芝山岩社區主要依賴四個主要的市集，分別是「雨農市場」、「蘭雅市場」、「士林華榮市場」、以及後起之經濟部商業司輔導的「土東市場」。透過下頁「芝山岩社區眷村市集空間圖」，可以觀察到芝山岩社區眷村與主要市集的依存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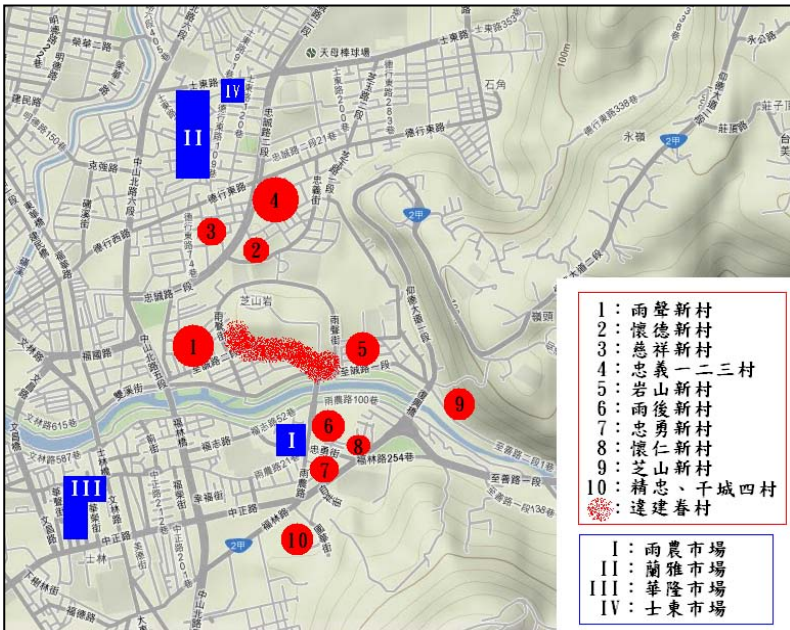
其中，現位於雨農橋下之「雨農市場」為公有設立之市場(I)基本上可直接就近供給雨後新村(6)、忠勇新村(7)、懷仁新村(8)、干城四村(10)這個幾眷村；亦可供給雙溪北

³⁵ 趙如璽，(2009)《一探桃園眷村文化與空間肌理》，頁 63。

³⁶ 莊勝傑(2011)，《戰後台北市軍眷村之形成與變遷》，頁 100。

岸芝山岩南側之岩山新村(5)、芝山新村(9)、雨聲新村(1)、以及芝山岩南側之違建眷村(東側之違建眷村已形成岩山新村)。

而現位於德行東路 109 巷之「蘭雅市場」(II)，即為過去「瀟雅庄」之聚落，可直接就近供給芝山岩西北側之忠義一二三村(4)、懷德新村(2)、慈祥新村(3)。在「25 號道路」雨聲街開闢完成後，亦便利雨聲新村(1)之住戶到此採購日常所需之用品。



【芝山岩社區眷村市集空間圖，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訪談當中，我們即發現芝山岩社區眷村外大都有出現眷村外圍零星攤販。今日雨聲街 42 巷至 50 巷之人行道，每天早上都會有各式菜販、肉販、魚販到此井然有序的擺攤兜售，此路段過去即為雨聲新村東南側之圍牆，與本地住戶接壤之處，其商業活動可追溯自雨聲新村眷村時期，由於已行之有年，當地警察亦不會加以取締、驅離。據訪談指出，芝山岩南側違建密集之區域，到後期甚至也發展出臨時市集，但闢建芝山公園後已悉數拆除而不復見。

而相較於已成立百年以上的士林街華榮市場(III)，蘭雅市場以及雨農市場無論是人潮、市集規模、與商品種類，都顯得迷你許多，因此早期芝山岩社區之住戶，每逢重大節慶，亦會到華榮市場採購若干物品。至於 1992 年(民國 81 年)才設立之「士東市場」(IV)，是經濟部商業司輔導成立之模範市集，則是服務都市擴張後「天母地區」與「蘭雅地區」一帶興起之住宅區，而提供之現代化市場。

另一方面，雨農市場早期雖為公有市場，僅對攤商販售使用權，但政經時空變遷，現已成為太平洋建設「都市更新」之重要標的，並且已向北市府遞交「雨農市場再生專案」。

曾在雨農市場開立鐘錶行的名山里里長廖岳先生：

我在這邊住三十五年了，我本來在情報局福利社裡面修理手錶，後來離開兩年以後，就到雨農市場裡面開鐘錶店，那裡有買一間，不過是買一百年的使用權，叫做「獎勵民間投資」，永遠是市場預定地，後來不知道怎樣太平洋(建設)給我們吃掉，然後賠償我們什麼錢，說我們無權佔有，什麼什麼講了一大堆，後來我來這邊(至誠路)跟人家租(店面)。

四、宗教及教育空間

眷村子弟之教育，通常學齡前還是在眷村內，婦聯會或軍方會視眷村規模籌設托兒所/幼稚園。進入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後，多半進入所屬學區內的小學就讀。

不過早期軍事凌駕一切的時代，若干眷村軍方會在眷村附近興辦以「軍種」或「軍事單位」專屬的子弟小學，僅提供軍眷子弟就讀。臺北市分別有三處軍眷子的學校，皆為小學。分別是聯勤總部四四兵工廠子弟學校(簡稱四四附小，現為信義國小)、空軍總司令部附設台北小學(懷生國小前身，現址為懷生國中)、以及位於芝山岩社區內之國防部情報局雨聲小學。可見當時威權體制之下軍方影響力之大，甚至可以跨足初等教育範疇，亦可視為執政當局意圖將眷村和普通村落隔絕的政策之一部分。

雨聲國小之命名，來自於情報局前身「軍統局」之局長戴笠(字：雨農)，其最初名為「立人幼稚園」，於 1952 年(民國四十一年)成立，並於 1954 年(民國四十三年)改名為「私立雨聲小學」，幼稚園附設於小學，當時由潘其武兼任校長。1965 年(民國五十四年)移交陽明山管理局接辦，至 1990 年(民國七十九年)十月，教育部始從情報局取得校地所有權³⁷。

雨聲新村的楊女士：

眷村裡面都是一排一排一層樓的平房，房子前面有一小庭院，不夠大到可以種菜，所以都種些花草，後來沒多久德行東路上也蓋起「石油新村」，那時候他們蓋四層樓的樓房，我們都很羨慕他們可以住這麼好的房子。那時候忠誠路這些大路都還沒有建，陽明醫院附近、現在忠誠路附近全是農田，陽明醫院接近石頭公那邊還有一條大圳，之前我兒子被鄰居的先生帶去釣魚，還不小心掉到水圳裡，那時候雨農國小還沒有建，眷村的小孩大都唸雨聲國小。

另一方面，蔣宋美齡女士並且在民國四十四年一月，於陽明山仰德大道成立「華興育幼院」，收容離家背井之大陳義胞子弟及國軍烈士遺孤，那時候協助一些為國家犧

³⁷ 資要來源：雨聲國小官方網站。

牲的軍人子弟以及義民之遺孤，到育幼院安心的讀書、接受教育。

雨聲新村陳女士：

那時候我先生過世的時候，小孩子都還好小，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還不錯國家都有幫忙，後來人家幫我申請蔣夫人幫我帶小孩，我不要，他說小孩沒有爸爸要把他們帶走，我說我不要，我要自己帶，很辛苦的自己帶，幫人家打掃家裡，幫人家做事。我小孩子也不要，可是那時候住眷村，公文人家都給批下來了，怎麼辦？我就說小孩子不肯去，我也不給小孩子去，你去把公文銷掉吧！那時候也是軍人長官好意的安排，就幫我們申請，假如公文批准下來，就可以把小孩子送去育幼院，但是我不肯啊！我們鄰居有好幾家的小孩都送去(華興育幼院)，後來跟媽媽都比較不親。

至於眷村的宗教信仰部分，由於眷村多為「移入性」的成員，且來自中國大陸三十餘省，自然無法百分之百的融入芝山岩社區一帶承襲自拓墾時期由仕紳階級建構之天界：「惠濟宮」、地界：「石頭公」、人界「大墓公與中元習俗」信仰體系之在地連帶與脈絡³⁸。因此從訪談也可以

³⁸ 范碩銘、廖岳(2012)〈芝山岩社區庶民信仰系統的多樣性〉收錄

察知，芝山岩社區的眷村居民對於「惠濟宮」或是「石頭公」二者，並無在地居民認知上的差異，僅被單純視爲是佛教或是道教的宗教機構。

雨聲新村楊女士：

眷村的人有很少部分是信基督教，大部分還是信佛教，我們那時候一些太太會約一約到芝山岩上面的惠濟宮拜拜，不過沒有固定的時間，也不會像老家一樣有「做醮」（大普渡），有空就去，像是小孩子要準備考試，我們就去惠濟宮拜個考試順利，當時石頭公還沒有廟，只有一顆大石頭還有一個香爐而已，眷村的人是覺得惠濟宮是大廟，所以比較常去惠濟宮，比較少到石頭公。

雨聲新村戴老先生：

其實不一定，惠濟宮也會有老芋仔來拜，有的如果娶外省太太就不太會來；娶本省老婆的幾乎都會來拜。

再者，因爲眷村的移入，使芝山岩社區開始出現西方主流之天主教/基督教信仰，從訪談結果看來比例並不在少數。其可能之原因可能是因爲眷村住戶多因戰火顛沛流離至台灣，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者亦非少數，而天主教/

於《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頁 73-96。

基督教強調「神愛世人」的普世宗教關懷，並且具有較不依賴家庭或宗族的支持的儀式與組織型態，因此較容易為眷村住民所接納；另一方面，教會組織除了提供眷村精神寄託外，亦有眷戶信仰天主教/基督教是由於在眷村物力維艱的年代，教會往往能提供豐沛的生活物資，提供眷村物質上的支持。

雨聲新村陳女士：

當時眷村生活其實沒有什麼特殊的文化，有人信基督教有人信天主教，像我信天主教，過年過節辦拜拜好像沒有人會參加。算起來這邊的眷村基督教比較多，天主教就沒有幾戶。基督教一信起來家裡不能拜祖先，祖先要把他丟掉，天主教就可以。

岩山新村張女士：

我們信天主教，我們拜祖先，因為我們從小這也是我們一個文化，因為我們小的時候窮苦嘛，爸爸媽媽為了我們的奶粉啦什麼的啊，的來源啊，就要去…他們神父都會來送一些奶粉或是送一些國外寄來的一些衣服什麼的救濟我們，就帶領我們去信天主教，所以我們從小就信，就被我媽帶去受洗了。

五、芝山岩社區的空間與地景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由於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又間接認為因為對日抗戰，使「剿共轉為抗日」共產黨趁機坐大，因而失去中國大陸的大好河山，造成國民政府軍隊「仇日」情況十分嚴重。因此，芝山岩社區在國民政府來台的初期，日治時期的各項設施即遭受毀壞。也就此宣告芝山岩社區的空間營造方向，從清代的「拓墾空間」、日治時期的「文教空間」、轉向為「軍事空間」。充分反映出「空間即為權力過程」的概念。

根據日後學者之考證，並撰寫之《臺北市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營運策略暨經營管理計畫報告書》³⁹，日治時代建築的芝山神社被毀、設立的各種石碑也被打斷倒放，棄置在公園各處，甚至拿來鋪成階梯。例如「學務官僚遭難之碑」當時被棄置在雨農閱覽室前的涼亭旁，不仔細看，很容易就被誤認為公園中供遊人休息的長石凳；神社的石燈、石觀音、石材和檜木等被毀壞或拿去賣掉。國民政府對於「日本殖民時期」在芝山岩所遺留的痕跡，幾乎是以全面推翻、毫無保留的方式加以毀敗。

³⁹ 參考資料：劉聰桂、劉益昌、陳儀深、陳亮全、詹素娟、袁孝維、郭成孟(2002)，《臺北市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營運策略暨經營管理計畫報告書》，臺北：臺北市文化局委託臺灣大學報告書。

此外，八芝蘭地方資深文史工作者施百鍊先生亦指出，國民政府來台後，日本政府在芝山岩唯一留下的，大概只剩百二崁上方供參拜者漱口、洗手用的方形蓄水臺。連六氏先生的骨灰也被挖出丟棄一旁。後來，惠濟宮的住持再將骨灰安葬於同歸所的右後方，並立了一個小型的無字紀念碑⁴⁰。亦使得芝山岩原本濃烈的日治時期殖民化文教空間色彩，自此開始退色。

光復後的芝山岩和台北近郊許多丘陵相同，皆有國軍部隊駐守，芝山岩恰好環繞於士林官邸、情報局、以及國安局等三個動員戡亂時期最重要之國家中樞機關，除了擁有天然地形上之制高點外，又有日治時期遺留的基礎軍事設施，因此亦設有駐軍，直至1990年(民國79年)才撤離芝山岩。因此在芝山岩的西側與北側，可見各式各樣的軍事建築，例如駐守的軍營、碉堡、警哨站、砲臺、機槍陣地等。其中東砲臺與西砲臺即是利用清朝拓墾時期之東觀稼亭與西觀稼亭改建而成⁴¹。

國民政府時期情報局進駐芝山岩社區後，除了毀敗日治時期諸多設施外，還添加許多國民黨統治色彩的空間統

⁴⁰ 參考資料：施百鍊，(1998)《士林文化縮影》第一輯、《芝山岩之古蹟與傳說》，臺北：芝山岩惠濟宮。

⁴¹ 林詩瑜，(2007)《都市郊山空間的轉變與意涵—以台北市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為例》，頁41。

治痕跡，其中最明顯之處即為空間「雨農化」。由於情報局成員仍緬懷其已逝領導人戴笠，便將芝山岩神社拆除而建之公共空間命名為「雨農閱覽室」，並在「芝山巖事件碑」旁設立「戴雨農將軍事略碑」；道路橋梁部分有「雨農路、雨農橋、雨聲街」；教育機構有「雨聲國小、雨農國小」、眷村部分則有「雨後新村、雨聲新村」。

而在「無形」的空間鑿痕亦可發現，包含芝山岩其餘非軍事管制區以及臨近之雙溪公園等「公共休憩空間」，皆充滿著中國式宮殿庭園風格的建築以及景觀色彩。特別是雨農閱覽室前的涼亭，原為芝山神社前祭祀之處，毀壞原來的日式建築後，興建為中國宮殿式的亭台樓閣，可藉此清楚感受國民政府主導的空間生產論述是以大中華文化做為主要的基調，和其「光復大陸」之政治意識形態相呼應。

另一方面，情報局進駐芝山岩社區後，除了眷村外，也帶來了情報局機關所屬或衍生業務的單位，在芝山岩社區的空間與地景上形成獨特的識別記號。首先，情報局本部大門口的岩山新村，因為情報局仍有一定比例之義務役官兵，和台灣許多營區周邊相同，引進了基礎的商業以及娛樂需求，在娛樂產業尚不發達的年代，此一區塊過去亦曾為芝山岩社區主要娛樂空間。岩山新村的張女士：

這裡(眷村)以前是有很多球場(撞球場)，這邊以前充滿違建的時候，有很多撞球間，都是打「小顆的」斯諾克，後來士林那邊改打「大顆的」(花式撞球)，這邊還是一樣打「小顆的」，等到人家開始開電動玩具間的時候，這邊的撞球也還沒變，跟不上時代，就通通收掉了。

上述國民政府時期芝山岩社區空間之遺跡當中，影響後世最鉅者為「**情報局汽車隊**」，家喻戶曉的台北市議員潘懷宗之父，亦曾服務於此。情報局汽車隊現在雖已經裁撤，但迄今仍影響芝山岩社區的商業功能區位。這也正是芝山岩社區雖是以眷村為核心逐步更新的住宅區，且居民大多在政府部門服務、或是白領階級，但在芝山岩社區南側的至誠路上，短短數百公尺卻林立多家汽車修護廠的空間歷史背景。汽車修護廠所造成的油汙、噪音、震動，在綠意盎然且寧靜的芝山岩社區當中顯得十分突兀，加上商家營業之需求，使臨路之人行道必須配合降低，又間接影響到了路人使用人行道之安全與權益。

而在現在的雙溪公園當時則由情報局設立「**正義之聲電台**⁴²」，矗立於雙溪畔、仰德大道下，對中國大陸發射

⁴² 美國中央情報局以「西方公司」作為掩護，於 50 年代之初與中廣協助「正義之聲」電台進行情報戰。翁台生，(1991)，《西方公司的故事--CIA 在臺活動秘辛》，頁 23

廣播訊號，以對其進行政治作戰。正義之聲電台雖然已隨通訊傳播技術的進步以及兩岸關係和緩而撤除，但仍深植於芝山岩社區居民的心中，是最醒目的地標、又最具動員戡亂時期的特色。名山里里長廖岳先生回顧到：

那時候的情報局附近都很多違章，然後芝山公園也很多違章，因為那個地方有情報局的交通車的修配站，叫做「汽車隊」，就是以前簡家那邊，現在文化考古探坑那邊...因為有情報局汽車隊的關係，自然而然地緣關係，那邊開了五六家的修車廠，現在剩下兩家，一家是兩個店面的...

修護隊是情報局的軍人，軍職跟他訓練成專業的，專門修護保養那些交通車，自然而然對面就開了很多汽車修配場，跟地緣關係結合在一起。不過他們的執照都放在濱江街那邊，這邊的營業執照都是寫零件買賣，也是等於變相修理，那是他們走法律漏洞。而芝山岩這附近的發展，以前堤防還沒做的時候很容易淹水，現在復興橋旁邊有一個「慶山鰻魚場」，一遇到颱風洪水氾濫的時候，那些鰻魚都跑出來，當時我們這在雨農路那個地方，眷村的人還有其他社區居民全部都出來馬路上撈鰻魚，這是很好玩的...現在至誠公園對面很多人種一些養不活的高麗菜，那邊還有一個電台，叫做「正義之聲」廣播電台的電塔。

六、眷村的「竹籬笆」是否高築？

國民政府時期的芝山岩社區，幾乎搖身一變成爲情報局的大本營，在「三一七」戴笠逝世紀念日的當天，周遭眷村的軍人以及眷屬，都會有相關的紀念活動。這點對於芝山岩在地的非眷村居民來說，就和日治時期逢重大節慶殖民政府的官員會從總督府(今總統府)，沿著「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至「神社參道」，(今雨農路)上芝山岩神社參拜有著相同的觀感，都是一種「被統治者」的感受。

雨聲新村戴老先生：

芝山岩的眷村一開始全都是老芋仔都沒有本地人，後來有些娶台灣老婆、房子可以買賣、可以改建，外地人才變多。我當時也沒有住眷村，因為我娶當地人，我太太他不住眷村。那時候三一七戴笠死掉的紀念日眷村這邊也會有活動，不過老總統死了以後，眷村裡面也可以自由買賣，隔閡就沒這麼嚴重了。情報局的眷村是士兵士官軍官都可以住，有些眷村是軍官可以住，水準就差很多了。

而芝山岩社區內的眷村，雖然和一般眷村一樣設有圍牆，劃定眷村範圍，但因為這些眷村的列單位性質上屬於情治機關，又相當接近中樞，因此內部軍紀以及思想，都

具備相當水準，也因此不需要如同其他偏遠地區，鞭長莫及的眷村，除了高築圍牆隔絕眷戶與本地住民之聯繫，尚且需要定時對內部播放愛國廣播。

本地的吳老先生：

外省人的眷村都用圍牆圍起來，不要說生活方式，光是音樂這方面的興趣就不同，我們都聽台灣歌、演歌；眷村的人都聽北平劇，不過眷村不會進行愛國廣播，我們海島人和大陸居民習慣不同。他們過他們的生活，我們過我們的生活，都圍起來他們要的都拿進去了，也沒有衝突，也不會被欺負，算和平相處。國民政府來的時候我也被徵召去做四個月的兵⁴³。

雖然並無正式的統計資料，而從訪談看來，芝山岩社區眷村內的「老兵」娶「台灣媳婦」的數量並不在少數。而這些刻苦耐勞的台灣媳婦除相夫教子外，亦十分融入眷村的生活、互相交流家務技術，和原本當地村落也看不出有衝突或是消極隔絕的情事發生，由此可見，芝山岩社區內的眷村「竹籬笆」並未高築。本文認為除了「台灣媳婦」的穿針引線外，尚有二個可能之原因：首先，軍情局的成

⁴³ 訪談全文請參照 范碩銘、廖岳(2012)《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

員非武裝野戰部隊，除了出差外皆為「上下班制」，可以兼顧家庭生活；其次，芝山岩社區「非屬狹義」之眷村不在少數，代表「眷村私有化」的比例較其他區域為高，眷村隔絕感降低，自然開啓與當地居民交流的窗口。

雨聲新村楊女士：

我算是年紀比較小的，一些外省籍的年紀比較大的太太都非常的和善，眷村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還會教我一些做菜、打毛線這方面的技術。

雨聲新村陳女士：

我們這邊，外省人、本地人都很好，以前眷村旁邊就是田，本地人就在旁邊種田、種菜，我們經過也會過去跟他買幾把菜，新鮮嘛！也不用到外面去提回來，過年過節我們大家，就是同僑嘛還去買肉來灌香腸，像我們這邊的風俗習慣是這樣。我們鄰居外省的台灣的大家也都相處的很好，因為很多外省的也都娶台灣的...那時候台灣的太太還要教我曬什麼東西，教我曬乾的，乾醃肉啦什麼的，我就跟他們學來醃，後來方便買了，誰要去醃？

岩山新村的張女士：

那時候都是情報局的，我跟你講民國四十八年、我住

在這邊的時候，這條路我是唯一的台灣人，住差不多像這樣我們剛好住在路口，這一排進來都是一些外省媽媽，你知道嗎？那時候我在這邊住，我跟你講因為我們吃苦耐勞又很會做事，那時候冬天不怕冷啊！他們外省媽媽看到我都說「你不怕冷啊？」所以這邊我到現在為止我也感覺到外省媽媽對我也很合，外省媽媽感覺到我也喜歡他、他也喜歡我，現在新來的當然都會變啊，很不好講啦！

岩山新村李女士：

我們那邊(石角)有個水塘，他們老人家以前都拿來洗衣服，他們本省籍的人都來這邊洗衣服，跟我媽媽他們外省籍的也都打成一片，水塘是自然的山泉水，生活起來也不會以什麼摩擦，大家都滿好的。他們曹家庄的戲班子是每年八月節請人來演，我們也會去看，他們那邊一演戲我們都會去看。我們這邊是做饅頭、包水餃，我們這邊大家都會，過年過節我們也忙著幫忙包，過年過節啊，就是忙著包水餃什麼的，飲食方式比較不相同，但是他們那邊跟我們這邊感情應該也還不錯，印象中他們年長一輩的也都認識我爸爸媽媽，也都跟他們打招呼什麼的。

由上述訪談可大致觀察到，芝山岩一帶雖然眷村密集，但由於和本地人通婚共組家庭；通商互通有無，在有形的「硬體與制度層面」、以及無形的居民「心理層面」上，

並無台灣他處眷村普遍出現之「竹籬笆高築」、與本地住民隔絕之現象發生。其中尚有一個隱性的因素，即是芝山岩地區的原生地主階級的規模並不大，所以土地改革後損失的並不多，再加上多數地主在土地改革後將有行的土地資產轉為無形的社會資本，進入政府部門體系工作，獲得恩庇，成為政府的一份子；而佃農也因土地改革獲得耕作之土地，又因為徵收道路及公共用地而獲得補償，所以對於政府以及眷村抱持友善的態度。

第五章

芝山岩社區的都市更新歷程(1980 年至 1987 年)

自 1980 年代以後，台灣進入經濟高度蓬勃發展的階段，政府因應「都市化」的浪潮，開始修築道路，驅動郊區進入成長期，藉由道路的拓寬與延長使都市的負載量提高。另一方面也透過「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的方式加速住宅區的形成。透過不同年代地圖上的道路與街廓的變遷，即可以「宏觀」的角度進行觀察。

本章將回顧包含：與芝山岩社區密切相關士林區「第三期」（陽明醫院北側忠義街住宅區）、「第四期」（兩農市場西側住宅區）之「市地重劃」；芝山岩社區「五百戶」，以及探討大天母地區道路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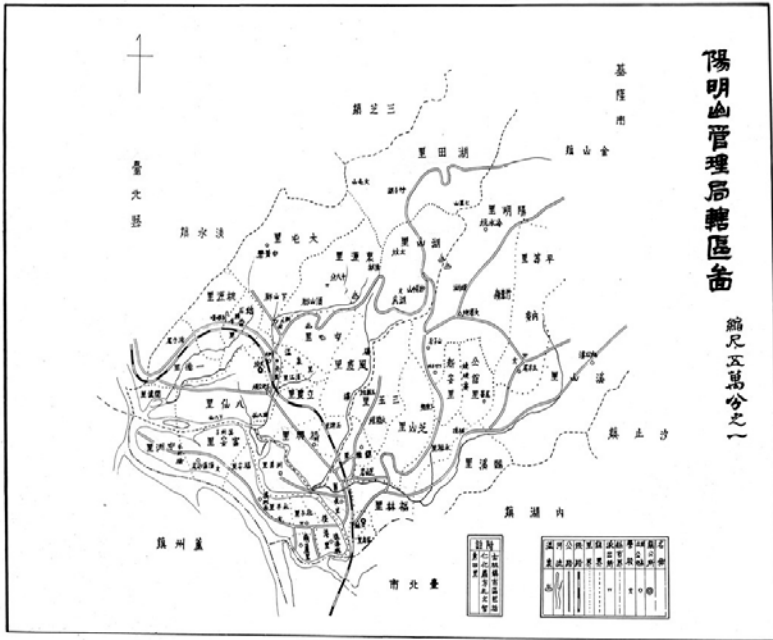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眷村在此階段也啟動改建的高峰，由於眷村改建具備「產權先決」的特性，因此老舊眷村的改建第一種途徑為「政府主導」，並以 1996 年(民國 85 年)《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出現做為分水嶺。在此之前主要透過軍方自建「新城」的方式辦理；新制眷改則依據不同個案有不同的改建方式。另一方面，私有化的眷村主要採取「民間主導」的方式進行「誘因導向」的都市更新。本章的最後則探討政府對於「違建眷村」的安置措施。

一、都市擴張驅動郊區成長

1、道路系統的延伸與開拓

國民政府時期後，原隸屬於台北縣的士林鎮、北投鎮因總統官邸的進駐，特別隸屬於「陽明山管理局」。現今芝山岩社區內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陽明醫院），即為當時陽明山管理局衛生院一局立陽明醫院。

陽明山管理局的法律上自治地位相當於縣，但因負有特殊任務，地位和省政府下轄的縣/市有天壤之別，其預算皆由台灣省政府專案補助。陽明山管理局除了接受台灣省政府（後改隸台北市政府）監督，辦理台灣省（後為台北市）委辦事項及督導區內地方自治事項外，更重要的是兼負保衛中華民國決策中心的重責大任，因此局長一向由將級軍官或黨政機要官員派任，形同蔣介石的另一個侍衛長，實質上政治影響力因此遠高於其他民選縣市長。1968年（民國 57 年），陽明山管理局士林鎮以及北投鎮同時劃入台北市，全稱為「台北市陽明山管理局士林區」及「台北市陽明山管理局北投區」；士林區及北投區，仍由縣級行政區陽明山管理局管轄，出現「市轄縣」的特殊情況，直至 1974 年（民國 63 年）台北市政府去除陽明山管理局的地方行政權之前，陽明山管理局因其自視實質政治地位高於台北市民選的高玉樹市長，時常發生行政權上的衝突。



【陽明山管理局轄區圖，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台灣鄉土文獻影像資料庫】

從上方陽明山管理局轄區圖看來，早期芝山岩一帶只有幾條主要的道路，包含：今天的至誠路(當時稱「芝山路」)、中山北路五段至七段(當時稱「中山路一、二段」，以及「天母一路」)、仰德大道，主要的街庄都是延續清領、日治時期的分佈，再加上眷村，而無通盤「都市計畫」。

雖無大規模之都市計畫，但「陽明山管理局」時期仍透過連接台北市內的主要聯外道路「中山北路」，進行都

市的擴張，隨著道路的延伸與修築，原本的農田因為「臨路」而變更地目為商業區或住宅區，可供更為集約之使用，而道路與道路交織成的「區塊」(block)，即迅速成為住宅用街廓。1969年(民國58年)起，修築「士林一號路」，並架設福林橋，同時將中正路往東(雙溪方向)拓延，全部工程於1971年(民國60年)完成，從此蘭雅天母路與中山北路合而為一，南北貫通，惟位於士林區之道路遂命名為中山路一段(今中山北路五段)、中山路二段(今中山北路六段)，及天母一路(今中山北路七段)。1974年8月2日，士林區中山路更名為中山北路五段以及六段。民國71年(西元1982年)，又將天母一路改為中山北路七段，而中七街則變為巷道，於是中山北路共計有七段，總長約有8.5公里⁴⁴。

民國60年代以後，台灣進入高度人口、經濟成長階段，亦同時展開都市化。此種以開拓道路做為因應都市化的策略，可透過下二頁1977年(民國66年)以及1985年(民國74年)兩張地圖之比較進行觀察。由於此二張地圖是軍事用途之地圖，除了主要河川、道路之外，尚且提供地景、地貌等相關資訊，例如房舍、農田、山林的分佈。

⁴⁴ 參考資料：〈天母街道的沿革〉

<http://tw.myblog.yahoo.com/uank1212/article?mid=7276&next=7275&lf&fid=240&sc=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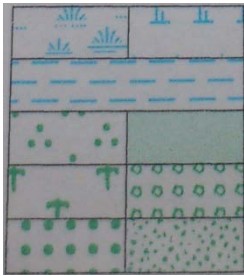
比較兩張地圖後可以清楚發現，1977年(民國66年)芝山岩社區以及大天母地區一帶的房舍大抵沿著主要的道路呈現「點狀」演進至「線狀」的分佈，其中尚有許多農田。然而，到了1985年(民國74年)後，房屋已佔滿街廓，形成「面」的分佈。另一方面，在地景的部分，農田(水田)的面積，也因為住宅區的急速擴張，而萎縮至僅限於現今忠誠路二段東側之天母運動公園一帶。



【台北市地圖，聯合勤務總司令部印刷，1977(民66)】



【台北市地圖，聯合勤務總司令部印刷，1985(民 74)】



- 沼澤或濕地；水田
- 易氾濫區(泥地)
- 茶林；樹林
- 蔗田；農場、果園
- 旱田、種植地；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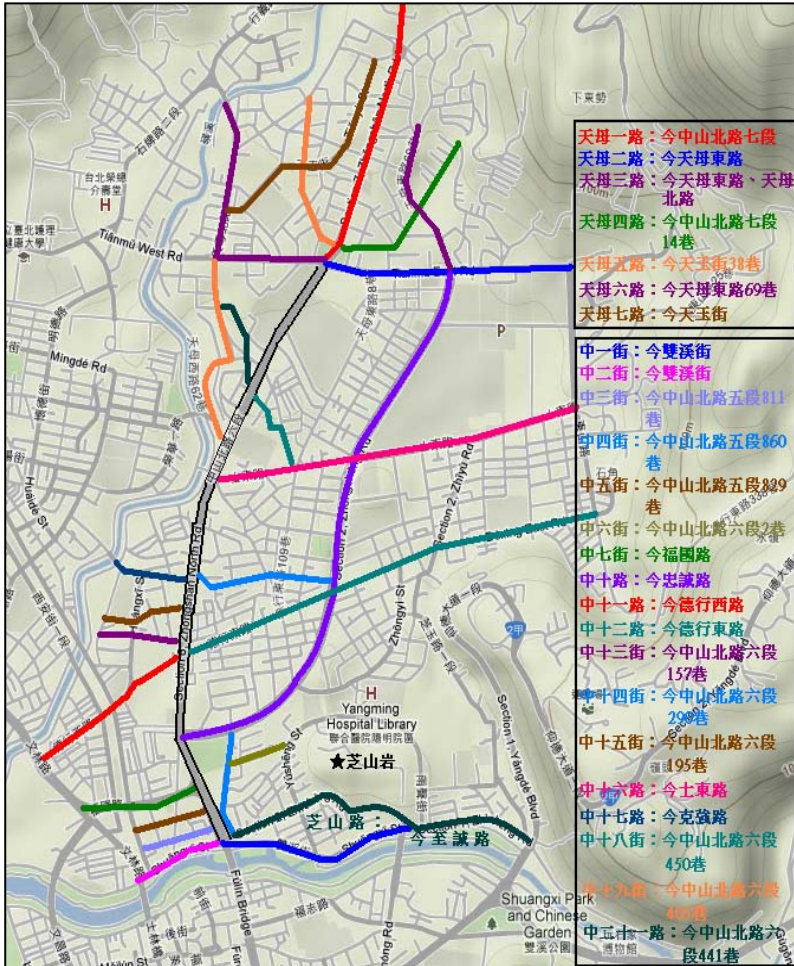
【圖例，聯合勤務總司令部印刷，1977(民 66)】

國民政府時期，大天母地區更有以「中一街」至「中二十一路」；以及「天母一路至七路」的特殊道路命名方

式，除了可以一窺大天母地區道路系統之骨幹，亦可發現目前大天母地區的街廓也是由此逐步發展而來。

其中最為重要者為「中十路」，1979年(民國68年)3月至9月拓寬為45公尺，1982年(民國71年)8月5日改名為忠誠路一、二段，建成後使大天母地區的發展軸線由原本西側的軸線-中山北路六段「東移」至現在百貨公司林立的忠誠路，而新舊軸線所拉出的面，則成為台北市北區首屈一指的住宅區。

根據天母地區早期住民的記憶，中十路尚未拓寬前，現在忠誠路二段以後盡是排水不良的土地，本地的居民大都集中於西側的軸線-中山北路六段所形成「東西向」的街廓。而稍往東移，中十路和中山北路六段銜接處的眷村居民大都自稱住在「芝山岩眷村」，包含了現在忠誠路一段的「忠義一、二、三村」、「懷德新村」，而靠近「中十二路」段尚有「慈祥新村」。大體而言，整個區域越往東側的陽明山靠，則受到「鴨母港溪」(亦稱：蘭雅溪、濁水港、石角溪)的影響，不僅土地破碎，加上地勢低窪排水也越不好，生活條件也越差。直到1982年(民國71年)「士林三期重劃」才開始把大量外地人帶進這一區，稱為「士東新社區」，很多舊的資料在專講忠誠路時也都會稱之士林(或天母)士東社區。



【國民政府時期「大天母地區」主要道路名稱⁴⁵，作者自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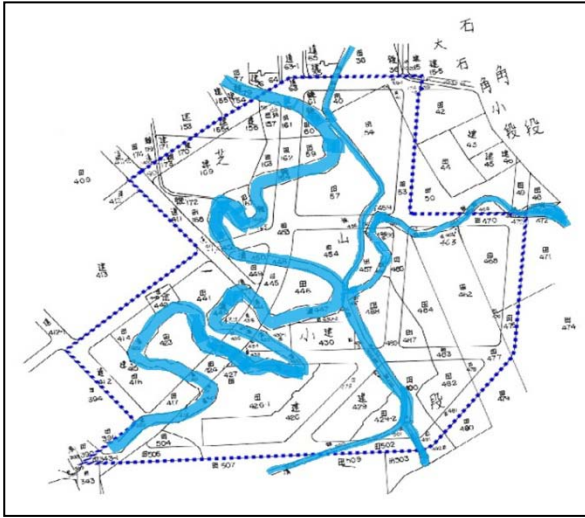
⁴⁵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2、市地重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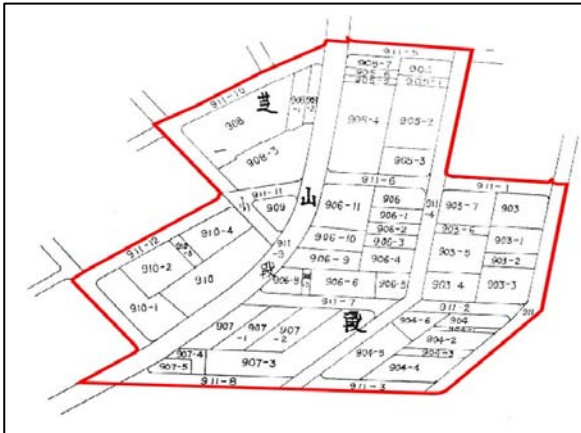
陽明醫院北側忠義街住宅區：士林區第三期市地重劃⁴⁶

本重劃區位於忠義街兩側，陽明醫院以北附近地區所圍地區，土地原皆為低度使用之農作地，且有蜿蜒之「鴨母港溪」流經中央，使土地無法集約使用。可參見下頁「市地重劃前陽明醫院北側地籍圖」。其中鴨母港溪東側靠近石角一帶之支流，迄今尚保持天然原始之樣貌，是台北市北部罕見之濕地，並非環境考量，而是因為若此地亦比照開發為住宅區，將會形成箝制軍情局之制高點、並使出入份子更為複雜，恐有危安之疑慮，因此免於開發。台北市政府為該區建設發展，配合蘭雅溪(鴨母港溪)防洪整治計畫，促進土地利用，開發新社區，取得公共設施用地，於1976年(民國65年)11月23日府工二字第47452號公告，發布實施「擬定士林芝東路以南卅號道路以東及雙溪以北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總面積4.0148公頃。1982年(民國71年)公告重劃計畫書；1987年(民國76年)重劃完成，完成後建築方整、街廓整齊，交通便利，地價快速上漲，成為品質優良之住宅區。

⁴⁶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網站
<http://www.dorts.gov.tw/ct.asp?xItem=5023356&ctNode=57006&mp=111011>



【市地重劃前陽明醫院北側地籍圖，可清楚觀察到「鴨母港溪」蜿蜒盤踞之態勢。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地政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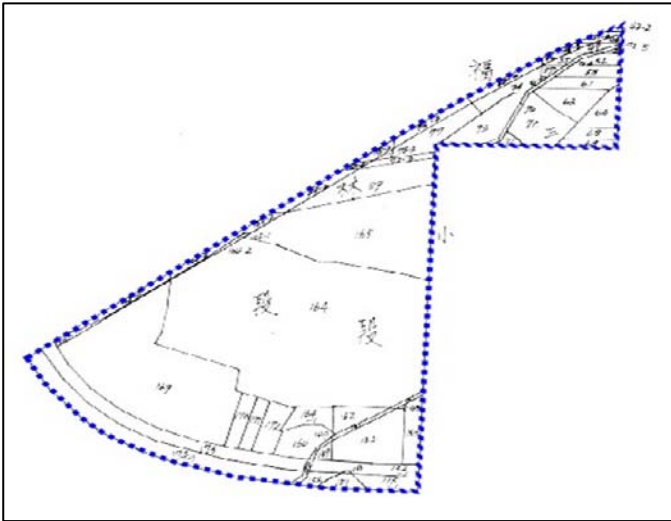
【市地重劃後陽明醫院北側地籍圖，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地政局】

雨農市場西側住宅區：士林區第四期市地重劃⁴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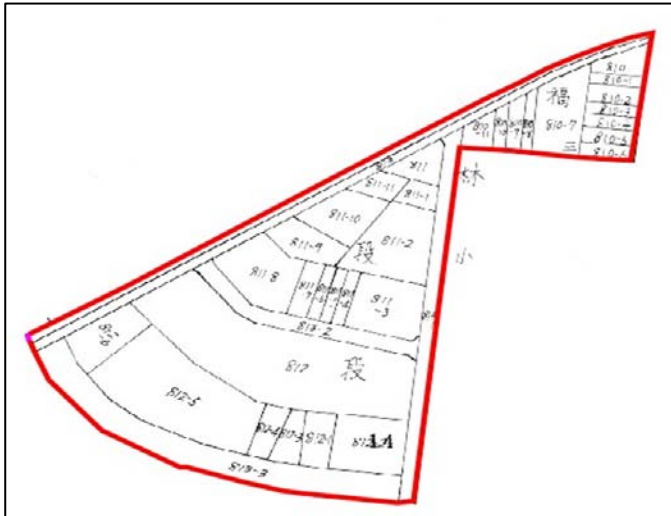
本區座落於雙溪南側、雨農市場西側，以雨農路相隔，臨近有雨後新村、忠勇新村、懷仁新村等情報局眷村，南向跨越福林路亦有精忠新村、干城四村。重劃前，大部分為農地，台北市政府為增進土地利用，於 1977 年(民國 66 年) 10 月 19 日府工二字第 43428 號公告發布實施「擬定士林舊市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選定本區辦理市地重劃，重劃區總面積 1.5207 公頃。1981 年(民國 70 年)公告重劃計畫書；1987 年(民國 76 年)重劃完成。

重劃完成後原來地形不整、面積畸零，不適用於建築使用之土地，經重新劃分地界適當分配後，每筆土地均面臨道路、整齊方正，隨時可供建築使用。且配合雙溪之整治、與堤岸之建設，依照都市計畫之細部規畫開闢道路、排水系統等公共設施，使成為適合居住之地區，提高土地利用價值，促進都市建設與繁榮。使這片原先時常遭受水患威脅的土地之生產模式，從地籍零亂僅能採粗放式的農業活動，在市地重劃後，重新規劃、分配土地產權後，除了創造更多居住空間外，也使土地的價值浮現。

⁴⁷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網站
<http://www.dorts.gov.tw/ct.asp?xItem=5023878&ctNode=57006&mp=111011>



【市地重劃前雨農市場西側地籍圖，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地政局】



【市地重劃後雨農市場西側地籍圖，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地政局】

3、「五百戶」新社區

國民政府時期，芝山岩社區核心的「圓山仔腳」一帶，除了眷村外，「本地」的住戶主要有方家、簡家等古厝，此地的佃農因為土地改革後獲得土地，又因土地徵收作為公家用地而獲得補償，群居於「芝山路」(今至誠路)兩旁，至誠路至雙溪邊的一整排透天厝，至今如未因買賣移轉所有權，大都還住著當時本地佃農及其後代。

為了因應都市化，民國 63 年台北市政府規劃在芝山岩修築「25 號道路」，規劃將環繞芝山岩西側的「鴨母港溪」，予以「涵化」，以野溪作為天然排水箱涵，上方鋪設道路，並於 1980 年(民國 69 年)完成今天的「雨聲街」⁴⁸。

「25 號道路」除了做為雨聲新村的聯外道路外，由於環繞芝山岩西側的「鴨母港溪」鋪設道路後，使得原本芝山路(今至誠路)南側「鴨母港溪」注入雙溪的一片完整的土

⁴⁸ 蘭雅溪(鴨母港)一直到 1980 年代，從李登輝市長到楊金叢市長任內，才分四期進行加蓋。比較明顯的遺跡就是現在福林橋邊，芝山岩抽水站附近還看得到沒加蓋的舊河道，另外就是蘭雅新城後面有已經很殘破的舊堤防。蘭雅溪的確切流域很難說清楚，不過天母東路、土東路、雨聲街等，都有一部分是河道加蓋來的，特別是土東路在市政府出版品(<台北畫刊>跟<台北市街路沿革>)所謂中十六街跟芝蘭一二路的說法其實過度簡略。聽一位 50 年代就住天母的長輩說 那個時代現在土東市場前面的小河(蘭雅溪的支流 沿土東路到蘭興一號公園匯入磺溪)還可以撈蝦子跟抓魚。資料來源：PTT 實業坊《BigShiLin》討論版，eslite12 發表。

地得以善加利用⁴⁹。



【芝山岩社區「五百戶」位置圖，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這也代表政府生產住宅區的方式已從過去道路延伸的方式轉向以「土地重劃」的方式規劃更為大量的新興住宅區域。由於這片新興住宅區被一家特定的建築公司進行整體的開發，興建了五層樓並且同一個建築風格的社區，由於預售了接近五百戶個銷售單位，因此芝山岩社區人稱之「五百戶」。「五百戶」社區亦應為芝山岩社區核心之「圓

⁴⁹ 參考本書 104 頁之 1974 年(民國 66 年)的芝山岩一帶的地圖，亦可發現，當時的雨聲街尚未出現在地圖上，而至誠路南側鄰雙溪之土地(鴨母港注入雙溪口)亦尚未有房舍。

山仔腳」地區開始大量移入人口的開端。並且隨著可預期人口計劃性的增加，而由雨聲國小籌辦「雨農國小」。

依據台北市議會公報的記載，芝山岩聯外道路(至誠路)亦曾為市議員質詢之焦點⁵⁰：

議員質詢：芝山公園前連接天母陽明山之公路，近數年由於交通流量資增加，原有路基強度不夠，路面寬度太小，時遭破損及車禍發生，經多次建議，年復一年，未見編列預算，加強拓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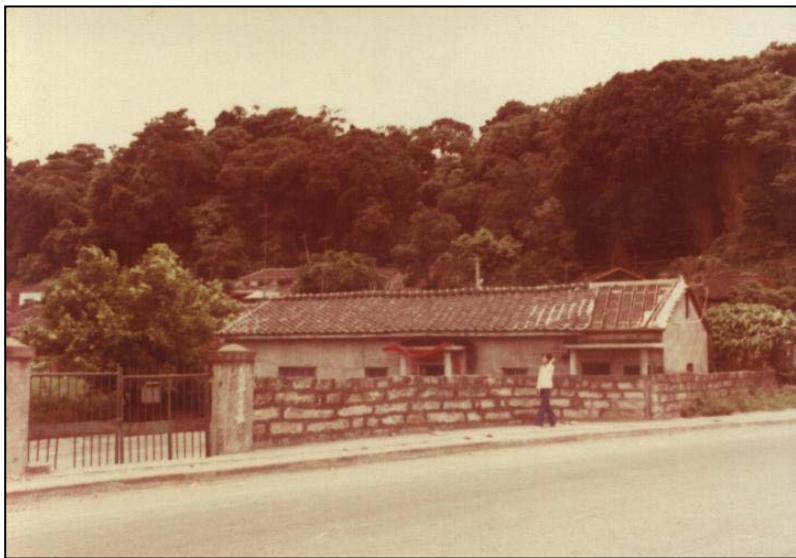
市府官員答詢：關於芝山岩道路路面狹窄，路基強度不夠均屬事實，確有改善之必要，本局極為重視...關於該路交通流料日增，如士林一號道路(中山北路六段)及三號計畫道路全部竣工後，對該條道路，交通量之疏導，當獲得大部分之解決。

議員質詢：陽明山轄區內所有溪流，在新建工程之人為因素之下，大多堵塞變形，有無全盤整理計畫？

市府官員答詢：本局轄區內之次要河川有：雙溪、磺溪、磺港溪、貴仔坑溪、水磨坑溪、鴨母港溪等六條，由於地形因素，各溪上游山陡，河道彎曲，水流湍急，每次

⁵⁰ 參考資料：台北市議會公報 第4卷 第14期(1971-11-01)。

山洪暴發時夾帶泥沙至下游淤塞以致造成水災... 鴨母港溪該溪河床全長五公里餘，河床淤積嚴重，河道彎曲，斷面狹小，每逢颱風難免水患。



【1970年代芝山岩圓山仔腳之簡家古厝，隱約可見山邊違建眷村】

然而，據本地耆老所述，「五百戶」這片土地，原本為「臺灣省教育會」所有，因此最初規劃為「雨農國小」的校址，但因地方勢力介入運作，希望能將此地規劃為住宅區藉以大賺房地產，「雨農國小」轉而以徵收芝山岩西北側之較為廉價的農地做為學校用地。

當地家族後代簡先生回憶到：

當時我們家在芝山岩社區這邊三七五減租的時候是沒什麼影響，可是民國五十年以後就陸陸續續被徵收很多了，因為都市計畫的關係。你看雨農國小，一整個國小的地都是我們家的，還有他（雨農國小）前面的道路（雨聲街）、再加上陽明醫院的一點，這都是因為都市計畫徵收。你有沒有發覺為什麼從石頭公這個地方過去路（雨聲街）是彎的？他不直啊，雨聲街並不直啊！就是當初緊鄰著我們家那塊地是莊阿螺的地，他當時是台北市議員，他當時有影響，所以變成我們家的地被徵收作為道路用地的比較多，所以我們家只剩下一小塊，後來也蓋了房子，就是現在忠誠路一段 119 號那邊。雨聲街也是我們家的地，因為當時雨聲新村已經既成了，所以要開一條路給雨聲新村使用，所以就徵收道路用地。不過那時候國防部在雨聲新村協調的眷戶購地蓋屋又和我們家完全沒關係。

名山里里長廖岳先生遷入芝山岩社區時，即居住於「五百戶」旁之公寓，對於「五百戶」社區之興起，印象深刻：

當時至誠路這邊開始要蓋房子，當時叫做「五百戶」，因為要蓋五百戶，不過我民國六十四年剛來的時候那個地方還很空曠，整個都是雜草但是有都市計畫，路都有做出

來，人家說要都市更新、重劃，那電纜多少都有地下化，路型都有畫出來。後來聽附近有些人說那個地方是台灣省教育會的土地，從日治時代就是教育會的土地，後來國民政府來的時候就改成台灣省教育會，本來聽說要蓋國小，但是後來沒有蓋，蓋在石頭公對面的雨農國小現址，可能是考量那個地方地緣比較集中、村落比較集中。「五百戶」還沒有蓋起來的時候，都還是雜草的時候，我們雙溪河邊很多人都在養鴨養鵝，那個叫做野溪，還沒有堤防，包括還把鴨趕到這片地上面曬太陽，我那時候印象是很好玩。

二、政府主導的老舊眷村改建

政府除了推動道路系統的延伸、將「鴨母港溪」涵化，雨聲街問世、整治雙溪、設置堤防，並將市地進行重劃外，以生產更多的居住空間供都市內人口流動與因應人口移入。另一方面，到 1980 年代，眷村已經創建近三十年，不僅外觀殘破有礙都市觀瞻，更有公共安全之疑慮，因此政府亦開始配合都市計畫著手規劃眷村的相關改建與遷建等做爲。

1、「產權先決」的眷村改建

在第三章「落地生根：眷村成長時期(1957 年至 1980 年)」的討論中，我們釐清了芝山岩社區週遭眷村型態的

多樣性，並區分為「狹義眷村」、「廣義眷村」、「制度內違建眷村」、「違法眷村」等四種型態，而眷村型態的多樣性由於是從「眷村土地/房舍所有權」作為類型化的基準，因此牽涉到眷村產權的本質，便成為一個無可撼動的先天條件，所以也支配了後續芝山岩社區的都市更新的歷程。

1977年5月30日國防部軍事會議中，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指示：「國軍眷舍大多係早期興建，現已破舊不堪，本人曾指示台北市政府及台灣省政府與軍方合作，就眷村土地改建；尤以台北市眷村土地昂貴，市府亟願與軍方合作，將眷村拆除改建大樓，並從優分配原住戶，始獲更加利益；在此優惠條件下，亦可提高軍人社會地位，希國防部與省市政府積極協商，至涉及法令問題，行政院同意就國有財產範圍做合理修改⁵¹。」至1980年，正式核定《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試辦要點》，國防部亦於1986年擬定「國軍眷村八年四期重(遷)建計畫」⁵²。

而此種政府推動之眷改模式，僅限於本書所稱之「狹義眷村」，由於產權的差異性，自然排除了「廣義眷村」、「制度內違建眷村」、「違法眷村」等其他種類之眷村。由

⁵¹ 李如南，(1988)《臺灣地區軍眷村更新配合都市發展之研究》，台北：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頁22。

⁵² 莊勝傑(2011)，《戰後台北市軍眷村之形成與變遷》，頁113。

於「狹義眷村」土地的產權屬於政府所有、地上物產權也屬於政府所有，所以皆以地方政府配合都市計畫興建大樓形式國宅，部分土地開闢為道路或公共空間，將原有的眷村土地進行較高效率之利用，興建的大樓除了安置原本眷村之眷戶之外，亦透過抽籤之方式讓尚未分配到住宅之其他地區眷戶入住，以紓解眷村數量不足的問題，並與時共進提升眷村之居住品質。

2、舊制眷村改建：軍方自建「新城」

芝山岩社區內之忠義新村(忠義一、二、三村)，為減少水患之影響，於 1978 年(民國 67 年)申請在原屋後增建二樓以避風雨。其中忠義二村於 1984 年(民國 72 年)，配合忠誠路開闢四十米大道，約有 40 於眷戶搬遷至社子的新建大廈。當時忠義一村已奉准於原址新建五層樓之公寓、忠義三村興建十層樓之大廈，忠義二村遂加入改建行列。

時任台北市議員林振永：士林忠義新村已蓋了二、三十年，地區很低窪，每逢豪雨積水情形很嚴重，村民很希望市府能予改建國宅，不知市府有無與國防部聯繫改建成國宅，那裡是忠義一、二、三村，同時也有四十五米的計畫道路，蓋大樓應該沒有問題，國宅處處長能否與國防部協調，優先蓋國民住宅？

時任台北市政府國宅處處長袁和：國防部提供給我們十五個村，其中有忠義二村...⁵³

依據舊制民國 69 年 5 月 30 日訂頒之「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試辦期間作業要點」，採取「軍方新建或自辦重建」之方式，進行原地重建。包含 1982 年(民國 71 年)改建的「忠義新城」、1988 年(民國 77 年)改建的「陽明新城」、1992 年(民國 81 年)改建的「蘭雅新城」。「蘭雅新城」共有 A、B、C、D 四棟大樓，樓層分配按軍階區分：將級 34 坪型 40 戶；上校 30 坪型 100 戶；中校以下含尉級 26 坪型 40 戶；士官兵 26 坪型 20 戶，合計兩百戶⁵⁴。

「忠義新城」、「陽明新城」、「蘭雅新城」，三者皆是配合台北市政府規畫將原本的「中十路」，即今日的忠誠路拓寬，並「重劃」後興建，根本性的利用眷村土地與都市計劃結合進行都市更新，例如「忠義街」即是為了紀念原本坐落於此的忠義一二三村。然上述三者眷村改建為新城後，並未對外釋出國宅空間，相當程度維持了軍情局之單純性與封閉性⁵⁵，但新城落成後，隨之眷村裁撤，眷村即私有化，後續的交易買賣，亦讓這些「新城」的居民不

⁵³ 參考資料：台北市議會公報 第 17 卷 第 14 期(1978-03-17)。

⁵⁴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313 至 316。

⁵⁵ 莊勝傑(2011)，《戰後台北市軍眷村之形成與變遷》，頁 128

僅限於軍情局的眷屬。

眷村中的居民並非一成不變的，早期一些居住情況較差的眷村，村裡的人只要經濟能力稍佳，能夠租屋或置產，就會搬離眷村，而將眷舍出租或頂讓。眷村不以買賣進出，而是居住權的頂讓，所以不是有錢就能住進眷村，還要有諸多條件配合，首先必須是職業軍人身份，其次要有家眷，最重要的是有人願意頂讓，一個蘿蔔一個坑，因緣具足才能成為眷村成員。而「眷改」推行後，衍生出龐大的利益，許多人因為將原本的眷戶頂讓出去，反而喪失了日後分配到眷改後「新城」的產權。

雨聲新村楊女士：

我們在這邊的眷村(忠義二村)住了十幾年，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我先生被調到中壢，剛好我先生的同事要退伍了，還沒有眷村可以住，我們就把眷村頂讓給他，然後搬到中壢去，印象中只有兩萬元。因為當時眷村的住戶只有使用權沒有實際土地的權狀，是到後來改建後最後住的那些人比較幸運，就繼承了這些土地改建成大樓後的產權。

3、新制眷村改建

1996年(民國85年),眷改由原本的行政命令層級法制化為《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稱之為「新制眷改」,以「**不建餘屋,建大村,遷小村,建後拆,全面建改**」為原則。「不建餘屋」代表不與地方政府合作興建國宅,規畫衡量可能遷建之戶數,以避免餘屋過多而造成滯銷。「建大村,遷小村」則由遷村合併改建方式延續而來,將原有散居各地規模較小的眷村集合興建。「全面改建」則代表舊有眷村型態的全面革新,包含軍眷村外型、運作制度內涵,都將走入歷史⁵⁶。

芝山岩社區採行「新制眷改」的眷村計有忠勇新村、雨後新村合併改建之「雨農山莊」;精忠新村於1997年(民國86年)搬遷至忠誠路一段147巷改建之「精忠新城」、懷仁新村、慈祥新村、梅林新村則規劃合併改建之「懷仁新村之改建基地」,但懷仁新村因眷戶不願搬遷,預算迄未估列其工程款,恐無法於102年改建期程屆滿時完工;懷德新村、岩山新村合併改建之「天母懷德」。分述如下:

懷德新村位處於市區,各項生活機能十分便利,社區環境十分整潔幽靜,村民相處融洽。「懷德新村」土地是

⁵⁶ 郭冠麟,(2005),《從竹籬笆到高樓大廈:國軍眷村發展史》,頁18。

國有財產，地上物則為自費興建，依據「國軍軍眷業務處理辦法」第二十九條略以：「凡於公有土地上，自費建築之眷舍，應列為公產管理，將來國軍營地變更用途時，應配合實施，不得異議」。「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三條規定：「老舊眷村，是指於民國 6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者亦屬之」。是最後一個依照舊制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進行改建的眷村。「懷德新村眷改基地」規劃戶數為一百一十二戶，採行原地改建，並奉行行政院核定辦理眷改工程，現今已改建為「天母懷德」，住戶除懷德新村原有之住戶外，尚且包含岩山新村之若干住戶，以其原有之土地面積進行試算，貼補若干金額後取得權利⁵⁷。

懷仁新村之改建適用 1996 年(民國 85 年)2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懷仁新村採原地改建，規劃 98 戶。另位於德行東路 74 巷 15 弄內將同由軍情局列管之「慈祥新村」、以及陸軍列管之「梅林新村」依據國防部眷改計畫遷入懷仁新村之改建基地⁵⁸。

忠勇新村因眷舍老舊，先是在民國 66 年，由村民自費整村整建為兩層樓房。後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⁵⁷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245 至 252。

⁵⁸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253 至 267。

通過，忠勇新村依法進行第二次改建，並與鄰村雨後新村原地同案合併改建。改建工程從民國 88 年開始進行，於民國 94 年 9 月，完工交屋。改建後新社區為紀念戴雨農先生，因而命名為「雨農山莊」，並完成眷村裁撤在案⁵⁹。

雨後新村因原始眷舍簡陋狹小，於是村民先後於 1956 年(民國 45 年)及 1965 年(民國 54 年)，兩次進行增建，改建為兩層樓房。而後依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雨後新村依法進行改建，並與鄰村忠勇新村原地同案合併改建。改建工程從民國 88 年開工，於民國 94 年 9 月，完工交屋。改建後新社區名為「雨農山莊」⁶⁰。

鄰近士林官邸的「干城四村」則由台北市政府採取「區段徵收」方式重劃。由於士林官邸北側地區早年因毗鄰元首官邸，被劃定為保護區，土地使用一直受到限制，近年來因時空環境變遷，都市成長需要，已無管制必要。2004 年(民國 93 年)2 月 23 日台北市政府公告實施「擬訂臺北市士林官邸北側住宅區細部計畫」案，變更本區為住宅區，並藉由區段徵收方式整體開發，以充分發揮土地使用效益，促進區內土地合理使用，繁榮地區發展及提升居住生活環境品質。

⁵⁹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283。

⁶⁰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293。

此區開發前區內多為低矮老舊住宅，居住環境、公共衛生及公共安全設施並不完善，加之道路寬度狹小，不利於消防救災，亦不符合現代化都市生活之標準。自 2005 年(民國 94 年)2 月公告實施區段徵收，配合拆遷建物高達 236 戶共 762 人，為近年之最。有鑑於此，市政府遂於市民住宅區內興建全國首創之專案住宅安置拆遷戶，並以建造成本配售。拆遷後於 2006 年(民國 95 年)2 月 13 日開工；2009 年(民國 98 年)9 月辦理專案住宅交屋⁶¹。

三、民間地產開發：誘因導向的都市更新

身為「廣義眷村」的雨聲新村，由於土地以及房屋的產權皆已私有化，其都市更新的歷程則不是由官方所主導，而是由民間的建商協力進行都市更新，據本計畫所訪談到的雨聲新村土地開發商之內容，國民政府時期稱為「鴨母港」(灌溉排水渠道)的雨聲街拓寬後，始成為雨聲新村都市更新發展的契機。

現居於雨聲新村改建華廈之地產開發商徐先生：

那時候感覺上就很普通，山邊就是違章建築，也沒有去研究他的存在，只知道雨聲街還沒拓寬兩邊都是大水溝

⁶¹ 台北市地政電子報地 46 期〈臺北市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介紹〉http://210.241.73.250/eneews/content/46/46_2.html

旁邊都是石頭路，後來蓋起來了才有都市計畫，包含五百戶那邊，巷道也很小，以前只有五米半，後來因為眷村重建才改六米，真的是這樣子的，以前都市計畫最早只有五米半。

那時候公家也希望說這一帶的房子巷子都很窄，以前這裡只有三米巷，車子都進不來，因為雨聲新村以前兩棟的圍牆跟裡面的房子夾起來，裡面的走道很窄，兩米多三米都不到，車子進不來，所以他們(政府)也急著要改建。改建最起碼(市容)整齊，巷子又是六米巷，剛好配合前面雨聲新村雨聲街二十二米路剛剛好水溝上面加蓋好，你看以前這個地方中間有水溝(雨聲街)...

雨聲新村眷戶陳先生：

當時要改建的時候，我們這「第三批」的是我出來講的，大家就聽我的話，本來我是不想改，我說：「你要分多少給我？」他說：「一層」。我說你一層是幾坪我不管，我說我現在自己地、自己天，我何必跟你分一層呢？一層分了就沒有地了，地五個人公家掉了。他說：「你不知道，現在你這房子值多少？一百萬好不好？假如蓋好了分一層給你，價值兩百五十萬，那你淨賺一百五十萬。」我就覺得這個有道理，所以我就跟我同事啊、鄰居啊，安全局的說可以合建。

對於土地開發商而言，由於都市計畫以及道路的闢建，芝山岩社區附近的眷村浮現都市更新的投資價值，除了更新市容、對土地進行比較具備效率之利用外，也藉此改善了久年失修的地政資訊系統。

雨聲新村地開發商徐先生：

也是因為很多建築實務的問題...因為日本時代很多土地的「界址」，土地測量沒這麼精準，有誤差，重新都市計畫就說要六米，修正原本的誤差...

由於雨聲新村的產權性質問題，都市更新的過程也和「狹義眷村」官方必須介入協調的法定程序有所差異，整個都市更新的過程是完全的民法契約行為，不需要冗長的政府協調和抽籤過程，也因為建商對住戶能有效的拋出誘因，改建後房屋的市場價值大幅提升，所以也獲得住戶普遍的支持。

雨聲新村眷戶陳女士：

以前芝山岩旁邊的小房子家裡上完廁所每天還要拿出來倒，很麻煩。後來政府也是有進步，我們這邊因為是自己的土地，所以不用向其他的眷村改建還要抽籤...我們來台灣住在這邊四十多年了，四十二年，改建差不多二十幾年了。那時候是建商來談改建，本來我們這一排大家

都不喜歡改建，本來快活的要死，幹麻跟人家合建？本來是這樣想的。後來那個經理跟我們談，我們這排那時候有九個地主，經理就和我先生說，他說：「陳伯伯啊，你和我們蓋，我算給你聽，你當初的房子是什麼價錢，蓋大樓起來是什麼價錢。」他就說給我們聽，讓我們了解一下、算一下，划的來。我們本來地坪是二十一坪，他分四十二坪給我們，啊我們隔壁才四十(坪)，隔壁是我們後來跟建商買的。

改建的過程都很順利，建商也不會很「奸巧」，他還跟我先生講，我們本來是要拿五樓，這樣有頂樓孩子就不用再買一戶嘛，他就說：「陳伯伯啊！十年以後你就知道，你爬不上去(五樓)了...」後來我們就想說分三樓，啊三樓的一家說不讓，後來就分到二樓。那時候也不是抽籤，就是大家講好了就決定，兩個一樓也是地主決定要，其實也沒什麼好選的，二樓就二樓啊。不過我們這房子客廳比較大，房間比較小。我們也沒有要求什麼，就大家平安，有個小房子蓋來住就好了。

雨聲新村地產開發商徐先生：

拆遷的時候，那時候也是滿順利的，那時候改建委員會大家就談成了，補貼他們在外面租房子。不過那時候改建委員會只是協調的義務，沒有實質的權利，因為產權不

在他們，產權是屬於私人的，好像是一個管理會、溝通管道、互相協商這樣的組織而已。

雨聲新村那時候都是一二樓，和我們旁邊還沒有蓋的房子一樣，那時候一戶房子的市場價值在一百萬到一百四十萬之間，買賣價就對了，大概是民國七十一、二年那時候，還是這種價錢，一百四十萬左右，那時候隔壁要賣給我我都不要。那時候因為有這個機緣啊，就跟「情報局改建委員會」「雨聲新村改建委員會」以前最早會不會是情報局以前的宿舍在配給他們的眷戶時有建立連絡單部不知道，以前有一個退役的中將我們叫他龐中將，那時候是改建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那時候就跟他來談合建，大概也是蓋七樓的(雙拼電梯華廈)，那時候就由我接手，那時候民國七十年左右就開始一直在談，七十一年就簽約，七十二年我就領到建築執照，七十三年這邊的房子就蓋完了...

由於誘因導向的民間都市更新，是採取建商與眷戶「合建」的方式運作，建商僅得以在政府擘劃的都市計畫與相關的地政法規的基礎之上推動零星的「點狀」或是臨路的「線狀」都市更新，也因此許多「巷弄」即為過去眷村之既成道路。

雨聲新村鄧先生：

剛搬來的時候，這邊景觀都是種稻子，石頭宮那邊都是稻田，兩農國小後面全是稻田，附近就雨聲新村這一兩百戶人家，當時有圍牆矮矮的，不過時候人窮，什麼也沒有，你不關門也沒人要進來。當時眷村圍牆的出入口就是現在雨聲街的五十九巷還有六十五巷這兩個巷口，其實裡面的巷弄和之前眷村的方位配置就差不多，只是房子變高了而已，對面五十八巷那邊也是差不多，眷村出入口就變成現在的巷口，只是對面後面直接就連到芝山岩，所以後面沒有圍牆。

然而，當時的時空背景在改建過程中也出現一些現在無法理解的「附加條件」，也因為這個附帶條件的因緣際會之下，芝山岩上方國民政府所興建的砲陣地因此留存下來，成為芝山岩文化史跡公園的一部分，也讓芝山岩的歷史文化資產兼容並蓄的保留了清領時期(惠濟宮、隘門)、國民政府時期(六氏先生、芝山岩神社遺址)、國民政府時期(砲陣地)等大異其趣的時代象徵性遺跡。

現居住於雨聲新村改建後華廈的地產開發商徐先生：

這一次是最早開放蓋七層樓高度的房子，那時候總統也不在了(過世)，才「有條件開放」...芝山岩上面還有很多碉堡軍隊駐紮，我在這邊(芝山岩軍事管制區)有買兩個

碉堡三個碉堡我忘掉(數量)了，他(政府)強迫你買啊，碉堡我不知道花多少錢去買，當時就要我繳錢去買，要我協助軍事管制區解禁時的拆除工作，我買了沒有去拆，我怎麼拆嘛？那時候法規就要你眷村合建開發的建商認購，然後要負責拆除，當時碉堡有射程有仰度幾度，要我買三個，買的時候還有阿兵哥住在那邊，一個好像幾萬塊錢我也忘掉了，我在嘉義也買了三、四個啊，在嘉義新港那邊，那時候附近有十九個碉堡，我也買了三、四個，也不一定是眷村改建才會要你買，只要附近有碉堡就有一定法規要建商認領協助拆除。現在芝山岩上面把當初的軍事管制區現在也列入史跡公園的一部分，現在旁邊有方位的那個碉堡就是我買的，他叫我拆，我沒有去拆他才有辦法做成現在的樣子...

不過，私有產權的「廣義眷村」也出現缺點，由於「廣義眷村」是由政府拋出誘因(都市計畫)提升建築容積，而由民間土地開發商協力的過程，所以也備受「利潤因素」所制約，所以「廣義眷村」無法如同「狹義眷村」般進行整體性的超大型開發。雨聲新村少數沒有被整合進入眷村合建的零星住戶，雖然戶數單純，整合困難度較一般舊式公寓為低，但由於深處巷弄內，無法享有「臨路」(雨聲街)的建築容積條件，基地面積又太小，所以不具備開發

誘因，也因此可能改建無望，但是雨聲新村的都市更新也已經成爲芝山岩社區現代化建築景觀的一部分。

雨聲新村的陳女士就指出：

那時候改建，是建商過來談，和軍方沒有關係，因為當時蓋的時候就是我們自己蓋的啊，所以和國家沒有關係。那時候(約民國七十五年)來談，有的蓋的成有的蓋不成，向我這間前後都不同意蓋，所以也沒改建，隔壁不蓋，我就蓋不起來，我那時候想蓋也不行，被夾在中間。因為我旁邊那間房子弄得很好，花一兩百萬裝潢，房子很漂亮，所以不答應改建，另外隔壁的一間，兩個老女人，不錯都是上校退伍，他也不同意改建，還兇八八兇的要死，其中一個是宋楚瑜的姑姑，她不蓋就是不蓋，已經過世兩三年了；另外一個朱太太已經剩下一口氣了，插鼻管了、一嚥一嚥的，也九十幾歲了。



【從雨聲街 59 巷內即可清楚觀察到：臨路的大樓可以興建七層樓之電梯華廈；未臨路者僅能蓋五層樓之公寓；和巷弄內未參與合建的零星老舊眷村呈現強烈對比，樓高自臨路端即呈現「階梯狀」下降。】

四、違建眷村的安置

上兩個段落討論了官方主導以及民間主導的兩種眷改途徑，眷村第三種類型，「制度內的違建眷村」的安置作法，其中佔有公有地的違建眷村，都市更新的過程則由政府主導，依循「狹義眷村」的模式，進行拆遷，但是原住戶拆遷後是併入其他，而非由原地重建，土地則歸還原本的政府部門。由於此類型的眷村是介於合法與非法之模糊地帶，因此在官方所主導的都市更新歷程的優先性就不如「狹義眷村」，再加上無法取得土地所有權，亦無法引進民間的資源進行土地開發，其典型為「岩山新村」，直

至近日才預備拆遷，但芝山新村尚未有相關安置作為。

岩山新村因位於台北市士林區岩山里而得名。民國五十年六月，情報局為解決工作人員「有眷無舍」之居住問題，乃向國立台灣大學借地，由眷戶自行籌資興建完成。岩山新村眷戶分別散居雨聲街一百六十五巷與芝玉路一段七十九巷內。最初眷戶為服務於軍情局之官士，以士官居多。後因眷舍頂讓情形嚴重，原眷戶多已搬遷，迄今原情報局官士與眷屬已很少，多為友軍眷屬，或是一般百姓。目前列管眷戶僅三十一戶，而違建戶高達五十三戶。岩山新村最初眷舍坪數多為十坪大之黑瓦平房，後因村民大多自行增建為樓房，今原貌已盡失。岩山新村依山傍水，環境清幽，惟因緊鄰外雙溪，早年長受水滌之苦，自堤防興建後，水患問題終於獲得根本性的解決。岩山新村依眷村改建計畫，村民將遷入台北市「懷德新村改建基地」⁶²。

岩山新村張女士：

情報局這樣對我們不錯啦，運氣還很好給我們配(新)房屋，是要貸款的喔！不是說都給你，我們舊房子還要還他，自費一部分，因為我們這舊房屋坪數不夠，要二十八坪才夠，上面閣樓啊！隔間又是板的，講起來不夠拿(換)整間，就整間給他，還要補貼他，這樣就好了，年紀也大

⁶² 孫建中主編，《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頁 275 至 281。

啦！



【眷戶已遷出待拆遷之岩山新村一景，2013 年作者拍攝】

而「制度內的違建眷村」，第二種型態佔有私有地的違建眷村，目前已由土地持有者對眷戶進行侵權行為之訴訟，迄今纏訟多年，然而卻未見官方介入協調，使得此岩山新村邊陲靠近陽明山腳下的零星眷村住戶成為芝山岩社區眷村之孤兒。岩山新村旁違建眷村的張女士即談到：

我們也很想改建啊！問題就出在土地產權的問題，可是雖然有產權問題，但是他們(地主與建商)有一些開發的可能喔，所以說他們就一定要跟我們打官司，也想要爭取這個(土地開發)的權利，這裡應該有開發的價值吧，不然他們幹麻一直跟我們打官司？當時的地主要我們把土地

過戶，就變成是我們的，可是沒有過戶，他的子孫也沒要我們過戶把土地變賣了。現在我們覺得我們這個土地好像比較有價值，若他賠償不到我們的要求，我們也不同意(搬遷)...地主的兒子也把我們山下這塊地整塊賣給別人，所以後來的買主就和我們打官司。七十五年開始打官司，一審判我們輸、二審我們贏、現在還在最高法院。

至於芝山岩社區的最後一種型態的眷村：「違法眷村」，在芝山岩解除軍事管制後，則悉數小額補償、強制搬遷，至今僅見芝山公園環山步道旁雜草叢生內隱約可見之斷垣殘壁。惟當時的徵收是以劃定公園區域作為一標準，只要在公園區域內的房屋，無論是合法的當地農村或是違法的違建眷村，都強制徵收拆除，不過都獲得芝山岩社區民眾支持的態度。祖厝(簡家古厝)於闢建芝山公園時遭到徵收的簡先生表示：

那時候對於國家這種作為(拆遷舊住戶闢建芝山岩公園)，以我受現代教育，我覺得說也好啦！社會在進步，過去一些陳腐的現象、不合理的現象、或是太過於破舊的都把他改掉，我覺得現在(芝山岩公園)做的很好。

第六章

結論：展望大天母生活圈未來的發展

本章從資產階級的都市更新觀點出發，認為芝山岩社區一帶，以至於整體大天母地區，現階段高度成長期已過，目前已呈現飽和的態勢。而「大天母生活圈」目前因為早期之建築法規未加以要求，而存在停車空間規劃不足的問題，成為住民之間衝突的誘發點，未來只能仰賴政府當前所擬定的都更政策進行局部的都市更新，但卻需花費大量的溝通成本建立居民共識，對於建商而言曠日廢時，且在「文林苑」案爆發後，鄰近區域之都更作業皆已陷入停滯。未來士林較具潛力的區段位於基隆河以東、雙溪南北兩側地區之「士林北投科技園區」。

另一方面，「天母」概念的擴張，也是一個有趣的課題，現今的「大天母生活圈」已包含原始的狹義天母、蘭雅生活圈、與芝山生活圈，並賦予賦予天母：「國際化」、「高階白領」、「公園綠地」等象徵性符碼。其中建商與百貨零售業者，皆扮演著「天母」概念的行銷者與實踐者。這也使整塊區域原本以中山北路作為主要發展軸線，逐漸東移並南遷，蘭雅國中近年來竄升為台北市北區之明星學區，即可藉此觀察大天母地區的社會流動與經濟變遷。

一、資產階級的都市更新觀點

回顧芝山岩社區並且擴大至整體「大天母生活圈」的都市更新歷程，在「國民政府」時期，由於國民黨政權長期一黨專政的特殊性，政府扮演了都市空間「核心生產者」之重要角色，並用以做為回應經濟發展與都市化的策略。然而，政府主要透過道路系統的延伸、以及基礎建設的強化，以「誘導」的方式，使都市的土地利用進化為具備現代性的模式，而在這個都市邁向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具備高度「資產階級」特質的建設公司或土地開發商，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執行者」角色。由於這種型態的組織具備經濟理性的「市場預測」與「競租」能力，並且有能耐與政府進行擬似「合法-理性」權威為溝通基礎的公文書交涉，因此建設公司以及土地開發商具備了匯集政府資訊以及都市資源(土地)的特質，並將之轉化為符合自身利益之外，政府與民間期盼的實質產出。

也因此，長期從事建築業與土地開發的資產階級，對於都市發展趨勢與未來資源流向的敏銳度，更勝一般庶民階級。參與開發天母地區以及雨聲新村眷村合建為華廈的徐先生，即認為未來士林地區具有「爆發性成長」的明日之星區段，不在士林舊街、也不在「大天母」生活圈，而是民國 98 年起地方政府在基隆河以東、雙溪南北兩側地

區以「區段徵收」方式打造近百公頃之「士林北投科技園區」。

徐先生：我們這裡再過二十年以後，這一帶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因為現在福國路再過去的洲美里一帶，目前已經有都市計畫，規劃為「士林北投科技園區」，但除了科學園區、公共設施、道路用地外，還有規劃住宅區，靠近基隆河與外雙溪交界那一帶以後可能是台北市最好的住宅區，因為它的建蔽、高度都和舊市區有明顯的差距，此外還有景觀的搭配，當前台北市的建案「河岸」就是主流，以後那邊的住宅區甚至會超過現在被稱為「台北的曼哈頓」的信義計畫區。

回顧芝山岩社區一帶的都市更新歷程，由於政府僅扮演「誘因提供者」的角色，而由建設公司、土地開發商扮演「資源整合者」的角色，雖然無法否定芝山岩社區一帶零星眷村透天厝的土地仍具有價值，且整合成本相較於老舊公寓更低，但是「臨路之建築容積」提升，才符合建設公司、土地開發商的比較利益，也導致芝山岩社區一帶「臨路」的土地得以優先進行都市更新，改建成為電梯華廈。至於非臨路之巷弄內的矮舊建築，卻因為法規限制導致誘因不足，無法獲得建商的青睞，呈現僵固的樣態，無論在土地利用與公共安全方面，皆無法與時俱進。

亦即對於資產階級而言，芝山岩社區一帶的土地開發價值已幾近「飽和」，事實上，晚進十餘年以來，芝山岩社區內新建的建案數量亦屈指可數。

徐先生：至於芝山岩社區還沒更新的零星眷村，就看現在政府的都更政策，至誠路還有中山北路這一帶，只能靠都更，但是那一帶都是以前老地主，牽涉到的人口非常多的多，土地持有權的問題。像那邊遠鴻建設「雙橡園」（當地已經更新的大樓建案）單單那一塊地就七十幾個人，但其他地方也不是說更新無望，都市更新來講，最其碼要五年、十年，雖然一樓的租人做生意天天有房租收可能還會考慮，但樓上的價值也會因為都更出來。

另一方面，相較於新興的都市更新建案，政府都會要求須配合一定數量之停車位，以緩解住戶停車的問題；不過芝山岩社區一帶的都市更新，由於其高度成長年代（1975 至 1990 年）並無相關法規之要求，導致從眷村改建為公寓/華廈的過程中，外來移入人口激增，卻未等比例地增加建築內停車空間。由於法規鬆散、使用執照的稽核又不確實，許多建商僅僅敷衍了事，在興建過程中與容積土地上隨意畫定數個停車位供政府官員檢查後，隨即將容積土地另作他用。在台北市精華地段反而出現「舊社區的停車位價格遠高於新社區的停車位價格」之弔詭情事，在每

一家戶皆有汽車的情況下，物以稀為貴的停車空間若再加上產權不明確，就埋下了社區內住戶日後衝突的導火線，這也是國民政府時期都市擴張與更新殘留的最大缺點。

徐先生：都更以前還會擔心人口太集中，現在有捷運人可口以移動，並且都更後的社區都有停車場，像現在內湖一樣，停車位反而沒有說很貴，因為大家都有停車位啊，真的去租停車位，大直內湖那一帶不會說很貴喔，所以停車位的問題也就是老社區的問題，以前沒有這種規劃，以前我們這邊只有規劃室外六個停車位，像我現在這個停車位因為共同持有問題，還被後面的住戶告，要我拿出來，我是當初賣的時候房屋銷售說明書在契約書上我都有畫圍牆，但是法官個人的裁決完全跟你想像不一定一樣。我也寫說住戶漠視他本來公共車位的權利，但是法官也是有他的解釋，說其他住戶礙於情面、礙於不清楚契約內容啦，不代表他放棄自己的權利啦，之類的。當初銷售契約都說明有圍牆，而且都有蓋騎縫章，這大樓的空地、防火巷、機車格都由一樓使用，但是法官還是判地上物所有的欄杆什麼都要拆掉。後面那棟的一樓因為也被列為共同被告，加上他二樓之前是凶宅賣給別人，被判刑八個月，所以他現在會怕，先把他的停車空間都拆了，所以我這邊也是非拆不可。當初眷村改建的大樓，一樓公共空間的使用問題，

現在也變成老社區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時常引發一些摩擦。

二、從「天母」到「大天母生活圈」的社會流動與經濟變遷

地名可以視為「空間符碼系統」當中最直接而重要的概念，除了居民「自我認同」外，亦包含給予外界的「想像」。「天母⁶³」，古稱「三角埔」，因美援時期駐台美軍及其眷屬多居住於此地，因此常見到美式風格的建築；之後更由於台北美國學校與台北日僑學校的建立，吸引更多外籍人士前來居住，加上有多個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大使館選擇進駐天母，使得天母頗具異國之風。也因為天母雖然位於台北市近郊，卻擁有獨特的生活模式與步調，因此成為台北著名的住宅區，甚至在台北之外的地區也具有一定知名度，並且賦予了天母：「國際化」、「高階白領」、「公園綠地」等象徵性符碼。

⁶³ 天母地名之由來：1933年，中治稔郎在士林三角埔（今中山北路七段一帶）東方山坡地興建一座以奉祀天母為主神的神社，創立「天母教」，因此神社周邊的地方就被稱為「天母」。依據林衡道老先生的口述：天母一名，由天媽而來，是日本人為了順口雅正，而別創的。依據林萬傳先生於八十年代前期的調查：天母，原是指今之中山北路七段頂，公車天母站，圓環一帶。即，土名「番婆嶺腳」，或「三角埔頂」的地方。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然而，由於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行政區劃指涉「天母」的範圍，因此「天母」作為一個「概念」，其轉變可以從中觀察此一空間變遷下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流動，「天母」如何擴張成為「大天母生活圈」的觀察，亦可以成為都市社會學研究當中，一個有趣的課題。

最為狹義的天母概念，應指天母東、西路與中山北路七段構成的區域，即早期的「天母一路」至「天母八路」所構成的街廓，可參閱本書第 109 頁【國民政府時期「大天母地區」主要道路名稱】。而天母隨著道路系統的延伸、公共運輸的便利、商業重心的移轉，進而擴張至今日雙溪以北、石牌以東、陽明山以南，包含「蘭雅生活圈」與「芝山生活圈」二者的「廣義天母⁶⁴」或稱為「大天母生活圈」。

然而，最有力落實「天母概念」擴張的實踐者，並非早期居住即於「狹義天母地區」的核心天母人；亦非散居於核心天母外圍的「廣義天母人」（包含鄰近蘭雅生活圈與芝山生活圈），反而是與此地毫無脈絡可循的外來「建商」成為天母版圖的開拓者。在大天母地區都市更新高度成長期間，由於政府僅著墨於基礎建設，建商為了促進銷

⁶⁴ 依照台北市政府現行的次分區規劃，天母涵蓋了天母里、天玉里、天山里；近期蘭雅、芝山岩地區也被民眾認為是天母。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售，幾乎所有的建案皆是以「天母」為名進行建案銷售，並作為主要之行銷策略，讓遷入的外來居民在尚未移入就迅速的建立「天母認同」的共識，即為「天母」概念迅速擴張的重要因素。

而若從「自然地理條件」與「人文社經條件」兩者進行綜合分析，可發現在 1980 年代以前，由於鴨母港溪尚未整治、涵化，導致現今大天母地區之西側一帶(包含今忠誠路以西)水患頻傳。而整個區域主要透過中山北路與台北市區相接壤，加上此區段外籍人士的進駐，可推斷早期大天母地區的「精華走廊」應坐落於今中山北路六段、七段與天母東西路一帶，即「狹義天母」地區。而南側鄰近的「蘭雅生活圈」則是延續日治時期以來的「滴雅庄」，是以本地人為組成發展而來；至於「芝山生活圈」，早期除涵蓋舊台鐵支線「北淡線」的通勤帶外，又有高密度之眷村，後二者的人文社經條件自然無法與「狹義的天母」相較。

「教育」可以視為住民經濟條件與社會階層的重要象徵，特別是義務教育政策下的「學區制」，往往因為周遭住民優越的社經條件，注入更多教育資源而成為「黃金學區」。「蘭雅國中」的學區恰好在「狹義天母」、「蘭雅生活圈」、「芝山生活圈」三者交會重疊之處，有論者以「罕見

翻紅的名校」⁶⁵來形容，即可一窺大天母地區空間變遷下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流動，蘭雅國中的迅速竄升，實與天母概念的擴張息息相關。

蘭雅國中「近年」升學表現優異，在台北市各國中裡，成長率特高，恆為北市北區升學率前三強。台灣國民義務教育，因學區家長的社經背景暨其對學子的栽培，升學率常有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狀況；蘭雅國中早年表現並不理想，亦由於社區家長背景遜於其他相對繁榮區段的國中，使得績優的社區學子常越區就讀…。

…然而，隨著天母地區在 90 年代的高度發展，加上士林舊市區的老化，使得文教資源湧入蘭雅學區，高社經條件的家庭持續進駐學校周邊，加上蘭雅親師生的努力，出現了同一位校長(任職長達十年的曾正吉先生)、同一批教師之下，升學率竟能水漲船高的國民教育史奇蹟；99 學年度升學率甚至曾達到士林區、北投區之冠。蘭雅國中不似毗鄰的台北市第一大校石牌國中與天母國中般恆常額滿，但人數較少下，其升學率竟仍可抗衡之，社區家庭水準之高可見一斑，且經常能與毗鄰之台北美國學校、台

⁶⁵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北市日僑學校作校際交流…⁶⁶

另一方面，大天母地區的商業經濟活動亦隨「北淡線」改爲高運量大眾運輸系統的建設，而產生變化。又促使「天母商圈」從核心的「圓環」（天母東西路、中山北路六七段交會處），不斷的「東遷」並「南移」至臨近捷運或捷運便於接駁之處。晚近由於建築腹地飽和，建案大幅銳減，百貨公司一方面提供更爲多元、有品質的消費服務，小型個體商家之經營模式無法與之競爭，致使商業活動有朝向百貨零售業集中化之趨勢。這些百貨公司另一方面則取代過去建商的地位，成爲天母概念擴張的主要行銷者。「大天母生活圈」迄今在忠誠路「頭、中、尾」已存在三間中大型百貨公司：大葉高島屋、天母新光三越、天母 SOGO，巧妙的是，僅有天母新光三越勉強位於狹義天母的邊陲之處；大葉高島屋與天母 SOGO 則分別座落於蘭雅生活圈與芝山生活圈。由此可見，這些知名財團所經營的百貨公司，亦可視爲「天母」概念擴張爲「大天母生活圈」的見證者/實踐者。

⁶⁶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參考資料】

- 古碧玲，(1999)《寄情眷村時》，臺北：臺北市政府新聞處。
- 何萍、葉肅科、卞鳳奎、施百鍊、張中訓編著，《士林區志》，(2010)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 李如南，(1988)《臺灣地區軍眷村更新配合都市發展之研究》，台北：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
- 林詩瑜，(2007)《都市郊山空間的轉變與意涵—以台北市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施百鍊，(1998)《士林文化縮影》第一輯，臺北：芝山岩惠濟宮。
- 施百鍊，(1998)《芝山岩之古蹟與傳說》，臺北：芝山岩惠濟宮。
- 范碩銘、廖岳(2012)《日治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與老照片的故事》，台北市：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 孫建中主編，(2007)《眷戀—憲兵與情報局眷村》，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 翁台生，(1991)《西方公司的故事--CIA 在臺活動秘辛》，台北：聯經。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國軍後勤史第五冊》，頁 250。
- 莊勝傑(2011)，《戰後台北市軍眷村之形成與變遷》，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冠麟，(2005)，《從竹籬笆到高樓大廈：國軍眷村發展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譯處。

楊昇展，(2009)《南瀛眷村誌》，台南市政府。

溫振華、戴寶村(1998)，《淡水河流域變遷史》，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趙如璽，(2009)《一探桃園眷村文化與空間肌理》，桃園縣政府。

劉聰桂、劉益昌、陳儀深、陳亮全、詹素娟、袁孝維、郭成孟(2002)，
《臺北市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營運策略暨經營管理計畫報告書》，
臺北：臺北市文化局委託臺灣大學報告書。

[臺北市地圖]：聯合勤務總司令部，1985[民 74]

[臺北市地圖]：聯合勤務總司令部印刷，1977[民 66]

網路資料：

國家圖書館台灣鄉土文獻影像資料庫 <http://localdap.ncl.edu.tw/>

國科會數位典藏臺灣眷村 GIS Online

<http://www.twgisonline.com/index.php>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天母地名的由來〉

<http://tw.myblog.yahoo.com/uank1212/article?mid=7276&prev=7293&next=7275&l=f&fid=240>

臺北市眷村文化網 <http://tw.myblog.yahoo.com/taipei-militaryhousing>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網站 <http://www.dorts.gov.tw/>

【附件一】「芝山岩社區眷村與都市更新主題」口述歷史逐字稿

口述 歷史 文字 記錄 01	標題	芝山岩社區居民戴老先生口述歷史
	主題	日治時期口述歷史
	描述	芝山岩村居民生命史、重構光復初期芝山岩社區發展歷史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居民戴老先生。

訪問地點：芝山岩惠濟宮。

訪問主題：芝山岩村居民生命史、重構光復初期芝山岩社區發展歷史。

問：回想當時撤退來台灣的過程？

那時候很苦，從大陸退過來的時候，什麼工都自己做，那時候還沒有眷村的時候，已經從大陸撤過來很多的裝備，都必須要先處理。

當時為什麼老百姓「自願」去當兵？因為那時候國家要從鄉村裡面尋找兵源，所以每家男丁「三抽二」、「五抽三」，抽到的就要去當兵。當時我們家老二想用布去換不當兵，所以我被抓去關了二十天，直到

他去當兵，我才被放出來。我們是從「華安班」來的，我是福建漳州人，所以就去福建華安班。華安在福建的一個很隱密的地方，飛機沒有辦法看到的地方，抗戰的時候美國人在那邊訓練我們。華安班訓練一年以後出來編隊，那時候雖然我們屬於「保密局」（國安局的前身），但是在大陸表面上都是「交通警察」，駐守在交通要道，例如火車站、港口，以蒐集情報。

可是當時抗戰後期國家沒錢了，華安班開始「住縣住鄉」，亦即「到縣吃縣、到鄉吃鄉」，當時是戰爭末期日軍有一隻殘兵敗旅無法從金門搭船撤到台灣，華安班就負責打這些日本兵，後來一路打到廣東去。抗戰結束後，由於華安班的成員多來自福建，通曉福建的方言，所以指派華安班負責接收廈門，廈門時華安班就改編為「別動軍」，後來又改成「交通警察」被編到第六中隊，在廈門住了一年半後，準備到台灣當情報先遣部隊。

但是因為當時國民黨高層鬥爭，陳儀得勢，被任命為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部司令，因此屬於正規武裝軍的陳儀部隊就硬是要來先來台灣，排擠我們這些屬於戴笠系統的情報體系。

當時戴笠過世，等於沒了長官，等於群龍無首，任其他軍方系統調度。那時候情報人員都稱交通警察，共有十八個中隊。交通警察負責看海口、碼頭、火車站、交通崗哨。後來接到命令通知要我們到「京滬線（鐵路）」去守防火車站，當時共產黨已經打到青島，等於把我們這些情報系統的人於向前線當砲灰。不過當時行政院長是陳誠，後來說我們情報系統是「去者有害；留者無益」，又把我們調回到蘇州。

後來台灣發生「二二八事變」，又接到命令要來台灣，但是後來因為掌權的陳誠和陳儀是一夥的，和戴笠都是死對頭，所以反而增派青年軍來台灣，當時蔣經國也有到福州。假如是我們過來台灣的話，那台灣就不會有二二八事變，因為當時我們全營都是福建人，和台灣人語言都可以溝通，相信衝突就不會發生。

後來共產黨渡江，速度很快，當時我們有 50 機槍，他們還會怕我們，不過共產黨的宣傳力量很大，會廣播「各位同志，你們不要打了。你們打仗是為誰打的？我們毛主席穿的衣服就和我們穿的一樣...」後來就撤退到舟山群島。當時也沒有船要到台灣，後來踏上了一條船要去廈門的，到廈門海口的時候，突然被砲擊，船中了兩顆砲彈，還沒有沉掉，調頭就到台灣來。

問：回想剛來台灣時的過程為何？

後來到台灣的時候，先到高雄三民國小，那時候可能是農曆五月，因為在高雄看到有小孩子在吃粽子，當時我才十九歲。那時候有十七個人，四個老廣、一個浙江、一個江西、其他都是福建人，那時候約定好十二天後在台北集合，那時候被歸屬在湯恩柏的部隊，當時國民政府華南作戰的總指揮官，那時候我們配的武器是卡賓槍、左輪，台灣的軍隊沒看過這種武器、也不會用，他們也會要求我們教他們使用。有時候暫時寄宿在別人的部隊裡，武器要交出去的時候，我們就把彈夾裡的子彈掉頭，讓他無法正常使用，當天中午午餐都沒吃就離開部隊準備到台北了。後來先到高雄九曲堂火車站找一個同鄉，直到當晚九點四十分才坐上火車。火車先到台中，當時有三個人已經到台北了，剩下九個人，也沒錢買火車票了，人非常多，查票都沒辦法查，就混

上火車了。後來到台北後，鐵路局的警察是華安班在廈門改編（準備去京滬線的時候），他們不幹了之後跑到台灣當鐵路局警察，就帶我們到台北火車站鐵路警察招待所，住了三天，其中也有三個同伴決定不要去情報局報到。那時候要從台北火車站走到這邊（情報局），走路走到圓山的分岔路，一邊是到士林、一邊是到內湖。那時候有個人在那邊牽牛吃草，那時候我就問他：「要去八芝蘭是哪條路？」那個人指「這條這條」。那時候我在高雄的時候聽說台北士林漳州人很多，我也順便問他：「八芝蘭都住什麼人？」他說：「大部分都漳州人比較多。」心理覺得放心，就到了情報局報到。

那時候的「情報局」，其實只是一片空地，什麼眷村都還沒蓋。我報到的單位是情保局的鐵工廠，負責整理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過來的物資、原料，不過那時候沒有倉庫。所以都寄放在士林的廟、還有國小。當時也有借用芝山岩惠濟宮，那時候「情報局」和陸軍的「松溪部隊」就把惠濟宮一分為二。那時候我當工頭，負責指揮，當時從台北市車子還進不去士林，日治時代留下來的馬路只有兩條讓板車的輪子走的路，中間都是泥巴，軍車開不進去，所以當時就用小石頭把中間填平，車子才把物資載到廟裡。當時要借用廟也是不簡單，當時找上士林廟的「林嬰」，林嬰是前士林區長林振興的父親。

問：回想早年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為何？

情保局最早叫做「保密局」，那時候直屬總統府，後來才變國防部管轄。那時候會訓練人員到大陸去潛伏，那時候老總統還在，和共產黨其實還在打仗的狀態。所以當時情報局很吃香，當時訓練的人員，都會說各省的方言，老廣就會講廣東話、福建人就去福建、上海人就去

上海。當時厲害的是還可以做假的居留證、身分證，全部處理好好。至於雨聲新村能夠這麼快就蓋起來，是因為蔣總統還有蔣夫人提供意見的關係，一開始是一層樓的房子，戶數大約一百多戶而已。雨聲新村也是這附近最早蓋的社區（除了最原始的五戶農家之外），後來芝山岩社區又有「雨後新村」、「忠勇新村」、「忠義新村」、「仁臨新村」等眷村。當時有眷村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因為從大陸撤退過來的時候，沒有房子，就隨便在芝山岩這附近蓋房子，這邊一戶、那邊一戶，在這邊養雞，芝山岩的山壁下面通通都是，直到後期芝山岩公園要整頓的時候，才通通拆掉。芝山岩的眷村一開始全都是老芋仔都沒有本地人，後來有些娶台灣老婆、房子可以買賣、可以改建，外地人才變多。我當時也沒有住眷村，因為我娶當地人，我太太他不住眷村。那時候三一七戴笠死掉的紀念日眷村這邊也會有活動，不過老總統死了以後，眷村裡面也可以自由買賣，隔閡就沒這麼嚴重了。情報局的眷村是士兵士官軍官都可以住，有些眷村是軍官可以住，水準就差很多了。當時情報局的人數比雨聲新村眷村的數量多很多，所以要五年的甲等考績，才能去住眷村，所以後來又設立很多眷村，連社子那邊都有。

問：外省居民對芝山岩惠濟宮的印象為何？

其實不一定，也會有老芋仔來拜，有的如果娶外省太太就不太會來；娶本省老婆的幾乎都會來拜。現在惠濟宮管委會芝山岩步道「仙泉勝蹟」附近當時有二十幾戶，都是抽不到眷村的人，還從唹哩岸運石頭過來蓋，蓋的很漂亮。

口述 歷史 文字 記錄 02	標題	芝山岩社區居民楊女士口述歷史
	主題	國民政府時期口述歷史
	描述	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居民楊女士。(註：楊女士為本省籍新竹客家人，嫁給當時服役於情報局的楊先生)

訪問地點：芝山岩社區居楊家民宅(位於兩聲街)。

訪問主題：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問：當時芝山岩社區附近眷村組成為何？以及是從哪邊遷徙而來？這些眷村來自於那個部隊或是隸屬於哪個單位？

答：我是民國五十二年的時候，嫁給我先生後搬來這邊的眷村(忠義三新村)，那時候軍人要結婚有家眷才可以申請眷村，但是只有居住權，沒有所有權，有些沒有申請到眷村的人，就拿著政府發的房租津貼，存一點錢後，就在芝山岩的山腳還有山腰自己蓋房子，後來民國七十左右年芝山岩公園要興建，政府才通通把他們徵收，現在半山腰的涼亭還有人家跳舞的平台，其實那時候都蓋滿房子，山腳下的步道旁邊也有一些房子拆掉的遺跡。當時這附近的眷村大概有兩聲新村、雨後新村、雨農新村、忠義一、二、三村這些新村，我們是住「忠義三新村」(現今忠義街)，全部都是情報局還有國安局的眷村，不過眷村裡面各省的人都有，我算是年紀比較小的，一些外省籍的年紀比較

大的太太都非常的和善，眷村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還會教我一些做菜、打毛線這方面的技術。

問：回想當時的眷村生活為何？當時的地景以及生活型態有什麼獨特的印象？

答：那時候情報局還有國安局的眷村比起一般部隊的眷村其實有個好處，就是這邊是總部，所以上班時間都是早上八點半到下午六點就回家，所以先生大都可以每天回家，除了有時候外派出差幾個禮拜以外。那時候「忠義三新村」就在現在的陽明新城這邊(現今雨農國小北側與忠誠路之間的街廓)，那時候的眷村最外圍有圍牆圍著，靠近中山北路那邊的方向有開一個出口，有寫著「忠義三新村」的牌子，忘記是水泥牆上寫的、還是木板釘上去的。眷村雖然有圍牆圍著，不過治安都很好，也不需要規定什麼守望相助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安安穩穩的過日子。

那時候中山北路過福林橋後，現在的德行東路就叫做「中十二路」、與「芝蘭路」、德行西路叫做「中十一街」，所以我們以前寄信地址都是寄到「中十二路」。眷村裡面都是一排一排一層樓的平房，房子前面有一小庭院，不夠大到可以種菜，所以都種些花草，後來沒多久德行東路上也蓋起「石油新村」，那時候他們蓋四層樓的樓房，我們都很羨慕他們可以住這麼好的房子。那時候忠誠路這些大路都還沒有建，陽明醫院附近、現在忠誠路附近全是農田，陽明醫院接近石頭公那邊還有一條大圳，之前我兒子被鄰居的先生帶去釣魚，還不小心掉到水圳裡，那時候雨農國小還沒有建，眷村的小孩大都唸雨聲國小。

問：「眷村」有無獨特的文化？

答：其實眷村的文化主要是飲食方面和本省人比較不同，他們比較偏好麵食，我先生是山東人，幾乎一整年都吃饅頭，然後過年特別多的臘肉還有香腸，不過我還是吃飯為主，小孩子就米飯和麵食都一起吃。

問：眷村與本地其他村落的相處情況為何？

答：當時眷村的生活除了靠國家配給的一些糧食，包含米、油、還有鹽這類的日常所需的食物，通常都會在一月的時候給眷村每家每戶一年份的糧票，以家庭為單位，還有分大口、小口，每個月就撕一張去兌換米、油、還有鹽，當時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沒有人特別有錢，所以領米的時候，大家也不會不好意思，聽到要領米了，大家都出來反而見面了都很開心。不過因為是發糧票，認票不認人，所以有些人也會把糧票賣掉換錢，後來就禁止販賣了，不過像「鹽」配給的數量就非常多，多到我還可以拿回老家給他們醃漬食物用。但是除了每個月的薪水還有配給的基本糧食之外，就必須離開眷村進行採買，我們這附近都到蘭雅市場，和本地的居民買菜、買肉還有其他日常用品，那時候大家都相處的很融洽，似乎也沒什麼省籍問題。

問：眷村居民對於芝山岩以及惠濟宮的看法？

答：眷村的人有很少部分是信基督教，大部分還是信佛教，我們那時候一些太太會約一約到芝山岩上面的惠濟宮拜拜，不過沒有固定的時間，也不會像老家一樣有「做醮」（大普渡），有空就去，像是小孩子要準備考試，我們就去惠濟宮拜個考試順利，當時石頭公還沒有廟，

只有一顆大石頭還有一個香爐而已，眷村的人是覺得惠濟宮是大廟，所以比較常去惠濟宮，比較少到石頭公。那時候芝山岩上面還是軍事管制，廟旁邊有一些陣地還有部隊在上面駐紮，不過也幸好芝山岩有軍事管制，不然山腳還有山腰的違建可能都會蓋到上面去了，整座山大概都會被剷平了。

問：眷村改建的過程為何？

答：我們在這邊的眷村住了十幾年，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我先生被調到中壢，剛好我先生的同事要退伍了，還沒有眷村可以住，我們就把眷村頂讓給他，然後搬到中壢去，印象中只有兩萬元。因為當時眷村的住戶只有使用權沒有實際土地的權狀，是到後來改建後最後住的那些人比較幸運，就繼承了這些土地改建成大樓後的產權。民國七十三年時候，我先生退伍了，剛好兩聲新村這邊的眷村改建成大樓，我們就把中壢的房子賣掉，買了這邊的新房子七十五年蓋好後又搬回這邊。記得兩聲新村還沒改建成大樓前，兩聲街有一整排的大榕樹，現在靠近路邊的店前面一點就是眷村的圍牆，後面的芝山公園當時還沒整建，山腳還有山腰有一些違建、現在的操場那邊也是一片爛泥地。那時候我們樓上有幾戶是原本兩聲新村的住戶，後來有些不是直接賣給建商就是搬走了，不過都很後悔，因為後來芝山岩社區整體的規劃還有公園很完善，住家旁邊就是大公園，又安靜，生活品質很好。

口述 歷史 文字 記錄	標題	芝山岩社區居民陳瑞芳女士口述歷史
	主題	國民政府時期口述歷史
	描述	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03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居民陳瑞芳女士。(註：陳女士為本省籍桃園客家人，嫁給當時服役於情報局的陳先生)

訪問地點：芝山岩社區居陳家民宅(位於兩聲街)。

訪問主題：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問：當時芝山岩社區附近眷村組成為何？以及是從哪邊遷徙而來？這些眷村來自於那個部隊或是隸屬於哪個單位？

答：以前這邊其實說起來不是眷村，真正的眷村是兩農市場那邊算起來，雨後新村、忠勇新村哪邊。從我們之前住的雨後新村那邊算起來，差不多五十多年了，搬來這邊(雨聲新村)也有差不多三十幾年了。這邊是民國五十四年開始蓋，民國五十五年的時候開始在這邊定居，這邊是自己買地來蓋的，以前都是田、都是老百姓住的。這邊的「眷村」是眷村負責的那些人(官員)，幫我們買地、辦理貸款一起蓋的，那時候貸款十五年。那時候是大家一、兩百戶一起買地來蓋房子，公家情報局那邊幫我們這些人協調、還有貸款，不然自己怎麼蓋？所以嚴格說起來這和眷村不同，這不是公家的房子，是老百姓自己的房子。那時候(居民)都是情報局的，不過現在都散掉了，都搬走了。那時候蓋好也是和其他的眷村一樣，圍牆都圍好好給你，只不過我們這邊以前是田，國防部幫我們協調買地連房子一起蓋起來，然後一起辦貸款，蓋好的房子就和現在一樣，是兩層的，以前我們住兩農路那邊的雨後新村的眷村就是一層的，因為小孩大了、房子不夠住了，所以搬過來

這邊(雨聲新村)。那時候房子很便宜，一戶才兩、三萬塊錢，不過一定要軍方的人才可以買。像我們先生不在了的(殉職)，長官還會給我們幫忙，沒有先生可以賺錢的，還會給你點房租過日子，如果沒有給我幫忙，那時候也沒有辦法買這間房子，那時候戶口名簿、印章就給我先生的長官，請他幫我們辦貸款。

問：回想當時的眷村生活為何？當時的地景以及生活型態有什麼獨特的印象？

答：眷村住起來大家就像一家人，感情很好，我有四個小孩，兩個女兒、兩個兒子，從來沒有和鄰居吵過架，小孩子給人家(鄰居)打，回來我會問他「你為什麼被人打？」如果打人，我就去人家家裡給人道歉。小孩子碰撞難免，不過還是要去人家家裡道歉，後來鄰居都會說：「陳媽媽、陳太太，不用這樣子一件事情一直道歉！」那時候我一個人，帶四個小孩，也從來沒和鄰居吵過架。現在這邊蓋起來七層樓的大樓當時全部都是眷村，這邊現在四樓的公寓就不屬於眷村，是當地老百姓的，不過大部分改建的大樓，原來的眷村住戶好像都搬走了。印象中新的大樓比舊的四層樓公寓賣了差不多十幾年。因為我和我先生感情很好，生兩男兩女(「女」加「子」為「好」)又有「好上加好」的意思，當時就獲選為新村的「模範夫妻」，當時華視還有到我們家採訪，攝影機的閃光燈打過來好亮，印象非常深刻。

里長補充：我十六歲來台北，二十一歲來芝山岩社區在情報局修理錶，在福利社，陳媽媽的女兒也在情報局福利社，那時候還要安全調查兩個月進去，然後到國軍福利社裡面去議價，看抽多少錢，一百塊錢抽兩塊錢福利金，他(陳媽媽)女兒是我同事，我那個是一個楊淑君，他

是浙江人，他爸爸可能都是軍方的人，跟警備總部；國防部那些人都很熟，很有勢力的...

那時候我先生過世的時候，小孩子都還好小，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還不錯國家都有幫忙，後來人家幫我申請蔣夫人幫我帶小孩，我不要，他說小孩沒有爸爸要把他們帶走，我說我不要，我要自己帶，很辛苦的自己帶，幫人家打掃家裡，幫人家做事。我小孩子也不要，可是那時候住眷村，公文人家都給批下來了，怎麼辦？我就說小孩子不肯去，我也不給小孩子去，你去把公文銷掉吧！那時候也是軍人長官好意的安排，就幫我們申請，假如公文批准下來，就可以把小孩子送去育幼院，但是我不肯啊！我們鄰居有好幾家的小孩都送去(育幼院)，後來跟媽媽都比較不親。

里長補充：蔣夫人那時候成立「華興育幼院」那時候都在協助一些為國家犧牲的軍人的後代那些遺孤的子弟，到育幼院安心的讀書、接受教育。

那時候一個李太太，剛從斗六嫁過來這邊，那時候我就想說把門打開，從我們家經過就好啦，不用繞路，我先生就說不行，新娘子不能從我們家過，那時候我們眷村後門跟後門是相對的，所以我就想請他從我們家進去。我先生就說要他們從他們的大門進，不要從我們家進去，那時候我們也不懂，想說新娘子來了，就請他進來，他南部人來台北，我就先去接他，我就說進來我們家啊！他們也說不行啊不行啊，新娘子不能從你們家進，人家家裡的財還有福氣會被新娘子帶走。

里長補充：因為陳太太比較厚道，想說就近把新娘子接進去不用繞路，

一番好意。

問：「眷村」有無獨特的文化？

答：當時眷村生活其實沒有什麼特殊的文化，有人信基督教有人信天主教，像我信天主教，過年過節辦拜拜好像沒有人會參加。算起來這邊的眷村基督教比較多，天主教就沒有幾戶。基督教一信起來家裡不能拜祖先，祖先要把他丟掉，天主教就可以。

問：眷村與本地其他村落的相處情況為何？

答：眷村和當地居民的相處沒什麼差，反正一樣都是人，也不會有分，老百姓有時候比較會講：「你們眷村怎樣怎樣」啊你也不要裡他就好了。這附近的眷村的人那時候都到兩農市場買菜，不然就去華龍街(士林街上)買菜，士東路那裡的菜比較貴、那裡的菜比較好，二樓的菜都很漂亮，夏天都有冷氣可以吹，當然好。

問：眷村居民對於芝山岩以及惠濟宮的看法？

答：芝山岩那時候有軍事管制，不過上去也不用換證什麼的，有需要就上去，上面有阿兵哥在那邊(駐紮)，你要上去他也不會管你，後來(軍營)就通通搬走了。惠濟宮那邊是都沒什麼管制，後面情報局管的，就比較嚴格。以前上面還有給阿兵哥住的(軍營)，不過都拆掉了，只有留一些碉堡、砲台之類的。以前山下還有很多阿兵哥住的小房子、小房子，一間一間的，現在都拆掉了，公家的錢給他，就通通搬走了，公園才蓋起來。以前部隊在那邊(芝山岩山上)，阿兵哥就跑到山下來蓋，是公家的地，不過有門牌，幾戶幾戶的，那時候大概也只有阿兵

哥膽子才那麼大，敢偷偷來蓋房子。

問：眷村改建的過程為何？

答：那時候改建，是建商過來談，和軍方沒有關係，因為當時蓋的時候就是我們自己蓋的啊，所以和國家沒有關係。那時候(約民國七十五年)來談，有的蓋的成有的蓋不成，向我這間前後都不同意蓋，所以也沒改建，隔壁不蓋，我就蓋不起來，我那時候想蓋也不行，被夾在中間。因為我旁邊那間房子弄得很好，花一兩百萬裝潢，房子很漂亮，所以不答應改建，另外隔壁的一間，兩個老女人，不錯都是上校退伍，他也不同意改建，還兇八八兇的要死，其中一個是宋楚瑜的姑姑「宋玉芬」(音)，她不蓋就是不蓋，已經過世兩三年了；另外一個朱太太已經剩下一口氣了，插鼻管了、一嚥一嚥的，也九十幾歲了。

口述 歷史 文字 記錄 04	標題	芝山岩社區居民陳雅幼先生口述歷史
	主題	國民政府時期口述歷史
	描述	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居民陳先生夫婦。(註：陳雅幼先生夫婦為緬甸福建籍華僑，陳先生於情報局服務，官拜上校退伍，今年已高齡九十歲)

訪問地點：芝山岩社區居陳家民宅(位於兩聲街)。

訪問主題：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問：當時芝山岩社區附近眷村組成為何？以及是從哪邊遷徙而來？這些眷村來自於那個部隊或是隸屬於哪個單位？

陳先生答：我這個人，工作就是工作，我從海外(緬甸)回來的，我這裡(台灣)可以說是人地生疏，人家有背景什麼的，我是都不會有，我不曉得這一套，我是華僑嘛。所以人家講什麼我也不管他。當時要建這個村(雨聲新村)，本來人家已經登記了，我從緬甸回來時已經沒有了，後來是要求一個朋友，他已經有房子，而我沒有地方住，請他(雨聲新村這間)把房子讓給我住，讓我登記。我們那時候回來也不會跟人吵架，那時候也沒有那個力量，安分守己，我不欺負人家，可是我也不讓人家欺負我，來台灣以後就到國防部情報局工作。

問：回想當時的眷村生活為何？當時的地景以及生活型態有什麼獨特的印象？

陳先生答：眷村我們這邊叫做「第三批」，中間叫做「第二批」、前面靠近山(芝山岩)的叫做「第一批」，這邊都屬於雨聲新村，從山邊開始算。

陳女士答：那時候三批都是一起蓋的，交房子的時候也是一起交的。

陳先生答：第三批就是我們這(雨聲街)六十五巷，我跟那個姓盧的講，我們兩個，兩家(陳家與盧家)先搬進來，那時候我們在同一個單位工作(情報局)，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外面是租房子，要付房租的，所以我

們想說先搬進來。我們一搬進來，人家看我們搬了，就一戶一戶搬進。

陳女士答：那時候眷村的人有的都還沒搬進來，搬進來也不多，有些就轉租給別人，一個月幾百塊。同僑有些住汐止啦哪裡的，來看我們兩聲新村，覺得「啊，你們這邊很好啊！」他們也想要搬來這邊，結果我們好幾個同僑也都搬來這邊住，有些是和這邊的眷村用租的。我們緬甸人就是很團結，所以他們就說「好啦！就來這邊住」啊他(陳先生)也是做人算不錯，想說你們住這真是很好，很安靜，空氣也很好，大家就來這邊住。以前他們也有分到的眷村，住不了了，就拿來再轉租給別人，拿來付(這邊)的貸款也可以。那時候大家就來了，鄰居啦，外省人什麼也好，我們也沒有分你我，淹水的時候，以前眷村我們家就是男孩子多，我兒子大的是很大了，那時候還沒有孫子，我那時候三個兒子，兩個在僑中(華僑中學)，兩個在這邊，淹水就是突然間淹來了，我們這邊的人(鄰居)就是很少孩子，不然就是年紀很小「父老子幼」，沒人可以幫忙搬，我們那時候已經搬好了，就叫小孩子去幫忙鄰居搬，他們都很高興。我們的孩子也很勤勞，我兒子也很乖，知道說有些人家裡沒小孩，來去幫人別人。

問：「眷村」有無獨特的文化？

里長答：我知道！我知道！你們緬甸人很愛吃辣的！

陳女士答：以前我們七八家在一起，這邊過年過節，他們住的房子後面比較寬，我們的(後面)比較窄，我們就到他們家去蒸年糕啦、包粽子啦！

里長補充：為什麼阿媽會台灣話講的這麼流利，因為阿公他們都是從

福建那邊移民到緬甸那邊住，雖然到緬甸住但是都講福建話。因為那時候為國家做事，所以講福建話，後來國家把他們編回台灣，就來這邊定居。

陳女士答：以前後面院子很大喔！像阿火仔(鄰居)他們家，差不多有這樣大喔(比劃)。我們這邊的人(台灣)比較沒感情，我們那邊的人(緬甸)比較有感情，很重感情。

里長補充：現在的人比較會斤斤計較啦！這種公寓房子。以前他們在住一二樓的時候，連台灣人那些厝邊大家都一起顧同一個灶啦！

陳女士答：以前厝邊啦，有什麼事啦，他會來叫我喔，他會說：「陳媽媽喔...」鄰居嘛有時候不是我們看不是說不順眼，有什麼事我們就跟他講。之前一個鄰居的小孩受傷了，我就幫他抹一些藥，後來他就說：「陳媽媽喔，你這個藥很好用喔」他先生也是安全局的，一般來說都要去看醫生注射才會消(腫)，我就用秘方幫他抹到好。以前大家左右鄰居不論外省也好，本地也好，同僑的更不用說，常常打招呼都會說：「陳媽媽啊，你去哪裡啊？」就是你對人有感情，大家親切，大家就會互相親切。

問：眷村與本地其他村落的相處情況為何？

陳女士答：我們這邊，外省人、本地人都很好，以前眷村旁邊就是田，本地人就在旁邊種田、種菜，我們經過也會過去跟他買幾把菜，新鮮嘛！也不用到外面去提回來，過年過節我們大家，就是同僑嘛還去買肉來灌香腸，像我們這邊的風俗習慣是這樣。我們鄰居外省的台灣的大家也都相處的很好，因為很多外省的也都娶台灣的。

里長補充：就是說眷村的人娶台灣太太，然後阿媽的語言也會通，他的河洛話會講、國語也會講，他們和台灣人就融合在一起。

陳女士答：那時候台灣的太太還要教我曬什麼東西，教我曬乾的，乾醃肉啦什麼的。我就跟他們學來醃，後來方便買了，誰要去醃？(笑)

里長補充：我在這邊住三十五年了，我本來在情報局福利社裡面修理手錶，後來離開兩年以後，就到兩農市場裡面開鐘錶店，那裡有買一間，不過是買一百年的使用權，叫做「獎勵民間投資」，永遠是市場預定地，後來不知道怎樣太平洋(建設)給我們吃掉，然後賠償我們什麼錢，說我們無權佔有，什麼什麼講了一大堆，後來我來這邊(至誠路)跟人家租(店面)。

問：眷村改建的過程為何？

陳女士答：我們來台灣住在這邊四十多年了，四十二年，改建差不多二十幾年了。那時候是建商來談改建，本來我們這一排大家都不喜歡改建，本來快活得要死，幹麻跟人家合建？本來是這樣想的。後來那個經理跟我們談，我們這排那時候有九個地主，經理就和我先生說，他說：「陳伯伯啊，你和我們蓋，我算給你聽，你當初的房子是什麼價錢，蓋大樓起來是什麼價錢。」他就說給我們聽，讓我們了解一下、算一下，划的來。我們本來地坪是二十一坪，他分四十二坪給我們，啊我們隔壁才四十(坪)，隔壁是我們後來跟建商買的。改建的過程都很順利，建商也不會很「奸巧」，他還跟我先生講，我們本來是要拿五樓，這樣有頂樓孩子就不用再買一戶嘛，他就說：「陳伯伯啊！十年以後你就知道，你爬不上去(五樓)了...」後來我們就想說分三樓，

啊三樓的一家說不讓，後來就分到二樓。那時候也不是抽籤，就是大家講好了就決定，兩個一樓也是地主決定要，其實也沒什麼好選的，二樓就二樓啊。不過我們這房子客廳比較大，房間比較小。我們也沒有要求什麼，就大家平安，有個小房子蓋來住就好了。

里長補充：以前我們芝山岩也有豬眷啦！在兩農橋頭有一個儲先生儲太太在開自助餐，也是情報局退休的。

陳女士答：以前芝山岩旁邊的小房子家裡上完廁所每天還要拿出來倒，很麻煩。後來政府也是有進步，我們這邊因為是自己的土地，所以不用向其他的眷村改建還要抽籤。

陳先生答：我們這個社區，最要緊(重要)的是抽水站，這個沒有建，每年下雨我們這裡都淹水，淹水的時候鄰居有的根本就不能動，電視啊要搬，我們一家人六個小孩都去幫忙，我們自己把東西搬到二樓了，水一進來，一樓都滿了，最要緊的是電視，我們自己搬完了就去幫別人(鄰居)搬、有些人年紀大了、有的生病，我們就去幫他搬，所以鄰居都對我很好。當時要改建的時候，我們這「第三批」的是我出來講的，大家就聽我的話，本來我是不想改，我說：「你要分多少給我？」他說：「一層」。我說你一層是幾坪我不管，我說我現在自己地、自己天，我何必跟你分一層呢？一層分了就沒有地了，地五個人公家掉了。他說：「你不知道，現在你這房子值多少？一百萬好不好？假如蓋好了分一層給你，價值兩百五十萬，那你淨賺一百五十萬。」我就覺得這個有道理，所以我就跟我同事啊、鄰居啊，安全局的說可以合建。

口述	標題	芝山岩社區居民張立志先生口述歷史
----	----	------------------

歷史 文字 記錄 05	主題	國民政府時期口述歷史
	描述	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居民張立志先生。(註：張先生為山東籍眷村住戶，且為少數不在情報局工作的眷村住戶)

訪問地點：芝山岩社區居忠誠公園。

訪問主題：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問：當時芝山岩社區附近眷村組成為何？以及是從哪邊遷徙而來？這些眷村來自於那個部隊或是隸屬於哪個單位？

答：我八十多歲了，以前在家裡生，出生年月日都不知道，大家都不識字，長大以後就混飯吃，然後到軍隊，做到六十歲退伍，那時候民國七十七年。認識里長三十多年了，那時候他在雨農市場修錶。我以前是住在「三村」(忠義三村)，後來搬到雨聲新村，以前我是陸軍的，後來調來這裡，調來國防部。當個兵就是問人家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我們也不會講話，這個東西是要有口才的，沒有口才，講出的話粗裡粗氣的，人家聽了心理煩，人家也不和你談，而且我又是北方人，我是山東人。

問：回想當時的眷村生活為何？當時的地景以及生活型態有什麼獨特的印象？

答：以前的生活苦的很，哪裡像現在的這個生活。以前苦的生活不能談啊，唉啊！一談起來都會掉淚，就是要田無田，要這個無那個。以前這邊容易淹水，從這裡到天母就一個蘭雅里，現在分了幾十個里了，名山里、芝山里...以前從這邊往天母那邊看，通通都是稻田地。這邊(雨聲新村)其實也不算眷村，這邊是人家老百姓的地買來蓋的，那時候便宜，那時候忠誠路的地才一百五十塊錢一坪，現在加油站(芝山加油站)那邊更便宜，全都是稻田地。這邊買菜都是去兩農市場買菜，以前三重埔的人還會開著車來，在現在貓頭鷹(里民活動中心)那邊就喊「買菜喔！買菜喔！」。

問：眷村改建的過程為何？

答：眷村改建多久說實在已經忘記了，老了。以前改建就是你出地，他(建商)蓋，那時候是林老闆蓋的，現在他們兩夫妻都走了(過世)，他還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他是當地人，從這邊(忠誠公園)頭公那邊的地通通都是他的，他還有在中央市場那邊的攤位收租。後來他就找一個建築師，台大畢業的建築師幫他蓋房子，蓋了就賣、蓋了就賣。

口述 歷史 文字 記錄 06	標題	芝山岩社區居民李女士口述歷史
	主題	國民政府時期口述歷史
	描述	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居民李女士。(註：李女士父親為何南籍眷村

住戶，為位居石角地區芝玉路岩山新村邊垂的違建眷村，因為張先生已經高齡九十五，故由年近六十的張小姐代為接受訪談)

訪問地點：芝玉路李宅。

訪問主題：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我們這個村沒有一個名稱，我們就是芝玉路一段六十二巷，巷弄裡面居住的所有的(眷村)住民，總共有十八、十九戶，其實我們這邊不叫眷村，我們這邊應該叫做「違建」。雖然這邊有門牌，我們本來住在國安局那邊，山上(陽明山)國安局對面停車場那邊，我們那邊原住戶有七、八戶，當時的地主用「以屋換屋」的方式，地主說要建別墅，所以要我們搬遷下來，是民間主導的，不是政府主導的，是一個本省籍的地主，好像姓謝，就搬下來住，立地生根了四十幾年。也不是承租的，當時地主本要要我們辦理過戶登記，因為這邊有幾家是退除役官兵人員，他們是單身他們不願意過戶，他們說還要反攻大陸，還要回大陸那邊去啊！不願意過戶，過戶要過戶費呀什麼的，麻煩啊！一家一家要過戶，那一家不能過戶所有的(眷戶)都不能過戶啊！沒辦法啊，所以我們就...住在這地方，又沒辦法過戶，後來土地被地主的子孫賣掉，所以變成他就不承認地上物的使用權，現在在打官司。

我父親是三十八年過來的，是河南人，是砲兵，這邊應該都是砲兵。我爸爸是陸戰隊的...他是砲兵就對了。我本來也住山上，十三歲就搬下來，這邊只有七、八戶是從國安局那邊搬遷下來，其他都是經由第二手買賣，這邊大部分都是外省籍的。後來有些阿兵哥娶本省老婆，也搬過來，可能是第二手、第三手買的房子。我們原本芝蘭新村那邊

好像也是砲兵居多，他們都是同一個單位的，以前國安局對面有一個砲兵的部隊，他們就住那邊。

我那時候是唸福林國小，一年級的時候在山上，回家都走路走到山上去，後來就從這裡走到福林國小，(這裡雖然離兩聲國小很近)我們不是情報局的官兵子弟，所以不能讀兩聲國小，我姐姐、哥哥他們都是從山上走到士東國小去。以前的生活很清苦啊，國小要去做童工，去雞毛花工廠做雞毛花，在曹家庄那邊，做一些雞毛花，打零工，暑假的時候就去做零工，去做童工，我爸爸他原來是在那個美軍顧問團，也是作工的啦！然後他假日回來還要到外雙溪去賣冰水、賣紅茶水，那我們這邊的老先生，跟我爸爸年紀差不多的，那些山上下來的，都一塊去賣冰水，還要踩三輪車啊。小的時候還不覺得自己辛苦，是母親比較辛苦，我媽媽還做看護在兩聲醫院幫老人家作看護，然後還幫人家洗衣服啊、也做雞毛花工廠啊、作一些手工類的東西，我們女孩子就幫我媽媽去幫人家收衣服回來洗，就是當我媽媽的助手，我們不算很辛苦啦！是我媽媽比較辛苦，我們比較有享受到就是說小孩子的歡樂啦！那他們年紀大的比較辛苦，當時小時後這邊是男生玩在一起、女生玩在一起。

這邊的景象幾十年來都是這樣子，都沒有變，這邊屋頂一排都是同一個屋頂，就是現在在跟人家打官司、在訴訟，那還在打，官司還在打。

問：眷村和曹家庄相較有什麼的特殊文化？

答：不一樣，差別喔，他們算一個族群、我們算一個 group，但是都是同一個小學，都是同班同學。其實他們務農也是很清苦，他們也有

的是幫人家修房子，作工農居多，其實也沒有距離，大家都玩在一塊，我們那邊有個水塘，他們老人家以前都拿來洗衣服，他們本省籍的人都來這邊洗衣服，跟我媽媽他們外省籍的也都打成一片，水塘是自然的山泉水，生活起來也不會以什麼摩擦，大家都滿好的。他們曹家庄的戲班子是每年八月節請人來演，我們也會去看，他們那邊一演戲我們都會去看。我們這邊是做饅頭、包水餃，我們這邊大家都會，過年過節我們也忙著幫忙包，過年過節啊，就是忙著包水餃什麼的，飲食方式比較不相同，但是他們那邊跟我們這邊感情應該也還不錯，印象中他們年長一輩的也都認識我爸爸媽媽，也都跟他們打招呼什麼的。

問：眷村這邊對芝山岩以及惠濟宮的印象為何？

對外地的親友我都說我住芝玉路芝山岩，惠濟宮他就是以前士林人嘛，文人之士他們起義跟日本人對抗，打仗起義，在芝山岩打仗，然後有很多日本人死亡的都埋在那邊。(事實上應該為漢人移民的泉漳械鬥)我知道的是那邊有起義過啦！(六氏先生，芝山巖事件)我們都去那邊玩，從小都以那邊作我們出去玩一個場所，不過我們不會拜，我們信天主教，我們拜祖先，因為我們從小這也是我們一個文化，因為我們小的時候窮苦嘛，爸爸媽媽為了我們的奶粉啦什麼的啊，的來源啊，就要去...他們神父都會來送一些奶粉或是送一些國外寄來的一些衣服什麼的救濟我們，就帶領我們去信天主教，所以我們從小就信，就被我媽帶去受洗了。這附近以前我們這一家還有張家、余家都信天主教，那現在後來本省籍的太太他們比較信菩薩、佛教那些。那時候信天主教是去天母的教堂作禮拜，走路過去，好遠，太遠了，那時候還沒有士林堂嘛，只有天母堂嘛，所以我們走路去天母。

問：對於芝山岩週遭地區眷村改建的看法？

我們也很想改建啊！問題就出在土地產權的問題，(里長補充：這裡也是陽明山下，北市僅剩的環境保護區)可是雖然有產權問題，但是他們(地主與建商)有一些開發的可能喔，所以說他們就一定要跟我們打官司，也想要爭取這個(土地開發)的權利，這裡應該有開發的價值吧，不然他們幹麻一直跟我們打官司？當時的地主要我們把土地過戶，就變成是我們的，可是沒有過戶，他的子孫也沒要我們過戶把土地變賣了。現在我們覺得我們這個土地好像比較有價值，若他賠償不到我們的要求，我們也不同意(搬遷)。

張太太補充：國安局還沒設立的時候，當地附近其實是日本留下來的防砲營區，為了打美軍空襲的飛機而設立的，國民政府來台灣以後，國軍的砲兵就接收這個營區，一些阿兵哥就就近在這個營區的附近蓋了芝蘭新村，還有一些在本省人的山坡地蓋房子(建)我們當時這幾戶就是在本省人的土地上蓋的房子，後來有一個外省的建築師向本省籍地主表示說要買下我們這塊地要蓋別墅，所以就和山下石角曹家庄的本省地主買了他們古厝後面的一片竹林地，把竹林剷平蓋了一些房子，希望我們這些住戶可以搬到山下去，所以算是「以屋易屋」，我們就搬到這邊了。山上的那塊地也就賣給了那個外省的建築師，不過後來剛好國安局選擇在那邊設立，所以他那塊地也不能蓋房子，申請不下來。而山上地主的兒子也把我們山下這塊地整塊賣給別人，所以後來的買主就和我們打官司。七十五年開始打官司，一審判我們輸、二審我們贏、現在還在最高法院。

口述	標題	芝山岩社區居民張女士口述歷史
----	----	----------------

歷史	主題	國民政府時期口述歷史
文字 記錄 07	描述	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居民張女士。(註：張女士本省彰化人，嫁給情報局退伍之張先生，並在眷村經營理髮廳近五十年)

訪問地點：岩山新村張宅。

訪問主題：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廖岳(里長)這個小朋友，我叫他小朋友啊！他以前小時後在這裡(情報局福利社)啊！我們在這裡這個舊期的房屋喔，講實在住的很習慣，很有感情，現在講說這個房屋要拆，有的人很不捨，有的人沒有配到房屋我們也覺得過意不去。這裡叫「岩山新村」兩聲街一百六十五巷、還有那邊有一個芝玉路六十九巷裡面，芝玉路那邊不是有一個雜貨店進去哪邊，他那個眷村和我們這邊是一起的，但是地址不一樣，就是雜貨店的對面那邊，和我們這裡這樣，都一樣的啦。那時候大陸的人到台灣來，那時候不是很苦嗎？就是違建嘛！講實在就是違建嘛！那時候我也不是原住戶，我也是人家先佔的，到最後我們買他的二手，買權利，就這樣住到現在啊！住到現在大家那個房屋一修啊，像這些老榮民啊，就一些小孩就這樣。他(張先生)在大陸是跟情報局的，啊到台灣來也是情報局的，現在我們也分到眷村了(指新蓋的大樓)，我們現在這個算是違建喔！是國防部的地啊，我們跟他買(使用權利)，

就變成眷村，啊這一次國防部大概要這塊地，就配房屋給我們(搬遷)，配到陽明醫院後面那邊以前懷德新村，現在改建叫「天母懷德」就是陽明麵包店後面，現在不是很漂亮嗎？我們就是等著進去了，就是說有的人沒有配到房子滿可憐的。因為這在這邊向那個翁媽媽、周媽媽跟你(廖岳)買鐘那個，他們住在這邊五十多年了，也沒有配到，所以鄰居嘛，他們不高興我們也不好受。我們這邊都是四五十年，我們早就有雜誌社來訪問他(張先生)，他是賣雜誌的來訪問他，他不大喜歡，因為老人家喔他不要，因為我們這算是老家庭式理髮廳又加上老芋仔(榮民)，啊養這麼多小孩，裡面有的東西很古，他就來照相。還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客人，在情報局上校退伍的一個兒子，他一直來叫我們說有那個，他喜歡蒐集那個古董的那個(吹風機還有電扇)叫我給他，吹風機那以前是木頭的喔，那個算是古董，還有電風扇那個現在都沒有了，我們最慢過年以後會搬離開這邊，現在我們這電風扇就有人定耶，現在買不到了，五十幾年的電風扇，他都會自己保養。

住這個村喔，講實在的比住公寓式的還有人情味，你住公寓式的人家才不要理你，像我們這個大家都了解啊，串門子也滿好的，公寓式和這個是不一樣的，這個真的滿好的。回想眷村生活有什麼特殊的喔！就很簡單啊，以前眷村以前的人不是有配什麼眷糧啊，現在是拿薪水啊，古早的時候那時候你還不知道，那時候民國四十八年，我記得那時候我兒子還很小，我看那時候他們用一個手托的托車配米啊、油啊、鹽啊，就拖到你家門口，你家幾口他們都有案的嘛，啊就拿米給你啊，油啊都有，但是我們家是沒有的，因為我們這個老闆早退伍啊，所以我們家是沒有吃到眷糧的喔，所以我們家的小孩我跟你講沒有吃到眷糧，別人家爸爸有吃終身俸就有，啊他那個爸爸那時候為了要理髮，

他就提早退伍，啊沒有吃到終身體，所以我們家的小孩沒有吃到眷糧，他不必愛國！哈哈！

我十九歲嫁給張先生，我彰化永靖人，他當時三十三歲，那時候就退伍了。住在芝山岩這裡講實在就是苦人家才會嫁給榮民，我感覺到。那時候我們真的很苦，古早很苦捏，小孩子也很苦，啊現在就不會了。像我兒子現在長大了，那我們兒子那時候看我們拼命的做(理髮廳)，前生意好拼命的做啊！不能一天到晚住這種房屋啊，颱風天來很害怕，這是真的。現在這房子還有一個閣樓，是「半樓仔」的，是木板隔的喔，也不是灌水泥，那時候真的很苦，小孩子那時候剛好也颱風來，颱風來很好笑，那時候我們這邊外面堤防還沒有做，那下雨的時候你看會不會淹水？你看現在都還有淹那個痕跡在(大約五十公分高)，還在喔！人家想說你這怎麼壁癌還不修？我說我們這個是古早民國五、六十年那時候沒堤防淹水，啊淹水啊，颱風好大，那時候颱風從宜蘭來，我們這房屋真的吃不消，很可憐耶，那時候我們有請(理髮)師父啊，就拿一個草蓆睡在我們店面後面地下，上面(閣樓)因為禁不起強風實在太可怕！和小孩子都一起，睡啊睡一睡奇怪怎麼很冷，那個水來沒有聲音的喔，很可怕，後面怎麼涼起來了，大家一翻身起來，好可怕水就到這裡(約十五公分)，到這裡的時候就要趕快開門啊，不然會漲起來，啊開門的時候也很可憐耶，我們鞋子都擺在門邊，那時候很可憐小孩子一個人一雙鞋，啊門一開不是鞋都流出去，我兒子還要衝出去要撿鞋子回來，實在很可憐。

那時候像過年啊，醃肉你知道？那時候醃肉醃香腸，不是像現在買來吃，都是自己做香腸醃肉啊，可憐啊。這家店也沒有店名，就家庭式

理髮廳，現在榮民走了很多，所以生意比較不好，啊剛好這伯伯(張先生)也八十四歲了，心臟不好，不能站太久。但是幾十年下來轉變不一樣喔，小孩子長大喔，父母要是做的好小孩子就會很乖，只有父母身教很好，小孩子都會很好。你看我們兒子小時後，我們老闆(張先生)沒有親人，那時候我們娘家也很苦，大家都顧自己，我爸爸也是在士林市場，那時候大家都很苦，顧他孫子就夠了，哪有顧這麼多，那時候我們也沒有錢顧他們，但是後來我們還是有幫他忙。我們這個老闆他很節儉，作他的太太很辛苦，講實在的，因為他拼命的做拼命的做，他是沒有像人家說做一做來喝酒賭博，他都不會，他也滿頑固的喔，我是跟他一起拼，我們家小孩雖然說是沒有像現在孫子這麼好，我們家小孩小時後講實在這個吃啊、還是說生活各方面，通通都給他，都有給他，那時候讀書考不好讀私立，照樣讀，他們要出去打工爸爸還不肯，他說打工這樣會很苦啊，你白天打工晚上去讀書爸爸說這樣睡眠不夠啊。就這樣喔，然後他們畢業下來慢慢就很好了。

我們老闆回大陸，他還養很多人，我們那個小女兒有時候講我們老闆說：「你看想喔，爸爸養滿多家的。」為什麼？他大陸(上海)還有四個弟弟，他回去的時候還有爸爸，回第三趟才沒有，他回去三趟，第一趟第二趟爸爸都還在，那時候小孩子也差不多都快畢業了，有的畢業了這樣，還算勉強，那時候剛開放就回家，回家當然就是要面子，帶戒指帶什麼什麼這樣。這樣回家你看還有我們小孩子啊，我小女兒已是自己有房屋，啊那兩個大的住一棟，啊兒子住一棟，講實在我們菜燒好每一家都有，還有士林我們娘家，我自己節儉，有時候看我爸爸也很苦，回去有時候會拿錢給我爸爸。

那時候房屋沒有這麼高，只有一層而已，以前是紅瓦、矮的房子，你住了四、五十年，以前房子都隨便搭一搭，四、五十年房子就會壞掉，這邊好像修三次了，每修一次房子就會稍微再高一點，隨著小孩子長大就再擴大一點。講實在情報局對我們還算不錯，跟他(張先生)講，說「你不用太高、修不會漏雨就好」(因為是違建)。現在真的是不要再整修了，以前的房子進來的時候太高的人頭還會撞到，是真的耶！那時候真的好可憐喔，每一家都這樣，四、五十年的時間慢慢翻修起來。這裡(眷村)以前是有很多球場(撞球場)，這邊以前充滿違建的時候，有很多撞球間，都是打「小顆的」斯諾克，後來士林那邊改打「大顆的」(花式撞球)，這邊還是一樣打「小顆的」，等到人家開始開電動玩具間的時候，這邊的撞球也還沒變，跟不上時代，就通通收掉了。

那時候都是情報局的，我跟你講民國四十八年、我住在這邊的時候，這條路我是唯一的台灣人，住差不多像這樣我們剛好住在路口，這一排進來都是一些外省媽媽，你知道嗎？那時候我在這邊住，我跟你講因為我們吃苦耐勞又很會做事，那時候冬天不怕冷啊！他們外省媽媽看到我都說「你不怕冷啊？」所以這邊我到現在為止我也感覺到外省媽媽對我也很合，外省媽媽感覺到我也喜歡他、他也喜歡我，現在新來的當然都會變啊，很不好講啦！你做生意啊，有時候生意好人家就眼紅，阿你還要裝作沒看到。以前我們生意很好很好，我們這個老闆他從來不休息，以前生意最好的時候他早上都五、六點鐘開始做喔，大概六十幾年的時候最好，七十年以後也很好，那時候小孩子每兩個禮拜就要檢查頭髮，要理很短，那時候人生的又多，一家都六七個啊，好到我們我感覺到早上六點多鐘一直理到晚上九點多才休息，只有吃飯坐下來，你看以前，沒有這樣我們怎麼去買房屋？

我這個是賺苦錢，人家怎樣的眼紅、挖苦你，也是裝作聽不懂，有空我還跟他聊天咧，我不願意講誰啦！不必講，都這麼老了，那時候有一段時間生意真的很好很好，但是人家眼紅喔，但是不好講啦！小孩子好像太乖人家也不滿意，最好你們家四口有一個出錯的最好。(里長：以前我在這裡修理錶的時候，這地方(馬路)好像沒有這麼寬喔？是學校圍牆打掉，所以變寬的嗎？)不是這樣，你看的出來他(雨聲國小)現在在外面不是有一個遊樂場所？他那時候我們這個房屋喔，本來到馬路對面的花那邊，情報局的車子出來總是要從現在遊樂場所那邊開出去，開出去以後啊，後來(雨聲國小)換一個金校長，他就查出說那個地是他們學校的，然後校長就想盡辦法就要那一塊地回去，要那塊地回去後情報局車子就不能出來啊，不能出來就前面給我們(房子)拆掉一半啊，我們前面這個房屋就拆掉一半，我們本來房子快要到前面花園那邊，為了他要那塊地回去，他要做遊樂場所，情報局的(馬路)才開到我們門口出去。(里長：啊以前不要要到福利社裡面那個謝玲玲嗎？還有那個陳爸爸，胖胖的，他們呢？)他們那個地也是被校長查到那個地都是他們學校的，都是雨聲學校是教育部的，也全部要走。啊這邊再進去一點以前不是也有矮房屋嗎？兩個不是(雨聲醫院)院長、副院長還有醫生的宿舍，那也都是學校的地，你現在從那邊看，不是全部都圍起來？現在學校地好大，現在福利社在過去後面那邊還有個籃球場，也是被那校長要回去，是這樣，因為我最請楚啊！住最久就是這樣，啊我們這房屋就被他們拆掉一半啊！啊他車子才能開出來，不然他哪有辦法？但是也不錯啦！情報局這樣對我們不錯啦，運氣還很好給我們配(新)房屋，是要貸款的喔！不是說都給你，我們舊房子還要還他，自費一部分，因為我們這舊房屋坪數不夠，要二十八

坪才夠，上面閣樓啊！隔間又是板的，講起來不夠拿(換)整間，就整間給他，還要補貼他，這樣就好了，年紀也大啦！他也八十四歲啦！住這麼久了講實在人家配不到也很可憐。

口述 歷史 文字 記錄 08	標題	芝山岩社區居民鄧先生夫婦口述歷史
	主題	國民政府時期口述歷史
	描述	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居民鄧先生夫婦。(註：鄧女士為本省籍新竹客家人，嫁給當時服役於情報局的鄧先生)

訪問地點：芝山岩社區居鄧家民宅(位於雨聲街)。

訪問主題：回顧芝山岩社區眷村生活史

問：鄧先生夫婦對於雨聲新村早期的印象為何？

答：我們三十八年就和政府一起來台灣了，家鄉是湖南，湖南「湘鄉」，我也是情報局的，在大陸就是情報局的，剛來台灣的時候住情報局那邊，後來才搬過來(雨聲新村)，再這邊也四十多年了。那時候是兩層樓的房子，很小，大概二十多坪，兩層加起來才二十幾坪，很窄。我們在情報局那邊就結婚了，五十一年時候結婚，結婚沒有多久就搬過來了，那時候我們是有貸款，貸款差不多十年吧！我們剛結婚的時候是租房子，當時還沒有小孩，租人家在情報局旁邊蓋的那種竹子搭

的房子，是一般百姓蓋的，我們去租，不是眷村，那時候好像一個月一兩百塊錢和他租，後來搬到忠義二村的宿舍，那是公家的，只有一層樓房子很窄長長的，一戶只有八坪，當時我先生和小孩都睡地下，櫃子一擺要拿衣服不是像現在抽屜一拉就出來，是用手進去摸，房子太小了，抽屜都打不開。不過當時政府已經開始在這邊準備要蓋房子了，而且那邊那時候老是淹水，都淹到眠床頂，搬來這邊以後沒想到還是淹水，後來蓋堤防才不會淹水。

搬來雨聲新村後，也和忠義二村一樣，會發眷糧，一個月發一次，就拿票去換米、換油，不過已經不發好多年了，也記不得多久了。剛搬來的時候，這邊景觀都是種稻子，石頭宮那邊都是稻田，雨農國小後面全是稻田，附近就雨聲新村這一兩百戶人家，當時有圍牆矮矮的，不過時候人窮，什麼也沒有，你不關門也沒人要進來。當時眷村圍牆的出入口就是現在雨聲街的五十九巷還有六十五巷這兩個巷口，其實裡面的巷弄和之前眷村的方位配置就差不多，只是房子變高了而已，對面五十八巷那邊也是差不多，眷村出入口就變成現在的巷口，只是對面後面直接就連到芝山岩，所以後面沒有圍牆。

問：鄧先生夫婦對於雨聲新村早期的生活記憶為何？

答：我(鄧女士)原本是陽明山人，在現在陽明山小學那附近，二十二歲的時候嫁給我先生，當時他三十九歲，我先生十三年次的，今年八十八歲了。那時候從本省人的村落嫁到眷村去，生活也是辛苦，雖然不用出去種田，但是還是要在家照顧小孩子，我們生五個小孩，兩個男的三個女的，生太多現在想起來會怕，那時候帶五個孩子，他薪水又少，兩三百塊錢而已，當時都是靠公家配給我們的米啊、油啊這樣

子過生活，麵粉和一和煎一下就當作一餐，也沒有人教，就是自己學一些做家事的技巧，去看人家怎麼弄，就跟著做，我們小孩子多嘛！也不能用買的就解決，只好做，我們娘家也是苦啊，那時候他(鄧先生)上下班，回來他也不愛作家事，累了。他(鄧先生)喜歡吃辣椒，小孩子不敢吃辣，都另外煮給他吃。

當時雨聲新村附近幾乎都是眷村，本省人家很少，現在這邊的居民都是外來的，我們以前都是眷戶，以前就到蘭雅市場去買菜，以前也沒有市場，就像現在雨農市場一樣，早上菜擺在路邊，就去買。眷村這邊也有開一個小雜貨店，在我隔壁巷子，(里長補充：那個雜貨店老闆李伯伯也是情報局的)小小的店都賣一些現在看起來很粗的東西，不過當時小孩子有得買就開心的要死，麻花繩之類的，不過我們那時候也是滿辛苦的，薪水少然後小孩子多，不像現在這麼富足。從前我們就是三餐有啦，都是公家發的，有時候麵粉，拿來做饅頭，不然就灑一點糖下去煎一煎作餅給他們吃，煮個紅豆湯、綠豆湯這樣，就很營養了，也沒什麼炒菜。我三個大的小孩都讀雨聲國小，兩個小的後來就讀雨農國小。我們是信佛教，他(鄧先生)比較少，我有時候都會去，覺得還不錯，拜拜大部分都是過節去惠濟宮，有時候路過就用手拜一下，就是這樣子。

問：眷村改建的過程與感想為何？

改建就是他(建商)改建大家(住戶)同意一起就蓋了，因為大家就是想說我自己不要拿錢出去啦，地給他們蓋啊，他有多的建商去賣，其他分給我們，我自己就是不要拿錢給他們，我自己拿一層，現在也住二十幾年了。雨聲新村這片蓋建也是分批改建的，靠近馬路路口你們要

進來那邊前面的先，然後才換我們，他們是七層的有電梯，不過那邊的地不算眷村的，是本來地主的土地改建的，幾十年前我們這邊原本的地也是和他們買的，他們地很多。不過後來是地主蓋地主的，那時候我們是建商來跟我們談啊，大家看說要改建好不好，我們這棟當時是五戶的眷戶聯合改建的，雙併的大樓另一邊比較小一點，這邊一層有四十多坪。那時候協調很順利，大家都說好啊！蓋了差不多兩年左右吧。

問：以前兩聲新村有沒有自治單位，類似現在社區管理委員會這樣的機制？

沒有啊，個人過個人的，不過這邊二樓的劉先生(已經過世)是以前兩聲新村的村長，不過村長也是沒有做什麼啦，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都很單純，就是一直都是他做村長這樣子，眷村改建以後也是他當村長，其實也沒有做什麼。那時候這邊眷村住戶幾乎全部都是情報局單位的，一起生活，後來有些比較有錢他房子改建賣掉了，就搬出去買別的地方。有些情報局的人也會出差派外，派外就能升官啊，啊我們這個不一樣，是內勤的，他做到六十多一點才退伍，士官長退伍，他也不會跟人家應酬，就是自己份內的事做好，嘴巴很甜他也不會。

問：眷村過年的氣氛有什麼特別之處？

答：其實差不多，也是團圓、放鞭炮也會，過年我們也會祭祖，像他大陸的爸爸已經不在了，我們就拿一些相片出來祭拜，後來也回大陸四次，他大陸兄弟很多，我和他去兩次，第一次也是他自己去的，當時他身體還很好。他回去他兄弟還都在，過年也會通電話。第一次去

大陸那時候覺得大陸比較落後，後來再跟他去，什麼馬路都建設的很好，第一次去的時候就像台灣五十年前一樣，坐的公車破破爛爛，但是現在比起台灣進步好多。

口述 歷史 文字 記錄 09	標題	芝山岩社區居民簡鴻琦先生口述歷史
	主題	芝山岩社區早期發展重要家族焦點訪談
	描述	回顧國民政府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並口述回憶其家族長輩之日據時代芝山岩社區發展史。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居民簡鴻琦先生。(註：簡先生為本省籍住戶，簡家的先祖自清朝以來即至芝山岩社區開墾，是芝山岩社區發展過程中重要的家族之一，簡先生目前為簡氏宗親會祭祀公業的委員，因此相當知悉其家族與社區發展的歷史脈絡。)

訪問地點：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訪問主題：回顧國民政府時期芝山岩社區發展史，並口述回憶其家族長輩之日據時代芝山岩社區發展史。

問：簡先生您是芝山岩社區在地住戶，在七年前搬到三芝，七年之前您都是在此地成長，是否可以和我們敘述一下從小到大的印象，以及傳述先祖過去的生活經驗為何？

清領時代至日據時期簡家發展簡述：

答：(簡生先您出生的時候已經是國民政府的時代了?)是啊，我是四十五年出生的，我出生那年，我們家就從台北橋搬過來(芝山岩)，我阿公當時的家族當時就在現在的台北橋那邊，伊寧街那個地方，那我爸爸他們兄弟很多，總共有...就是存活下來的總共有八個，八個人，那那個時候是民國四十五年的時候，「三七五」(減租)已經實施了，所以我們(家族)在芝山岩這邊的土地，就已經不保了。(雖然當時家族在台北橋那邊生活，但是在芝山岩這邊仍有土地)當時產業都在這裡(芝山岩)但是已經有不保的跡象。那時候的法令，根據我所了解，就是說一定要有自耕農的身分，你才能夠擁有多少的(比例的田地)。(當時)我爸爸他們兄弟沒有幾個人願意當自耕農，因為那時候我父親的兄弟在銀行上班，所以不願意放棄銀行這麼好的工作，去當自耕農。所以那個時候就把我爸爸他們最小的三個兄弟，登記為自耕農(以保有當時的田地)，(芝山岩的田地)還是要有人管理，只好就我爸爸他們看著，當時自告奮勇，我爸爸他們就搬來這(芝山岩)了，可是我爸爸他的工作仍然是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工作。這個部分又要回顧一下我們簡氏的來台史了，最早他們是乾隆年間，應該是西元 1750 年的時候，從大陸(福建漳州)到台灣來。那來到台灣以後，最初的落腳地是桃園的「大科坎」，就是現在的大溪。然後後來慢慢往北移，移到現在土城'樹林交界那一塊，叫做「大安寮」(現在土城永寧)。其實我講的很簡單，但是這都經過幾十年的時間，當時他們在大安寮開墾很長一段時間，那我們這一房的祖先，他就開碾米間，台灣話叫做「ㄍㄨˊ ㄨㄛˊ ㄍㄨㄛˊ ㄍㄨㄛˊ」，當時滿有成就的，當時叫做「簡逢源」(也是在大安寮)，後來是因為遭到盜匪的襲擊，所以覺得(大安寮)不安全，所以

我的...算我阿祖，他們就跑到這裡來，當時這個地方叫做「八芝蘭」，士林叫做「八芝蘭」，這裡是「圓山仔腳」，當時先借住在(芝山岩)何氏人家(以前圓山仔腳在地的地主)，然後仍然要繼續他的碾米的事業。所以和何先生商談了好多年，大概有將近十年，然後要跟他買房子，談了快十年才談成，那個房子就是你剛剛看到(照片)那個。他那個(房子)其實是有兩層，算是三合院，兩邊有護龍，前面有圍牆。其實買的時候那是舊的，後來更有錢的時候又再旁邊蓋一個新的，那個新的(房子)他的材料都是從都當時的福建運過來。當時我們和何氏人家買的房子算是「翹脊厝」(屋脊是翹的，家中有功名子弟，官府允許興建的房屋形式)，當時我也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間房子是翹脊厝，有重要意義，所以何姓人家不肯賣，因為也太久了。可能他(何姓人家)也捨不得啦，或是認為沒有必要。我們並沒有強佔，當時買的時候，我們也有那個證明，那那個證明我現在都還有。我確定這份證明都還在，就是當初淡水廳發出一個有點像所有權狀的一個賣賣契約。

在過去的這種家族裡面，常有這種事情(制訂契約分家產)，剛我們有聊到關於「螟蛉子」(沒有血緣關係，也沒有正式認養關係的子孫)，這個在早期先民來台灣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的很多。因為很多(先民)都是單獨一個人來台灣(羅漢腳)，可是他為了要繁衍後代，所以他必須說給人家招贅啦、譬如說去找人來給他的小孩啦，只有用這種方法，所以先民是滿辛苦的，因為在我們的家族當中也有這種情形發生。我的阿公就是過繼給他的叔叔作兒子，結果他的叔叔(養父)這一房繁衍的很好，有很多的財產，那我阿公原本這一房，就是沒有什麼，可是我叔公這一房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還有他的弟弟啊，當然我叔公他是不會去計較，但是他的子孫就會去計較(我父親是過繼來的，沒有

直接血緣關係)。而本來這一房，到了現代他的子孫都沒有繼承到什麼東西，因為他的祖先不才啊，可是看到我們這一房(被過繼出去的)平平都是同款的老父生出來的後生，為什麼差這多？就是因為我阿公是去繼承他叔叔這一邊的，所以我們這附近(芝山岩)可能所碰到的所謂簡慶輝、簡炎輝啦那些人，他們就是我講的我叔公這一房的(沒繼承到家產的)，那他就看我們家為什麼有繼承到財產，雨聲新村後來改建了，都得到一些財產，他們就想辦法看有沒有辦法去弄一點，我爸爸還在世的時候，就看到他們整天來家裡吵，為的就是公的這一塊(照片裡的老房子)，可是最後還是被徵收掉。

國民政府來台初期簡家發展簡述：

我阿祖當時留下來的產業，除了我剛剛講到的那一塊(芝山岩)，還有其實在板橋那裡也有，就是現在的遠東紡織廠幾乎那一大塊都是，後來都被政府徵收，所以我阿媽當時很可憐，就從台北橋那裡慢慢的，不能說用走的，就是坐人力車等等的，就跑到板橋那裡去收租，那個年代收租其實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地主都低聲下氣的和佃農收租，拜託他們給租吧！因為那時候改朝換代(國民政府來台)，農民抬頭，所以佃農會對地主吐口水等等的。我們講不客氣的，像當年的這些地主，跟大陸的所謂「打倒地主」的那些地主是不一樣的，這些(台灣的)地主像我們剛剛講的，是先祖很辛苦去開墾出來的，不是去強取豪奪來的，結果你(國民政府)一個三七五搞的好像地主不對了。這些土地改革政策，在芝山岩這邊我是知道沒有多大的影響，當初為什麼沒什麼影響也不了解，沒有深入去研究，可是在板橋那個地方，是真的縮減的很多。公地放領之後，他給你(地主)很多農林的股票，當時我阿公

已經往生了，我阿公在還沒光復就往生了，因為躲空襲的時候被嚇死的。那時候的時空背景我阿媽也不了解這些東西(土地換股票)，都說是「拿一堆放屎紙」。所以說老一輩的人是非常非常怨恨陳誠，當陳誠過世的時候我們家是放鞭炮的。他們都很清楚，我這個(土地)是辛苦耕耘來的，不是去強取豪奪來的，我花這麼多心血，擁有這些土地，結果一下子都不見了，那我是不是碰到強盜了？

當時我們家在芝山岩社區這邊三七五減租的時候是沒什麼影響，可是民國五十年以後就陸陸續續被徵收很多了，因為都市計畫的關係。你看雨農國小，一整個國小的地都是我們家的，還有他(雨農國小)前面的道路(雨聲街)、再加上陽明醫院的一點，這都是因為都市計畫徵收。你有沒有發覺為什麼從石頭公這個地方過去路(雨聲街)是彎的？他不直啊，雨聲街並不直啊！就是當初緊鄰著我們家那塊地是莊阿螺的地，他當時是台北市議員，他當時有影響，所以變成我們家的地被徵收作為道路用地的比較多，所以我們家只剩下一小塊，後來也蓋了房子，就是現在忠誠路一段 119 號那邊。雨聲街也是我們家的地，因為當時雨聲新村已經既成了，所以要開一條路給雨聲新村使用，所以就徵收道路用地。不過那時候國防部在雨聲新村協調的眷戶購地蓋屋又和我們家完全沒關係。

我早年也有聽我父親說早年他們開墾這些地，跟旁邊的人也會產生一些摩擦，特別是水權的問題，因為水從哪裡來？水是從河邊(雙溪)那裡來，河邊都有做水車，水車的旁邊那塊地應該都是屬於我的嘛，不是大家的，可是水引出來的時候，你要怎麼走？(基本上我所想像這邊早期的社會，老人家常常說是三塊厝、五塊厝，只有幾戶人家共同

在這裡，構成的一種小型的散村的社會，家家戶戶都隔的有點遠，那基本上我會覺得水權這種東西，應該會演變唯一種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那長期下來一定都會產生一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不過詳細的處理方式倒是沒有什麼印象，只是說會產生出一些爭端或摩擦，需要進一步協調。你剛剛講的三塊厝，我們以前這裡好像沒有這樣的稱呼(不過日據時期的老人家通常都會如此稱呼)，我印象中我小的時候，所謂的「鄰居」，不是在隔壁，是好遠，以前這全部都稻田，只有我們家，你看照片那還是稍微有改建之後，你像在看有放好幾隻羊的地方，那也不是好的房屋，是土角厝，然後鄰居是現在加油站那邊是方姓人家，我的鄰居看起來最像樣的就是他們家。後來有一些當時在雙溪公園那邊種菜也有農地被徵收的人家，在至誠路的北側有蓋一二樓的透天厝，大概是我唸高中的時候蓋起來的，大約是民國六十年，五十七年、五十八年左右。

對於兩聲新村的發展簡述：

早期新村的成員和住在包圍在芝山岩附近山腰邊的這些外省的人，應該沒有什麼很大的關聯。我剛出生之後，慢慢有記憶的時候，那個時候因為你知道剛撤退來台灣的時候芝山岩上面是有防砲連的，那都有一些阿兵哥，然後還有一些老士官，那些老士官不願意住在山上，山上可能沒有水或沒有電，就住山下。在山腳亂蓋房子的那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眷屬或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些沒有地方住的外省人，跑到這裡來蓋違建。那些士官會來平地來跟我們租房子，住在我們家，那個士官長就住我們家三合院的後面，那相處起來其實也不錯。我記的最清楚的是一個姓危的，危險的危，所以我才會印象很深刻，這個人

怎麼姓危？真的很好玩。他們對我們家，雖然台灣人，但是對我們很好。不過我們對於住在山腰山腳這些(蓋違建的)外省人就很不滿，因為他在山腰，接下來就是我們家了，我們總是圍一個籬笆，但是每次颱風沒辦法，可是平常的時候水就往你那個方向，污水就往你家排，然後颱風天之後籬笆倒了他就來給你侵占。所以小時後常為了這種事，然後我爸爸要出面，常會跟他們起爭執，我爸爸那時候在台北市政府上班，所以語言不會不通。那些住山腰的人違建實際上可能沒有軍籍，實際上是不是軍人的眷屬都不知道，可能是不曉得哪個地方來的外省人，覺得這個地方不錯，就弄個小小的一間一間的，連石頭縫中間他也能搞出一間房子，現在是完全看不出來，以前是真的亂七八糟，甚至一排這樣整個蓋出來，後來全部拆掉了，好不容易。那時候小的時候老是覺得這些外省的，然他們的下一代大部分也都是一些不良少年，吵來吵去的，我們家那時候住在這下面，從我們圍牆邊過的時候有時候過年到了弄那個什麼臘肉啦，都被人家幹光啦！那當然是沒有抓到，我們家那時候除了有田之外，還有種蓮霧，大概有十多棵也被偷採。位置就你看(照片)這排房子直直往那個方向的最邊界的地方，邊邊一整排都是。這個(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現址位於至誠路的五層樓公寓)是六十三年底破土，六十五年完成，就是蓋在雨聲新村的外圍，那時候雨聲新村的聯外道路雨聲街也已經徵收蓋好了。(以前除了對於芝山岩山腳的那些外省散戶觀感比較不好)對於雨聲新村內的眷戶倒是比較沒什麼感覺，當時眷村好像也沒有圍起來，沒有很明顯的一個圍牆，比較不像我們過去看到的那些眷村。因為當時(住家和雨聲新村中間)都還是稻田，每天你都看的到雨聲新村就在那邊。可是雨聲新村蓋好的時候，我們家已經不種稻了，田就給別人家在種菜，有一個

人專門在種，你看種了好大一塊。那時候雨聲街四十二巷前面種菜還有兩個水坑，一個水坑、一個糞坑，有一個眷村的小孩 嘯的一聲就掉下去，掉下去那一天剛好是民國五十七年的九月一號吧，那時候我新生報到，因為我是國中第一屆，九年國教第一屆，所以印象很深刻，我到那邊的時候，那個種菜菜園的老先生跑來找我爸爸。在眷村大規模改建(民國七十多年的時候)之前，我們就搬到這邊(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現址位於至誠路的五層樓公寓社區)來了，這塊是六十五年蓋好的，蓋好之後我們馬上就搬來這邊。隔沒幾年(老房子)就整個被拆掉啦！那時候搶救不及，沒有像現在這麼有 SENSE，後面那一間幾乎都是儲藏室，一大堆以前的那種紅眠床，從很多地方搬回來的東西都塞在那裡，古時候人家睡覺的那種紅眠床大概就有四五套，還有一些農具啊！我真對不起我的祖先。

那時候對於國家這種作為(拆遷舊住戶闢建芝山岩公園)，以我受現代教育，我覺得說也好啦！社會在進步，過去一些陳腐的現象、不合理的現象、或是太過於破舊的都把他改掉，我覺得現在(芝山岩公園)做的很好。問題是手段上面是不是需要這麼激烈，是不是有考慮到某些人的權益？那再加上說我爸爸他們兄弟多，兄弟多的時候加上他們兄弟共有的時候，往往說其中有一兩個，像我四叔他是華南銀行做到副總退休，我五叔在銀行當經理，他們那種人他當然不願意跟你談(土地拆遷)。那龍生九子，各各不同，有的很有才情，有的老老實實，像我爸爸雖然公務人員退休，可是說實在話，在還沒有蓋這片(房子)之前也沒有財產、現金。所以他們當然如果說有建商來談，都希望能夠促成說要蓋房子啊。可是像我四叔、五叔他們那種人本來就是靠自己的本事，那他也知道他名下有這塊地(共同持有)，他也不願意。當

我爸爸他們提出(和建商合建)他們就不配合。所以過去我在看我父親在處理這些，老是就是我父親出面，因為他是公務員，所以對於這種公家單位的流程、做法，比較清楚，我爸爸他老三嘛，其他後面的叔叔可能都沒有這方面的能耐，所以一有到公務、公家方面的事，他們第一個想到的都是我爸爸，在台北市政府當了公務員當了三十二年。以前我們這條路(至誠路)叫什麼路你知道嗎？叫做「大馬路」，我實在是可惜沒有留下當初的信封，以前我們就是寫「陽明山管理局士林鎮大馬路」。現在這條路(至誠路)上去，就是方先生他們家很漂亮，有護龍，再過去都還是稻田然後接到現在的士林橋，士林橋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是滿簡單的，幾根欄杆而已。當我每天上課唸士林國小，每天上課就從這個地方走，不過我沒有走士林橋，我在中間那個地方就有一個便橋，只是一個水泥塊，旁邊也沒有護欄，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可是當然滿寬的啦，也不會說這麼容易就掉下去了。過了以後就到固利康那邊，現在士林後街那裡，便橋到底誰蓋的我這麼小也不知道。可是便橋的左手邊那裡有一片竹林，現在回想起來好想是一個變電所，都會發出一些聲音，尤其到了國民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到了冬天，覺得很可怕，都用跑的，我姐姐跟我差兩歲也是唸士林國小他也嚇的要命。

這邊過去差不多兩個公車站牌的地方，容易淹水，只要颱風來就淹水，有一年格樂里颱風的時候，淹到什麼地步，整個汪洋一片，淹到鐵軌上面，那時候有淡水線，跟鐵軌幾乎一樣高，我們家那個位置算是山邊，就看說那個水都快要上來了。堤防是大概民國六十年左右就蓋起來了，所以台北市政府這一點我必須要肯定，台北市政府不管過去誰當市長都很有眼光，知道這個(堤防)是最重要的，你現在看到

南部的狀況就會搖頭，同樣給你那麼多錢跟時間，你能做出這些東西嗎？這種東西是百年大計，你當初做了，今天就有效果，以前為什麼忠誠公園那邊叫做「湍雅」？就是因為他地勢低，都是泥沼，那現在還叫「湍雅」嗎？現在叫蘭雅，這個防洪的堤防做了就是好。以前小時後颱風來淹水的時候，家裡面窗戶都用麻繩固定住，我聽他們說以前山邊很多墓碑，還搬墓碑回來壓，所以說這個堤防對於我們這個地區影響滿多的。堤防旁邊的河濱公園他的闢建還有管理，綠化等等的，那個都是後來的，堤防一做好的時候就光光只有堤防而已，而且只有這一面(靠近芝山岩社區這一面)，不是兩面一起做的，一面先做，後來才做另一面。後來才有河濱公園讓大家運動的，你看現在里長弄那麼漂亮那些樹，那時候才那麼矮，現在這麼大，我們那時候想這怎麼長的起來？怎麼種這種奇奇怪怪的樹？我之前養了一隻狗還埋在那個地方。其實以前這個地方，真的根現在相差太多太多了，除了我剛剛講的那幾棟房子，都是田。後來慢慢看到第一個看到有蓋房子的，新房子，很興奮，所謂興奮是指現在不叫做豪宅，可是以前蓋那個房子，就在至誠路公車下一個站牌那邊。他蓋完之後就是山邊的別墅，百二崁轉過來那一片別墅，那個是外省人蓋的，因為我的高中同學他就住那邊，所以我那時候每天就從我這裡走到他家去玩，我那個同學他爸爸是中國旅行社的，那時候我們還住老房子，沒有人能住那麼漂亮的房子，啊為什麼不是我們台灣人？民國六十年的時候我們這邊也蓋了五層樓的公寓，我那時候已經唸大學了，那時候就是建商來談，我父親負責撮合家族內兄弟共同持有的部分，我父親當時希望是六四分，不過最後是比五五分好一點，大概五五五分，然後我父親他們兄弟就用抽籤的方式決定分到哪一戶、哪一樓層。就是說我們先跟建

商分好，我們內部再抽籤分。這個也是這個地區(芝山岩)第一個外面建商進來找當地地主合建公寓的案子，這個建設公司叫做「福星建設」，再來就是眷村改建的大樓。

你剛剛有問我這個地方有一些四層樓的公寓是什麼時候蓋的，我印象中是福林橋完成後才蓋的，也大概是民國六十年左右的時候，那福林橋為什麼突然之間冒出來，我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過去在這個地方生活，本省人和外省人界線是非常清楚的，雨聲新村是外省人、山邊的這些也是外省人，然後靠近情報局那邊更是外省人，那條巷子裡面，撞球間啊，在我小時後的印象，那些地方都不要去比較好，去了好像挑釁人家，我們台灣人就幾塊地，這個是小時候的生活型態。那我為什麼沒有辦法去唸雨聲國小，明明離雨聲國小比較近，因為我不是情報局的子弟，然後我必須要走路走那麼遠到士林。所以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小學那時候沒有話說民智未開，我國中我那時候唸士林國中，我是九年國教第一年的，那士林國中是學區制的，不用考，就接觸到一些外省人，以前士林國小整班全都是台灣人啊，到了國中開始就會結交外省人，尤其是我又特別喜歡結交外省人。包括干城那邊，士林官邸那邊叫做干城，我整天跑到那邊去，甚至課後補習完也跑到干城那邊去，那裡小禮堂那邊，你想想看從這裡走到干城那邊，就是要走雨農路然後一直走下去。

口述	標題	名山里里長廖岳口述歷史
歷史	主題	芝山言社區民主化時期的前沿階段
文字	描述	名山里里長廖岳分享其個人進入芝山岩社區

記錄		的歷程
10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名山里廖岳里長。(註：廖里長為本省籍雲林西螺人，搬來芝山岩社區迄今已三十六年，曾於情報局福利社工作，全方位參與芝山岩社區近期之發展)

訪問地點：芝山岩社區名山里辦公處(位於至誠路)。

訪問主題：回顧芝山岩社區國民政府末期過度至民主化之發展階段

問：分享三十五年前剛進入芝山岩社區的歷程，以及在情報局服務的感想。

答：我是早期從西螺來到台北，那時候有考到高中但是沒有錢可以讀書，沒有註冊錢，後來想說我的父母親不是高官，所以我沒有辦法升學，我要就業學一技之長，因為人有一技之長就不會餓肚子，有職業就不會貧窮，是這樣子，後來我就靠人家引薦去一家鐘錶店學鐘錶修理，音樂家德布希人家說他是一位偉大的鐘錶匠，其實鐘錶、音樂、藝術，在西方社會是受尊重的行業，但是台灣是把他當成一位工人看待，不是受尊重的行業，所以整個士大夫觀念在台灣早期的社會是很嚴重的。後來我在那家店都沒有離開，待了五年八個月，後來我要離開我自己要創業，剛好在情報局，我們芝山岩這裡的情報局，啊情報局裡面的福利社有缺人，因為他們認為說那些師父都不大會修理，情報局開福利會議的時候內部反應說這個師傅不行要換掉，後來人家給

我引薦，說我技術不錯，我適合留在那裡，那我說我試試看，當時是透過一位福州人介紹進去的。去情報局福利社也要安全調查，安全調查以後我管修理部，另外一位小姐他的父執被跟情治單位跟軍方可能很熟，所以她管門市部。後來她和裡面的高官的眷屬又合不來，因為那些眷屬都很跋扈，她說全部要給我做，我說好，門市部跟修理部都我來做，認為我表現不錯，很感謝那個楊小姐。當時國軍福利中心也是有依照行政體系的規定，要一百塊抽兩塊錢的福利金，給福利社，我們要去議價。我在那邊待了一年多快兩年，也很感謝給我成長的機會，那裡外省人比較多，剛好我去的那一個月是老蔣死掉，每個人都披麻帶孝，肩膀都綁麻線，好像說對他的領袖效忠。那我的感覺是說我做一段時間以後發覺我沒有背景，我父母親不是他們同族群的，後來有時候修錶就不給錢，他們就跟你嗆聲，說「你來我們這邊賺錢還想跟我拿錢？」是中階的軍官或是高階軍官的眷屬比較容易這樣，我跟他們說「我材料是瑞士進口，我工錢沒拿沒關係」總之在那邊吃了很多虧受了滿多的委屈，後來我就離開情報局福利社。我後來在雨農路那裡的雨農市場租房子開錶店，是半樓房的夾層的，後來在那邊作也做十年，那時候還算早期，那時候我還在情報局修錶的時候，現在至誠路一段別墅那裡一間房子沒有多少錢，還沒蓋好的時候，我們有時候中午都躲在那裡睡覺，同事大部分都休息到一點半才進到福利社裡面繼續做生意。這個過程也差不多經過一兩年，情報局雨聲國小旁邊那條巷子，那時候有撞球間，一些比較適合軍中充員兵(義務役)生意的店家都有，他們出門大部分都穿軍服，梅花的中校、上校，槓的少尉都有，我印象很深刻那時候三四十年前的氣氛其實滿威嚴的，解嚴以後軍方都退走了，福利社也裁撤掉了，民主化過程就是這樣子。

在六十四年的時候，那時候的氛圍是滿威權的，那時候報禁啦、雜誌禁啦，你就不能亂講話，所以我那時候也剛在吸收一些社會的新知和社會經驗，我是還沒有多大的感覺，但是後來有時候修錶不給我錢，然後跟你放話，我就會重新思考說這個地方是國家的機關不是你私人的禁巒。然後我就會看一些比較進步性的雜誌，或是一些文學、一些哲學，透露一些台灣民主改造的過程，讓我思想啟發說台灣的民主政治應該是民意政治，可是台灣卻是軍事管制的時期，我那時候離開情報局福利社戶口要遷到雨農市場的時候，我戶口要遷進來也要兩三個月的安全調查，因為那時候還是「陽明山管理局」，那時候市場百分之七十都是外省人，因為附近有雨聲新村、雨後新村、忠勇新村、懷得新村、干城四村、還有官邸，這些人全部都在那邊買東西、買菜什麼的，那邊大部分都是眷村。

問：分享早期芝山岩社區的景觀和現在有何差異？

答：當時至誠路這邊開始要蓋房子，當時叫做「五百戶」，因為要蓋五百戶，不過我民國六十四年剛來的時候那個地方還很空曠，整個都是雜草但是有都市計畫，路都有做出來，人家說要都市更新、重劃，那電纜多少都有地下化，路型都有畫出來。後來聽附近有些人說那個地方是台灣省教育會的土地，從日治時代就是教育會的土地，後來國民政府來的時候就改成台灣省教育會，本來聽說要蓋國小，但是後來沒有蓋，蓋在石頭公對面的雨農國小現址，可能是考量那個地方地緣比較集中、村落比較集中。「五百戶」還沒有蓋起來的時候，都還是雜草的時候，我們雙溪河邊很多人都在養鴨養鵝，那個叫做野溪，還沒有堤防，包括還把鴨趕到這片第上面曬太陽，我那時候印象是很好

玩。而現在里辦公處這邊四樓的房子比馬路對面的還要早蓋，那時候滿新的，我印象中那時候公寓大門出入口是紅色的，然後鑲白色的邊，是很古色古香的。

那時候的情報局附近都很多違章，然後芝山公園也很多違章，因為那個地方有情報局的交通車的修配站，叫做「汽車隊」，就是以前簡家那邊，現在文化考古探坑那邊，汽車隊的對面叫做「105 號公園(預定地)」，現在改成「名山公園」，那個地方當時也是全部被軍方的眷屬佔走，「105 號公園」以前是很低窪深陷的，後來作公園的時候才回填，因為早期那個地方都違章蓋一二樓，一層半的房子都是軍方眷屬的，那他們要下去要經過斜坡，有階梯下去。

以前我們要上芝山公園的階梯無論是上去惠濟宮的階梯還是百二坎，旁邊全部被違章建築包的滿滿的，聽說他們可以就可以佔地，軍方就會出面給他們做補償，向文官制度的行政體系要補償費，一個地方的補償都三十幾萬，因為那時候軍方的勢力滿大的。惠濟宮還是可以出出入入運動，那如果說惠濟宮的西邊那個地方，叫做要塞堡壘，全部都有駐軍，那時候一般人都不能靠近。我的印象中，堤防還沒做之前，連堤防旁邊都有很多違章，有一些自助餐啦，中午我們就會去吃，都是軍方的眷屬，情報局的眷屬經營的，後來堤防作以後就徵收，變成今天這種風貌。我的印象中，我們雨聲街這個三角窗有一個方家的舊房子，是民國八十一年左右說要蓋加油站才拆掉，因為我們反對加油站，有抗爭過。

芝山岩這個地方，我住雨農路住了十年，來這邊(至誠路)二十六年，「五百戶」在廣告的時候，我們就來這邊定房子，那時候我結婚了一

年多了，我就來買這裡，那蓋了兩三年我們就搬進來這裡，搬進來之後當時至誠路很亂，沒有人行道，人行道差不多一米而已，裡面都是很髒亂的花圃，一堆雜草，路邊人的花園也都亂放東西，所以我們都從雙溪的堤頂步道那裡走到雨農市場，因為我們這裡房子蓋好以後堤防也做好了，當時大約六十八年左右。芝山公園對面都是一二樓的透天，又因為有情報局汽車隊的關係，自然而然地緣關係，那邊開了五六家的修車廠，現在剩下兩家，一家是兩個店面的。修護隊是情報局的軍人，軍職跟他訓練成專業的，專門修護保養那些交通車，自然而然對面就開了很多汽車修配場，跟地緣關係結合在一起。不過他們的執照都放在濱江街那邊，這邊的營業執照都是寫零件買賣，也是等於變相修理，那是他們走法律漏洞。每次我社區申請機費的計畫或是環保的評鑑，我都會寫這些，就是這些修車廠是社區毒瘤，會有噪音也會有由污穢污染，以前還會噴漆，有鈹金、有烤漆、有引擎的啊，都不同的部門，啊他們錢賺一賺，屁股一拍就走，反正錢就是賺他的，環境污染留給社區。所以民國八十七年社區環境改造的時候，那些人反對我最力，因為他們每個地方(人行道)都要申請斜坡，叫一些民意代表去撐腰，而這樣的話社區環境改造就不能成功。我們社區就是要「人行道做大、車道做小」目的就是進到社區就是以人本營造，要減速慢行，減少噪音、污染、灰塵；車道小我們斑馬線就縮短，對小孩子跟老人家是比較安全，穿越時比較安全。我們社區人行道的緣石是花崗岩做的，其他地方的社區就是水泥鑄的，也是里長要去要求政府，像雨農國小那邊，我也是跟他要求說一定義給我做岩石的，不能給我用水泥那種東西。當然這也是因為芝山岩是國家的二級古蹟，那週邊的營造就要和一般的地方不同，那就有整體美。

社區還有一個變化就是說，每次下雨都會積水，我們這個地方最低窪，光是我們名山里就有兩座抽水站，福林跟芝山，靠山邊的比較不會。因為人類生活的習性是怕淹水，靠近福林橋就愈低窪，我那時候第一任里長的時候，活動中心成立以後，舊的眷村每次颱風都會積水，我都會廣播叫他們到我們那邊去避難，他們都帶棉被到二樓去。

問：當時對眷村的印象為何？

我剛搬來的時候是比較少過去雨聲新村那邊，大都往情報局還有雨農市場的方向活動，直到我們在做反對加油站開始，我才真正的深入社區的每一個角落，然後作社區的環境改造，這十幾年改改變很大。道路都變了、人行道也變了、整個社區的風貌都變了。那時候雨聲新村他們還有設一個「村長」，姓劉，這幾年過世了，意思就是情報局他們眷村的眷屬，如果有什麼建議要反應，有時候要反應給軍方，有時候他也是做橋樑的角色。

問：解嚴以前芝山岩社區的生活有無特殊之處？

答：解嚴以前有一種「戶口普查」，會請當地的鄰長帶普查員到你家，然後在那個時間內你不能離開你的戶籍地，那一段時間半夜會來敲門，問說你家有幾個人，然後就跟你訪問，那時候解嚴以前都是這樣子的，我想士林芝山岩這個地方都是這樣子的。那我那時候還沒結婚，我是六十七年才結婚，我六十四年來到了芝山岩我感覺到就不同，聽他們老一輩來講，說離官邸越近，附近的房子不能有門窗，怕你槍砲對準官邸，官邸那個地方以前日治時代也是一個要塞堡壘，也是一個官舍，很重要的地方。雖然那個地方離芝山岩不是很遠，也是說很近，都有

地緣關係，我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的感覺喔，台灣從六十四年老蔣死掉以後，開始有接觸一些政論性雜誌，我第一次接觸的政論性雜誌叫做「富堡之聲」，那時候是張富忠編輯的，跟林正杰什麼的，那時候所謂的黨外，開始才有台灣另外一種聲音，那時候我們都躲在裡面，不敢聲張，我們做生意更不敢聲張，不過我們會偷偷的去買，他們也不敢排出來，那都是禁書。

口述 歷史 文字 記錄 11	標題	名山里里長廖岳口述歷史
	主題	回顧芝山岩社區國民政府末期過度至民主化之發展階段
	描述	名山里里長廖岳分享分享芝山岩社區民主化前夕的社區氛圍和景觀以及芝山岩加油站事件的歷史過程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名山里廖岳里長。(註：廖里長為本省籍雲林西螺人，搬來芝山岩社區迄今已三十六年，曾於情報局福利社工作，全方位參與芝山岩社區近期之發展。)

訪問地點：芝山岩社區名山里辦公處(位於至誠路)。

訪問主題：回顧芝山岩社區國民政府末期過度至民主化之發展階段

問：分享芝山岩社區民主化前夕的社區氛圍和景觀。

答：那時候(民國六十四年)老蔣死掉，我剛好透過一位同行(鐘錶業)的朋友介紹到情報局福利社修錶。那時候他們情報局的人，他們肩膀都有別「麻」，披麻帶孝，他們那些人對國家領袖都忠心耿耿，在台灣的風俗裡面，無論是河洛人還是客家人，我看到那個場景，以為是他們的親人過世，後來我才思考到原來他們效忠領袖的方法也有那個可愛的地方，現在是不可能了。而芝山岩這附近的發展，以前堤防還沒做的時候很容易淹水，現在復興橋旁邊有一個「慶山鰻魚場」，一遇到颱風洪水氾濫的時候，那些鰻魚都跑出來，當時我們這在雨農路那個地方，眷村的人還有其他社區居民全部都出來馬路上撈鰻魚，這是很好玩的。然後芝山岩這個地方很多都還是違章建築，像雨農橋頭當時有一間違章叫做「芝山岩自助餐」是一個姓「儲」的退伍老兵，娶台灣老婆在那邊開的，那他的朋友在自助餐店幫他洗碗，是一個簡太太，也是這附近早期簡家的後代，他就順便拿自助餐的廚餘養豬。然後簡家古厝旁邊有一個「情報局汽車隊」，保養修理情報局的交通車，所以至誠路衍伸我們現在整條路都是修車廠，到現在還有很多家。而現在至誠路一段岩山里那邊現在面向堤防的別墅，那時候我們民國六十四年剛來的時候還正在蓋，那時候都沒什麼人，房子蓋好後也賣不出去。現在志誠公園對面很多人種一些養不活的高麗菜，那邊還有一個電台，叫做「正義之聲」廣播電台的電塔。

【附件二】「芝山岩社區眷村與都市更新主題」焦

點訪談逐字稿

口述 歷史 文字 記錄 12	標題	芝山岩社區居民徐先生口述歷史
	主題	芝山岩社區眷村都市更新發展土地開發商焦點訪談
	描述	回顧雨聲新村改建過程以及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發展歷程。
	出版者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權利	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格式	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 文件

訪問人物：芝山岩社區居民徐先生。(註：徐先生為兩聲新村都市更新之重要土地開發商，參與主導兩聲街東側之兩聲新村改建之工作，兩聲街東側靠芝山岩側約有半數以上面積之大樓為徐先生之建設公司進行土地開發工作，因此是芝山岩社區現代建築樣貌的重要推手。)

訪問地點：芝山岩社區兩聲街徐宅。

訪問主題：回顧兩聲新村改建過程以及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發展歷程。

問：當時是什麼機緣之下，前來芝山岩社區進行眷村改建與土地開發？當時芝山岩社區發展的背景為何？

答：當初我最早是住在天母西路那邊，天母西路在民國六十三、四年的時候，我在天母西路，以前叫「天母三路」，我在那邊蓋房子，和現在中山北路七段那邊有兩顆老榕樹，就是那圓環那邊到榮總，叫做「天母三路」（現今天母東路），整整條路當時後都沒有房子，只有兩間還是三間透天，還有一間「柑仔店」（雜貨店），那時候我就在那邊蓋，那時候我在天母三路八十七巷，快到河（磺溪）的那邊蓋房子，那時候蓋五樓的房子，蓋好的時候我就搬去住，大概民國六十五、六年，我就住在那邊了，我那邊大概住六年。住六年那時候都是石頭房子，就是石頭蓋的房子用來租美軍的別墅，以前天母那一帶都是那種房子，不然就是以前台灣銀行也是租給美軍那種木頭的房子，不過石頭房子比較多。那時候我在那邊蓋公寓也是在很前面啦，那時候都還沒有什麼房子，我媽媽那時候去那邊說「你怎麼搬到這麼鄉下來？」那時候我的工地到現在三五宮那邊，一個土地公三五公廟那邊，只有那邊的樹下有麵店，所以工人要吃麵一定要從磺溪走到那邊，只有那邊才有麵店賣給工人吃麵，所以民國六十五、六年我就住在天母。

住在那邊(天母)啊，住在那邊以後，因為常常要到台北上班啊，那時候公司在忠孝東路，走中山北路，有時候中山北路回來啊，順便繞一下芝山岩社區這一帶，這一帶也是剛剛才都市計畫，尤其忠義街那一帶。忠義街到我們雨聲街那時候下面是大水溝，以前還沒有蓋(路面上道路地下排水箱涵)嘛，都大水溝。我來這邊(芝山岩社區)蓋房子的時候，那時候陽明醫院那邊還是水溝，灌溉渠道，那條水溝一直通到雙溪河邊，雙溪河那時候我民國六十二年我的老闆就住在現在雨農橋下，當時雨農橋下有二十幾棟別墅，楊麗花也住在那邊，那邊有游泳池什麼東西的，過一個簡單的橋，車子可以開進去，很多有游泳池喔，像

楊麗花他們家都有游泳池，雨農橋下有游泳池有什麼，好像一個小島一樣裡面有二十戶的住家，旁邊就是外雙溪，那時候外雙溪沒有像現在一樣做的那麼整齊，河道一直就繞進來(亂流)。以前這二十幾戶一二樓因為沒有堤防，這一帶那時候是常常會淹水，聽說那時候淹最高我不知道，聽說是有淹到半層樓這麼高。那時候因為我住在天母，如果有西北雨，現在橋園餐廳(中山北路福國路口，福林橋下)，再過去一點那個文林北路那邊舊美國學校，都會淹水，每次只要颱風天，啊美國學校又淹水怎樣的。淹的最高將近也是半層樓到一層樓之高，我有時從公司回天母，因為中山北路這邊淹水，不能過，所以我都繞路到承德路從石碑回到天母。

也就是因為這個地緣關係，所以對芝山岩社區就有接近、有認識。當時知道有新的都市計畫，並且在芝玉路、德行東路芝山國小那一帶都是新的都市計畫，以前跟我們做工的、作模板的啊，他們都是那邊的「田橋仔」，地都賣給太平洋建設，以前都一坪土地一萬多賣給太平洋建設，都市計畫的時候就賣給他了，太平洋建設就慢慢蓋五層樓的公寓。都市計畫在我們(芝山岩社區)這一邊，至誠路和雨聲街口這邊當時是教育會的土地，好像是台灣省教育會，當時蓋了將近五百戶，就叫做「五百戶」，也是五層樓的公寓。因為我在那邊繞一繞常常來這一帶，以前這裡都是叫做「雨聲新村」，雨聲新村那時候都是一二樓，和我們旁邊還沒有蓋的房子一樣，那時候一戶房子的市場價值在一百萬到一百四十萬之間，買賣價就對了，大概是民國七十一、二年那時候，還是這種價錢，一百四十萬左右，那時候隔壁要賣給我我都不要。那時候因為有這個機緣啊，就跟「情報局改建委員會」「雨聲新村改建委員會」以前最早會不會是情報局以前的宿舍在配給他們的

眷戶時有建立連絡單部不知道，以前有一個退役的中將我們叫他龐中將，那時候是改建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那時候就跟他來談合建，大概也是蓋七樓的(雙拼電梯華廈)，那時候就由我接手，那時候民國七十一年左右就開始一直在談，七十一年就簽約，七十二年我就領到建築執照，七十三年這邊的房子就蓋完了，七十三年十月就完工了。完工的時候那時候樓上一戶房子一坪才賣六萬塊錢左右，一戶有四十二坪多到四十三坪，一戶賣兩百五十萬到兩百六七十萬之間，一樓的話是開價三百九十萬，靠馬路前面的店面是四百六十二萬，是賣給那個作麵包的豐原麵包，一樓還包含地下室喔，才四百多萬，後面(巷子內的一樓)才三百九十萬喔！當時和原住戶協調也要一年左右，眷戶主要都想改新的，眷戶當初要換新房子因為是一二樓的房子，面積都很小，地只有十幾坪而已，後面都搭違建，所以當初防火巷只有五、六十公分，了不起就是六、七十公分左右，所以整條都違建完了，剩下一個人能通過而已，衛生下水道都是人工去挖，挖土機、小型怪手都沒有辦法進去都人工挖的，所以我後面衛生下水道都是人工挖的。舊的眷戶土地都有二十幾坪，二十出頭坪，房子一層樓以前只有十幾坪，還有前面的院子啊、圍牆啊，加上第二層樓了不起三十幾坪，因為那時候房子也蓋滿久了，也二十幾年了，房子也舊了，因為以前房子也蓋的品質、工法都比較差一點，所以有的會漏水、有牆壁油漆方面人家講壁癌啦之類的，就不好，大家就講要改建。改建他們原住戶都不太要一樓，所以一樓、二樓都是業主分的，都是我分的。他們都要頂樓、六樓七樓他們最喜歡，一般人都是分到是四十幾坪、四十幾坪，但是分來的時候大概一半以上都是賣掉，他們都轉賣了，所以剩下住這裡大概一半左右，那時候新房子價值兩百多萬，透天的就房子才一百多

萬啊，我這個新的值兩百多萬，我當然要這個啊。拆遷的時候，那時候也是滿順利的，那時候改建委員會大家就談成了，補貼他們在外面租房子。不過那時候改建委員會只是協調的義務，沒有實質的權利，因為產權不在他們，產權是屬於私人的，好像是一個管理會、溝通管道、互相協商這樣的組織而已。

那時候公家也希望說這一帶的房子巷子都很窄，以前這裡只有三米巷，車子都進不來，因為雨聲新村以前兩棟的圍牆跟裡面的房子夾起來，裡面的走道很窄，兩米多三米都不到，車子進不來，所以他們(政府)也急著要改建。改建最起碼(市容)整齊，巷子又是六米巷，剛好配合前面雨聲新村雨聲街二十二米路剛剛好水溝上面加蓋好，你看以前這個地方中間有水溝(雨聲街)，以前聽說老總統蔣中正啊偶爾也會到這裡散步啊，繞一圈，走走路、散散步啊，所以這裡的榕樹很漂亮你知道嗎，都用剪的，目前我們這邊的榕樹，從頂好到貓頭鷹這一帶只有這一段的外圍是屬於雨聲新村，就會修剪的很漂亮有沒有，他們(眷村)委員會大概有在整理。所以這邊的榕樹我住在這裡二十六年，每一年都有修剪，就是雨聲新村外圍這一段修剪的特別整齊，這裡住很多情報局的員工，大部分都是。

問：芝山岩社區早期的房子都是蓋五層樓的公寓，您所參與的都市更新以及之後的建案都是興建七層樓的電梯華廈，政府是否有提供誘因，讓民間的資源可以更為快速的作為眷村改建的資源？

答：他不是這樣算的，以前的房子高度算法是「路的一倍半加六米」，譬如我的路是六米，一倍半是九米，再加上六米就是十五米，剛好就是蓋五層樓的房子，早期的建築法規和臨路的寬窄有關係，但是我這

這裡還有限制什麼東西，最早芝山岩社區是不可以蓋高樓的，因為你這個高樓會直接(影響)到士林官邸的危安，你影響到士林官邸，如果架個機關槍，萬一可以掃射的話，就威脅到士林官邸週遭的安全。因為這個因素，所以這一次是最早開放蓋七層樓高度的房子，那時候總統也不在了(過世)，才「有條件開放」。那時候總統不在，芝山岩上面還有很多碉堡軍隊駐紮，我在這邊(芝山岩軍事管制區)有買兩個碉堡三個碉堡我忘掉(數量)了，他(政府)強迫你買啊，碉堡我不知道花多少錢去買，當時就要我繳錢去買，要我協助軍事管制區解禁時的拆除工作，我買了沒有去拆，我怎麼拆嘛？那時候法規就要你眷村合建開發的建商認購，然後要負責拆除，當時碉堡有射程有仰度幾度，要我買三個，買的時候還有阿兵哥住在那邊，一個好像幾萬塊錢我也忘掉了，我在嘉義也買了三四個啊，在嘉義新港那邊，那時候附近有十九個碉堡，我也買了三四個，也不一定是眷村改建才會要你買，只要附近有碉堡就有一定法規要建商認領協助拆除。現在芝山岩上面把當初的軍事管制區現在也列入史跡公園的一部分，現在旁邊有方位的那個碉堡就是我買的，他叫我拆，我沒有去拆他才有辦法做成現在的樣子。那時候這些碉堡部門的管理中心在龍潭(陸軍司令部)，反正就是去龍潭那邊繳錢。所以那時候是有條件開放房子蓋到七層樓，旁邊的「有誠」(雨聲新村旁七層電梯華廈，本地地主興建)，也是跟我們同一時期蓋的，那好像林家的滿有錢的，所以你看雨聲街對面進去還有以前眷村翻新的房子紅色的只有五樓，因為他沒有臨馬路，所以高度就沒辦法放寬，不過當初申請建築執照的時候都沒有說要買碉堡，後來才說要買碉堡怎樣怎樣的。

我來蓋房子之前就是芝山公園，芝山公園四周都是違章建築，大概有

兩三百戶，以前還有一個軍事車輛的修理場(情報局汽車隊)，在現在挖到骨頭那一帶啊，那時候修車廠滿大的，我們在圍牆外面看就覺得滿大的，是公家的，國防部的。以前雨農橋頭跟夜市一樣，全部都是一間一間鴿子籠違建，違建還有一條街挺熱鬧的，就在我們這後面的運動公園這邊，通到現在停車場那一帶(等於環抱半個芝山岩的山腳)有一條小街，就是違建，旁邊有小店，賣衣服啊什麼的，和現在仰德大道入口派出所旁邊也有一條沿著山的小街一模一樣。

那時候其實都市計畫老早就把這邊規劃為公園用地，可是當時國民政府實在沒辦法照顧所有的軍眷，所以就默許他們在附近蓋違章，能夠住進眷村的都是高階的軍官或是有背景的人，像宋楚瑜的叔叔、姑姑一個住我們樓上、一個住隔壁巷子，宋楚瑜一年都會來拜訪個幾次，八十多歲了，最早在師大那邊教書，後來在海洋學院(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教書，我問他你是教國文嗎，他說教 IC 的，腦筋非常好。

問：敘述雨聲新村尚未蓋建之前，週遭環境的樣貌以及印象為何？

答：那時候感覺上就很普通，山邊就是違章建築，也沒有去研究他的存在，只知道雨聲街還沒拓寬兩邊都是大水溝旁邊都是石頭路，後來蓋起來了才有都市計畫，包含五百戶那邊，巷道也很小，以前只有五米半，後來因為眷村重建才改六米，真的是這樣子的，以前都市計畫最早只有五米半。也是因為很多建築實務的問題...因為日本時代很多土地的「界址」，土地測量沒這麼精準，有誤差，重新都市計畫就說要六米，修正原本的誤差，畫建築圖的時候就說要六米，也因為還是太小，所以我房子這一側沒有做排水溝，我建築使用執照也沒有規劃水溝，只有做暗溝，不過巷口雨聲街下面本來的水溝很深，所以巷道

的雨水從暗溝流到雨聲街下面的排水箱涵，排水也不會有問題，但是附近是直到有堤防、有抽水站以後才不會淹水，那時候雨聲街的大水溝一直從陽明醫院忠義街那邊繞過來。

問：對於士林地區以及芝山岩社區未來都市樣貌發展，有什麼看法？

答：我們這裡再過二十年以後，這一帶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因為現在福國路再過去的州美里一帶，目前已經有都市計畫，規劃為「士林北投科技園區」，但除了科學園區、公共設施、道路用地外，還有規劃住宅區，靠近基隆河與外雙溪交界那一帶以後可能是台北市最好的住宅區，因為它的建蔽、高度都和舊市區有明顯的差距，此外還有景觀的搭配，當前台北市的建案「河岸」就是主流，以後那邊的住宅區甚至會超過現在被稱為「台北的曼哈頓」的信義計畫區。至於芝山岩社區還沒更新的零星眷村，就看現在政府的都更政策，至誠路還有中山北路這一帶，只能靠都更，但是那一帶都是以前老地主，牽涉到的人口非常非常的多，土地持有權的問題。像那邊遠鴻建設「雙橡園」（當地已經更新的大樓建案）單單那一塊地就七十幾個人，但其他地方也不是說更新無望，都市更新來講，最其碼要五年、十年，雖然一樓的租人做生意天天有房租收可能還會考慮，淡樓上的價值也會因為都更出來，並且都更以前還會擔心人口太集中，現在有捷運人可口以移動，並且都更後的社區都有停車場，像現在內湖一樣，停車位反而沒有說很貴，因為大家都有停車位啊，真的去租停車位，大直內湖那一帶不會說很貴喔，所以停車位的問題也就是老社區的問題，以前沒有這種規劃，以前我們這邊只有規劃室外六個停車位，像我現在這個停車位因為共同持有問題，還被後面的住戶告，要我拿出來，我是當初

賣的時候房屋銷售說明書在契約書上我都有畫圍牆，但是法官個人的裁決完全跟你想像不一定一樣。我也寫說住戶漠視他本來公共車位的權利，但是法官也是有他的解釋，說其他住戶礙於情面、礙於不清楚契約內容啦，不代表他放棄自己的權利啦，之類的。當初銷售契約都說明有圍牆，而且都有蓋騎縫章，這大樓的空地、防火巷、機車格都由一樓使用，但是法官還是判地上物所有的欄杆什麼都要拆掉。後面那棟的一樓因為也被列為共同被告，加上他二樓之前是凶宅賣給別人，被判刑八個月，所以他現在會怕，先把他的停車空間都拆了，所以我這邊也是非拆不可。當初眷村改建的大樓，一樓公共空間的使用問題，現在也變成老社區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時常引發一些摩擦。

【附錄三：歷史照片】



【陳女士家族合照，照片提供：陳女士】



【1970年代陳女士家族合照，照片提供：陳女士】



【雨聲新村舊照片，照片提供：陳女士】



【陳女士家族合照，照片提供：陳女士】



【陳女士家族合照，照片提供：陳女士】



【雨聲新村陳上校，照片提供：陳先生】



【1970年芝山岩照，照片提供：簡女士】



【1970年芝山岩照，照片提供：簡女士】



【1970 年芝山岩神社前廣場，照片提供：簡女士】



【1970 年芝山岩上宮廷式動物裝置，照片提供：簡女士】



【1970 年芝山岩上中國式涼亭，照片提供：簡女士】



【1970 年芝山岩神社前階梯，照片提供：簡女士】



【1951年簡坤山娶妻歷史照片，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年簡坤山娶妻歷史照片：嫁妝，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年簡坤山娶妻歷史照片：迎娶，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年簡坤山娶妻歷史照片：嫁妝，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年簡坤山娶妻歷史照片：黑頭車，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年簡坤山娶妻歷史照片：嫁妝，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年簡坤山娶妻歷史照片：嫁妝，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年簡坤山娶妻歷史照片：嫁妝，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年簡坤山娶妻歷史照片：黑頭車，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年簡坤山娶妻歷史照片：迎娶，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年簡坤山娶妻歷史照片：嫁妝，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年簡坤山娶名門之妻出嫁嫁妝遊街排場，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1 年簡坤山娶名門之妻出嫁嫁妝遊街排場，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6 年簡坤山與妻兒女於芝山岩隘門，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6 年簡坤山與妻兒女於圓山仔腳，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6 年簡坤山與妻兒女於芝山岩，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6 年簡坤山與妻兒女於芝山岩，照片提供：簡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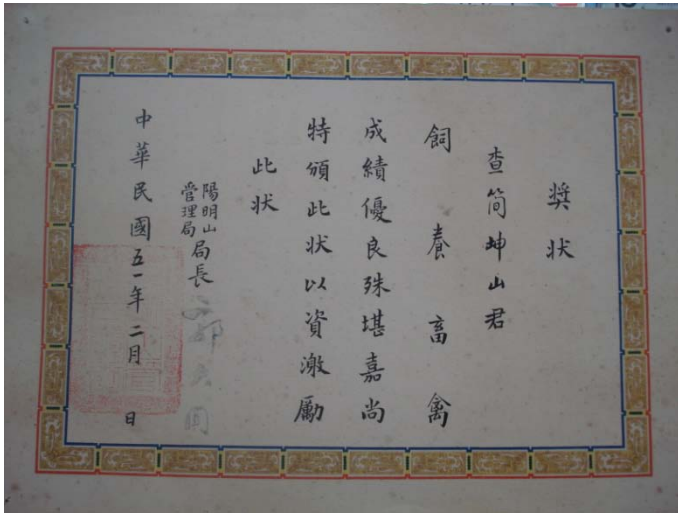
【1956 年簡坤山與妻兒女於芝山岩，照片提供：簡先生】



【1956年簡坤山與妻兒女於芝山岩(舊雨農橋頭)，照片提供：簡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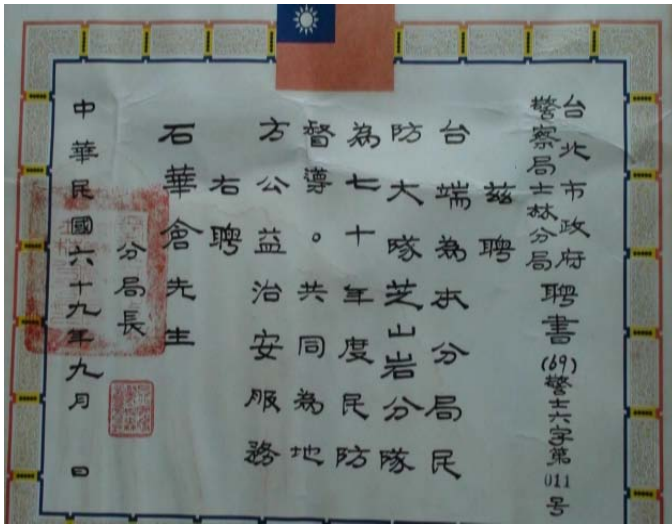
【1960年代簡坤山家族受獎狀，照片提供：簡先生】



【1960年代簡坤山家族受獎狀，照片提供：簡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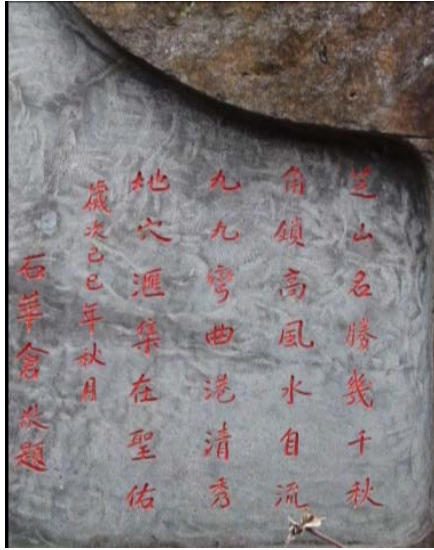
【1969年陽明山民防指揮部獎狀，照片提供：石先生】



【1980年陽明山民防指揮部獎狀，照片提供：石先生】



【石家舊宅，照片提供：石先生】



【石頭公前碑，照片提供：石先生】



【士林鎮第二屆耕地租佃委員會當選合影，照片提供：石先生】



【1960年代雙溪水車溝旁沖激出的礫灘-1，照片提供：潘先生】



【1960年代雙溪水車溝旁沖激出的礫灘-2，照片提供：潘先生】



【1960年代舊水車溝，約位於今福林橋下，照片提供：潘先生】